

淨宗法師 著

一半凡夫一半佛

編者序

一個念佛人應有怎樣的視聽言動，應展現出何種的氣質、胸懷、性格特質？在本書中已然給出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常人難以領會的高深、枯燥、生澀的教理，藉由師父生花之筆，以直白、生動、活潑的文句，直截根源，一語道破，讓人讀即會心，心開意解。

善導大師《往生禮讚》有一言：「願生何意切，正為樂無窮。」套用這句話，我的心情亦可用「願讀何意切，正為妙無窮」來形容。此書究竟有何妙？我覺得有以下幾點。

一、**理真**。孔子說「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魯迅說：「好的文章，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都是自己作的，而又全非自己所作，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師父的文章中，尤其是涉及「真諦」的，可說句句皆有來歷，到處散溢著經典祖釋的幽深意蘊，但卻完全

融成今天這個時代生活化的語言，讀來特別親切，使其成為每個人聽得懂、用得上、做得到的助道舟筏。師父自己也的確沒有說什麼，他只是忠實地傳述著佛陀、祖師講的教言，在此過程中，全然不落痕跡。

二、情切。情是機情，切是切合。而佛法貴在上契佛智、下契群情，師父的文章以無慍無火的理智，切中每一顆苦惱、徬徨、憂傷的心，切中每一顆向善、向淨、向樂的心，讓人聞之豁然而覺。

三、意深。本書區區七萬多字，但著實言簡義豐。文章看似淺顯易懂，實則將奧妙的佛法真義融於自心，故能一語中的，愈讀愈有味道。雖然內容形式多樣，實則全文就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句無上名號，每一篇、每一字皆指向稱名念佛、往生成佛。

四、文美。師父的文字優美，極富文學性；師父的寓言構思精巧，喻比恰切；從散文乃至語錄，看似信手拈來，實則一針見血，極顯不凡功力。

師父文章還有一項特點——簡潔。沒有一句贅言，反而讓文章變得更

加有力，猶如魯迅先生形容之：「將文章鍛煉成為精銳的一擊」。

師父身上有彌陀的生命，但同時也有和我們一樣的凡夫的生命，正所謂「一半凡夫一半佛」。此是相對「全然凡夫全然佛」而言，善知識全然是佛，恐怕我們要因敬而畏，因畏而遠了；善知識若全然是凡夫，則他靠什麼引導眾生呢？而今師父凡夫性的一面，使我們可以親近，可以理解，可以追隨；而師父佛性的一面，乃是彌陀不可思議救度的鮮活見證，則讓我們能夠信任，能夠仰憑，乃至跟隨師父步入淨土。

一切眾生又何嘗不是「一半凡夫一半佛」呢？眾生皆有佛性，一旦受善知識教啟，心行相應，則凡夫性當下轉為佛性。如同火性藏於木中，一旦點燃，則木中的火性立即展現目前，當此之時，火與木有別耶？無別耶？佛性與凡夫性是一耶，是異耶？

本書就是這樣一個燃燒的火把，字字句句皆成光明之炬火，即凡情而佛法，即佛法而凡情，導凡情入佛法，開佛法而攬凡情。

總之，這是一本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三讀、反復讀、隨時讀、隨處讀的書。誠然如古德所說的：「一讀二讀塵念消，三讀四讀染情薄。讀至十百千萬遍，此身已向蓮華托。」

釋宗道

二〇一四年五月

目錄

一、人生小悟 001

002	人生實相	026	穿不起名牌
002	智慧	027	苦水澆灌信仰花
003	信仰	028	信仰與智慧
004	人生快樂度	028	腳鏈
007	三種父母三種孝	029	「捨得」與「利害」
008	時間是心念之覺動	030	新年談「新」
010	修行人當如樹	031	面子
012	花·樹·人	032	架子
014	天地有三子	032	凡夫知見
015	祝福	033	一葉之舟
016	逃避	033	愛與情
020	善與惡	035	迷航
023	隱私	036	談讀書
		037	說道理
		039	談無知
		040	驕傲的人類
		041	問路

0 4 2	是非，是人的生活
0 4 3	扁擔
0 4 4	我們是地球人
0 4 5	光與時間
0 4 6	通話膨脹
0 4 8	信
0 4 9	談信
0 5 2	顛倒的信
0 5 3	信是因為需要
0 5 4	庸人自擾
0 5 5	懶得開口
0 5 6	拔河
0 5 7	心量與能力
0 5 8	給人接受
0 6 0	「捨身」與「捨見」
0 6 1	為什麼
0 6 2	行善要機密

0 6 3	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0 6 5	一點點
0 6 6	不要被牠勾住
0 6 7	不要被「效率」欺騙
0 6 9	做個人生背包客
0 7 0	人與言
0 7 1	入房先開燈
0 7 2	你的人生配有安全帶嗎
0 7 3	我們是這個世間的客人
0 7 5	誠信
0 7 6	做人要退得起
0 7 8	退一步
0 7 8	無常
0 8 0	同因緣打交道
0 8 1	最後

二、有佛一切皆美 0 8 3

0 8 4	有佛一切皆美
0 8 4	低頭人生
0 8 5	掃地
0 8 6	浴缸與大海
0 8 7	佛法與感情
0 8 9	人法與佛法
0 9 1	看人看根本
0 9 2	人的尺與佛的尺
0 9 4	念佛與做人
0 9 6	佛菩薩化身
0 9 7	房子
0 9 8	真理無私
0 9 9	細管中水
1 0 0	畫餅充饑
1 0 1	人不如蘋果

三、唯愛能補心 1 1 9

1 0 2	發心
1 0 7	發心總別
1 0 8	發心訣竅
1 0 9	佛云亦云
1 1 1	謙虛
1 1 2	真誠
1 1 3	不生氣
1 1 4	因果在心
1 1 5	佛不靈
1 1 6	待佛之道
1 1 7	苦樂
1 2 0	唯愛能補心
1 2 0	最可惜
1 2 1	慈悲與佛法

四、凡事正面思維

1 4 7

慈悲與救度	1 2 2
聽心	1 2 4
以愛止恨	1 2 6
再笨也要學著去愛	1 2 6
愛能融化一切	1 3 0
雪地潛逃	1 3 1
彌陀如何為我 我便如何為人	1 3 2
火宅愚人	1 3 5
解決問題與取消問題	1 3 6
心有活眼	1 3 8
修心	1 3 9
慈悲無邪正	1 3 9
慈悲走遍天下	1 4 0
多些慈悲，少些道理	1 4 1
慈悲由近及遠	1 4 3
做事與做人	1 4 4
用愛的眼睛看世界	1 4 5

凡事正面思維	1 4 8
心是總駕駛	1 4 9
心靈平靜	1 5 0
心靈病毒	1 5 1
語言的力量	1 5 2
信任	1 5 3
溝通	1 5 5
和如琴瑟	1 5 6
無他	1 5 7
是對是錯	1 5 8
批評與溝通	1 5 9
高調與低調	1 6 0
耐煩	1 6 1
忍辱波羅蜜	1 6 2
不計較	1 6 3

五、念佛真好 1 9 5

肯吃虧	1 6 3
吃虧是福	1 6 4
虧大福大	1 6 5
器量	1 6 6
無事	1 6 7
做個閒人	1 6 8
不要管閒事	1 6 8
因緣	1 6 9
阻礙	1 7 1
凡事無礙	1 7 1
取消訂單	1 7 2
甘心順受	1 7 3
隨遇而安	1 7 4
成績單	1 7 4
火與柴	1 7 5
揚長避短	1 7 6
碗鉢對麥芒	1 7 7

廚師	1 7 8
學會隨喜	1 7 9
阻力	1 8 1
聞謗	1 8 3
九不辯	1 8 7
知人善任	1 8 9
交善與交惡	1 9 2
業障	1 9 3
佛不管理	1 9 3
調伏自心	1 9 4
念佛真好	1 9 6
不可比	1 9 7
易	1 9 8
六字名號與五臟六腑	1 9 8

念佛四大助	1 9 9	不看生面看佛面	2 1 4
飛機上念佛	2 0 1	音义	2 1 5
心的運載	2 0 2	厭離娑婆	2 1 6
佛恩不靠爭取	2 0 4	知天命	2 1 6
與彌陀預約	2 0 4	天天過年	2 1 7
凡夫念佛	2 0 5	念佛做自己	2 1 9
六字佛袋	2 0 6	做己與做佛	2 2 0
念佛功德	2 0 6	鸚鵡學舌	2 2 0
給佛加驗章	2 0 7	如來掌	2 2 1
念佛四兩撥千斤	2 0 8	想不通	2 2 2
念佛平安	2 0 8	速疾成佛	2 2 2
念佛一俊遮百醜	2 0 9	饑者知味	2 2 3
滿足	2 1 0	植根極樂	2 2 4
佛緣	2 1 1	歸命	2 2 4
念佛草民	2 1 2	握手	2 2 6
將顛倒的正過來	2 1 3	法雷	2 2 7
瘋話成真	2 1 4	記得與歸命	2 2 8

面向彌陀	2 2 9
引向阿彌陀佛	2 3 0
念佛不垢不淨	2 3 0
以法相交是君子	2 3 2
蓮花一樣的朋友	2 3 6
念佛人是蓮花	2 3 8
不如念佛一聲	2 3 9
原木雕佛	2 4 0
陽光入房	2 4 1
心靈手機	2 4 1
名號即是佛	2 4 2
穿孔機	2 4 3
落葉之旅	2 4 4
念佛勝家親	2 4 5
「無我」與「捨我」	2 4 6
「捨」與「得」	2 4 7
滴水與海水	2 4 7

六、僧事僧說 2 5 5

佛法總開關	2 4 9	一半凡夫一半佛	2 5 6
邏輯	2 4 9	寺院・佛門	2 5 7
六字名號的手機	2 5 1	松子與松仁	2 5 8
不敢有疑	2 5 2	師教弟子	2 5 9
夢	2 5 3	弟子從師	2 6 0
		聽話	2 6 0
		聽佛一句話	2 6 1
		同心同德	2 6 2
		盜用常住	2 6 3

七、佛教靠我 283

284	佛教靠我
286	離苦得樂
287	倚靠傳承
288	蘋果與人間佛教
288	淨土興則諸宗亦興
289	建立淨土宗
290	公共資源

264	像導航儀一樣耐心
265	讓路
266	家
267	自由
270	出家
271	家之牢獄
273	僧人的神秘
276	講法
277	不可自執見解
277	人情
278	教理的學習
278	聽法
279	善巧勸化
280	法器
280	畫虎
281	依憑善知識
282	供養

一、人生小悟



Amitabha

人一墮地，人生的飛機便已起航了。
即使還有四十年、五十年，也不過如飛機上的油量，
只減不增，很快耗盡。
請問：人生的著陸點在哪裡呢？
在沒有找到著陸點之前，您可以安心地享受人生嗎？

人生實相

佛說人生實相，即是生、老、病、死苦。佛法的目的，正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此生老病死苦。

世人既然沒有一個不厭患老病死苦、希求平安快樂的，那麼也就是人人都有佛緣，人人心底都有追求佛法的原動力，人的本性天良都不會拒絕佛法。如自覺挨餓的人不會拒絕救命的食品，真想學習的人不會拒絕渴求的知識。只不過眾生在迷，既不認識佛法的作用，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所求。

智慧

每一個人都以他自己的智慧判斷什麼對他是最重要的，所以只要看一個人以何為重，追求什麼，便知道他的智慧高下。

只追求飲食男女的人，智慧是動物級的。
以錢財名利為命根孜孜以求者，是下劣人的智慧。
追求人類平安、福利、仁愛，是高尚人的智慧。
追求佛菩薩的淨土，智慧就是佛菩薩級的。

信仰

信仰不需要證明，也不能被證明。
需要證明（他物外證）的信不是真信。
人能證明的，不能給人信。
佛是自證自明的，信也是自證自明的。
如光自明，黑暗不能為光作證明。顛倒迷惑的眾生，如何證明佛，證明法？只有信。

人生快樂度

人類在拼命地追求快樂。

天神下到人間考察，看到一個五歲的小兒。

天神問：「小兒，你快樂嗎？」

小兒歡歡喜喜地說：「我很快樂。」

小兒的父母祝願說：「願我兒天天快樂，永遠快樂。」

天神很滿意，獎了小兒一顆糖。

又過了十年，小兒長成少年。

天神又來問：「少年人，你快樂嗎？」

少年略皺眉頭地說：「我有升學壓力，我不快樂。」

又過了十年，少年人長成青年小夥子。

天神又來問：「青年人，你快樂嗎？」

青年提心吊膽地說：「我有就業、結婚壓力，我不快樂。」

又過了十年，青年人已經成熟，步入壯年，有了家庭、孩子。

天神又來問：「壯年人，你快樂嗎？」

壯年人憂心忡忡地說：「我有家庭壓力，我不快樂。」

又過了十年，壯年人事業有成，邁入中年。

天神又來問：「中年人，你快樂嗎？」

中年人黯然神傷地說：「月過中天往下走，人到中年萬事休，我不快樂。」

又過了十年，中年人更加圓熟，跨入暮年。

天神又來問：「暮年人，你快樂嗎？」

暮年人無可奈何地說：「我壯志未酬，能力最強、經驗最富時卻要退休。

我不快樂！」

又過了十年，暮年人已是年過花甲。

天神又來問：「花甲人，你快樂嗎？」

花甲人哀聲嘆氣地說：「唉！白髮爬頭，百病侵體，何來快樂？」

又過了十年，花甲人垂垂老矣。

天神又來問：「老年人，你快樂嗎？」

老年人萬念俱灰地說：「我就要進棺入土，被你這樣戲問是多麼殘酷啊！」

天神自言自語道：「具足聰明才智的人是怎麼了？為什麼拼命追求快樂，結果卻愈來愈痛苦呢？或許是他一個人才這樣。再去問問更多的人吧。」

天神又去訪問了五歲的小兒、十五歲的少年、二十五歲的青年、三十五歲的壯年、四十五歲的中年、五十五歲的暮年、六十五歲的花甲、七十五歲的老年人，所得回答完全一樣。

於是天神得出了一個結論：人生快樂度，與他的年齡成反比。

三種父母三種孝

眾生皆有佛性，生於天地之間，稟受父母精血，故有三種父母，須盡三種孝順。

1. 生身父母——雙親，為小。只及一生，唯限我身故。
 2. 造化父母——天地，為中。長養萬物，天長地久故。
 3. 法身父母——如來，為大。無量光壽，充遍法界故。
- 此三父母，恩德極大，孝順積大福，忤逆有大罪。

人皆知不孝父母為罪惡，不知不孝天地罪過更大。在天地所生一切萬物中，人類最為不孝：不知敬畏天地，對大自然掠奪性開發，滅絕物種，污染空氣、土地、水源……人類因為自己的不孝，正遭受種種可怕的災難報應。欲求悔改，必須提倡護生、惜福、環保，是為孝順天地父母。

毀謗佛法，忤逆法身父母，罪過又更超過不孝天地無量倍。因佛性者，

眾生本有，毀謗佛法為自斷其根，復斷一切眾生根本。

孝順雙親，為小孝；孝順天地，為中孝；孝順於佛，方是大孝。

孝順父母的人，未必知道孝順天地、佛菩薩；但不孝父母的人，肯定不會孝順天地，也難信佛。若能孝順於佛，自能孝順天地、父母。經言：「若有恭敬於佛者，實為大善。」信順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廣度十方眾生，便是對十方諸佛最大的孝順。

父母慈悲，不及天地；天地慈悲，不及佛菩薩。唯其慈悲廣大深遠故，小民難以體會。一般人皆知雙親於己有恩，至於天地大恩大德，則雖日日受之而冥然不知不覺，更不必說佛菩薩的慈悲了。

時間是心念之覺動

時間，科學之解釋，似與運動有關，以佛教來看，時間乃是心念之覺動。

這就常人之經驗也可明一二，如靜坐時心較專注凝定，少躁動，一小時亦如一小會兒；急切等人時，心念波動甚大，則一小時如很長時間。總之，心動故有時間，心若完全寂止，則時間消失；時間消失，即沒有先後次序等概念，三世一切頓然全現。比如放掌於空中，則有掌上掌下；抽掌則無上下，渾然虛空，渾然虛空故，一切上下左右皆在其中。

《華嚴經》有言，「我於一念見三世」「三世所有一切劫，為一念際我皆入」。一念何以能見三世一切劫？因心寂止故。萬法唯心，此心寂止，明照一切，故三世所有一時顯現。

譬如電影膠片，一張一張排列，按序播放，則見人物動作，此生彼滅。然見前則不見後，後未來故；見後則不見前，前已過故。由意識妄立過去、未來，而有見前見後之一連串動作，實則一張一張圖片而已。若總排列於眼前，從第一個動作（過去），到中間動作（現在），到最後一個動作（未來），一眼盡見，是為凡夫之一念見三世矣。則佛眼一念見三世實不為奇，亦可以

任意調換次序，如同把膠片任意擺放一樣。可知「一念見三世」之「念」與「見」，自是佛菩薩之念與見，與尋常所說之凡夫念與見不同，不過用這兩個字而已。

阿彌陀佛之無量壽，實是無生無滅之無時間之無量壽，非有生有滅之有時間而時間長之無量壽。

修行人當如樹

修行人當如樹。

樹與佛有大因緣。釋迦牟尼佛出生在無憂樹下，修行在苦行林中，成道在菩提樹下，涅槃於娑羅雙樹林中；佛陀的一生未曾離開過樹，乃至佛寺道場稱為「叢林」。

樹是智者，隨土壤、水分、空氣、陽光、空間諸種因緣，分分生長，不

多也不少，不急也不慢，一切恰到好處。

樹是仁者，或高或低，或粗或細，或直或斜，每棵樹都一樣美麗，安靜自處，無競無訟。看見樹就知道什麼是和平。

他有柔軟的身段，隨順八面來風。

他有堅定的立場，寧可折斷枝葉，絕不放棄根本。

他時刻嚮往光明，從黑土地中出生，一直向著明空。

他獨處不孤寂，群居不喧鬧。

他不卑不亢，或立山頂，或臥谷底，對他都是一樣。

他遠離寵辱，萬人矚目，無人問津，對他了無差別。

他保持水土，淨化空氣，抵擋烈日，調節氣溫，吸附塵埃，隔離噪音；為蟲獸提供家居，為人類提供各種有益的材料，乃至生時撐起陰涼，死後燃放光明。他徹底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天地間無有一物不受他的恩惠。

修行人當如樹。

花·樹·人

一盆鮮花，很可愛，放在室內，滿屋飄香；移到庭院，賞心悅目。然而她卻不能長得高大長遠，只要幾天不照護她，不給她澆水，她就開始耍脾氣、擺臉色；再不理她，她就要枯萎了。也真是難為她了，她不自在，只能這樣。

一棵樹，遠遠沒有花那樣鮮豔好看，放出芳香，讓人依戀。他樸素，默默無聞，靜靜地佇立在地角路邊，永遠不會冒然邁步跨入主人的臥室、客廳；但他卻能長得高大長遠，紮根大地，昂首藍天，沐日月雨露，壽百年千年。尤其是他自立，一年四季不給他澆一次水，他也不會耍脾氣，依然生機盎然。主人出門，他在背後輕輕揮手相送；主人回來，他迎面招枝相迎。而主人多數時候並沒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也就這樣在主人遺忘當中日日生長，年年生長，成了參天大樹。

主人的鮮花換了一盆又一盆，已經是數不清了，只有這棵樹依舊默然佇立。乃至主人老了，他仍年輕；主人不在，他還存在，忠心守護著老宅；宅子賣了，他同樣守護新主人，而仍然保留老主人的印跡。

皆從泥中生長，皆受陽光水潤，何以花與樹有這麼大的差別呢？只因花的根有一個自我局限的盆，便與大地隔離了，她只擁有一點點的土而已；而樹是紮根於整個大地的，他擁有整個大地。

假使把花植入大地，雖不必求其與樹一樣高大，但卻可以同樹一樣生命旺盛，年復一年；又假使把樹移入盆中，也必然生命萎縮而難以生長了。

做人也一樣。我們是要做花一樣的人，還是做樹一樣的人呢？交朋友也一樣，我們是要花友還是樹友呢？對彌陀的事業也一樣，我們是要如花還是如樹呢？要做樹一樣的人，就要耐得寂寞，最根本的是要紮根大地，而不要有一個自我局限的盆。

情感的局限、利益的局限，通通是局限；過於執著我——我的家、我的公司，通通是一個盆。只要有了一個盆，決定只能成為盆景，不能高大長遠。

一株花本來也是直接紮根於大地的，但因為她不甘寂寞，不守本位，想到熱鬧繁華的場所，得到眾人關注的目光，便離了本位，自己進入盆中。

要想生命永遠旺盛，必須捨得打破盆，重新植入大地。

天地有三子

天地有三子，三子各繁衍出大的家族。

長子性情溫和，仁愛謙卑，非常孝順。他為大地母親織成美麗的衣服，讓天空容顏更加明亮光輝。他盡力照顧比他晚生的兩個弟弟，為他們提供居所、食物、用具。他自己的大家族也都和睦相處，從來不發生爭吵。他的所作所為，非常體貼、孝順天地之心：他的名字叫「草木」。

次子愚魯笨拙，對父母雖然說不上多孝順，但也不算忤逆，只是同類之間不免弱肉強食，相互殘殺，讓父母不太稱心。他與哥哥相處融洽，但多受

弟弟的欺負，他的名字叫「動物」。

最小的兒子，秉性聰明，能力超強，有賢聖之資，可是驕慢自恃，脾氣暴戾，不敬兄長，不孝父母。對二哥大打出手，對大哥無厭取奪；榨吸母髓，傲視父顏。因為他，大地遍體鱗傷，上天灰頭土臉。他還常常自殘，家族中也總是爭吵打殺，永不得安，他的名字叫「人類」。

祝福

時光如箭，轉眼又是一年。

時間是什麼呢？是生死流轉，是死亡。等到了淨土，不生不滅，壽命無量，就不再有對時間束縛的感嘆。此間任何之智者，誰能免脫時間的束縛？

以夢幻之時間，做夢幻之佛事，大家早歸淨土，早醒此夢。大夢誰先覺？

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人類的有限性，很多看似正面的祝福語，其實透露出來的都是負面的信息，反映了人類的無奈與希求，如祝你快樂、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長壽等等。

「平安、快樂」的祝詞，多是膚淺的粉飾；「人生是苦」的誠言，才是切骨的關愛。

逃避

有一次火車上有人問：「你們出家人是不是逃避？」

我回答：「是呀！」

可能是我如此坦然地回應令他料想不到，以致他說不出話，只是愣愣地看著我。

我見他手裡夾著一支點燃的香煙，便問他：「如果煙頭碰到你的手會怎

麼樣？」

「那我會立即拿開。」他邊說邊做出動作。

「這叫不叫逃避，逃避火燙？」

他沒說話，略有沉思地點點頭。

我接著說：「逃避並沒有什麼不好，要看逃避什麼，又是逃向哪裡？逃避危險，走向安全；逃避貧窮，走向富裕；逃避愚昧，走向文明；逃避奴役，走向自由。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也就是逃避史，就是我們坐火車，也可以說是逃避出發地，走向目的地，每個人每天不都在逃避嗎？說『逃避』有人便覺得負面，換一個詞——『進取』，便認為是好的。其實，『逃避』與『進取』不過一體兩面，逃避他不想要的，進取他想要的，如此而已。」

他聽我這一番言論，卻也信服了幾分。

「嗯！你說得有些道理。可是出家不是逃避社會責任嗎？這樣總是不好的。」

「那是你不瞭解出家！真正的出家人正是為了更大的社會責任才發心出家，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眾生。在家人再怎麼發心為眾，也還是為個人，為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公司、企業考慮得多，謀利得多。這是他的立場，環境造成的，不得不如此。既然打破個人小家庭的局限，發心為大眾出家了，一切自私的心理與行為便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不被接受、不被認可的。比如車上許多人喝啤酒、吃肉，如果是在家人大家都認為合理正常，如果出家人也這樣，你會有什麼感想？心理上能接受、能贊同嗎？」

「那當然不好！」

「所以，出家確實是逃避——逃避自私，走向無私；逃避為自己，走向利他；逃避染污，走向純淨；逃避黑暗，走向光明；逃避痛苦，走向安樂；逃避謬誤，走向真理。我不認為這樣的逃避有什麼不好，而是逃得合理，逃得應該，逃得光榮，逃得偉大。不僅我自己要逃避，還要拉著你一起逃避，就是這一火車的人，如果願意，我都想拉著一起勝利大逃亡。」

「呵呵，你該不是讓我也出家吧！我還沒有那個覺悟，不過謝謝你的好意。還想問一下，你們出家對父母總是沒有盡到照顧的責任吧？」

「嗯，表面看是有些虧欠，不過出家前總是要把父母安頓好的。現在交通通訊發達，也可以經常聯繫、關心，父母需要時也可隨時請假回去探望。就是在家也不能天天守著父母，在外打工、上學、出國，多日、整年不回家的有的是。依我的觀察，父母病重，恰恰是出家子女護照顧的多，即使有在家兒女，多因工作、家庭所累，不能照顧父母。更何況我們懂得了佛法，第一個要感恩，第一個想拉著一起逃避生死輪迴，回到極樂淨土的，正是我們的親生父母。」

說著說著，火車到站了，我這位有緣的朋友匆匆起身道別，但願他理解逃避的真義。

生活在這樣一個濁染、痛苦不安的世界，居然不知道要逃避，佛稱為「堪忍眾生」。如同煙頭燙手，卻不知將手拿開，說明神經故障，健康出了嚴重

的問題。

一個健康而敏感的心靈，一定會追求佛法解脫，逃避無窮生死，證悟完美涅槃。

善與惡

貧窮困乏的人最渴慕財富，饑寒交迫的人最盼望溫飽，自知罪惡的人最嚮往善行。

知道餓才想吃飽，知道窮才會掙錢，知道惡才會行善。知惡是行善的第一步。

所謂「因有彌陀慈悲而放縱為惡」，於理不通，於事無有。

自覺愚惡的人，比自認為賢善的人更渴慕善義，如同饑餓的人比腹脹的人更有食慾一樣。

自覺愚惡，才能生起明辨善惡的智慧，嚮往善義的渴慕，以及止惡行善的勇氣與力量。

他可能還會被「惡」一時擊倒，但他一定能再次站起，而每一次的站起都會增加善的力量。

這個世界，唯惡無善。自覺愚惡，便是大善。

自覺愚惡的人最真實，自覺賢善的人最虛偽。

不論是口頭上的自誇，還是內心中的自肯，認為自我賢善都是德行上的大缺陷。

自覺愚惡的人，只想念佛，不想談善，因為他無善可談，只有佛念。

自覺愚惡，貴在「自覺」。

覺愚覺惡，便已離愚離惡。

說善惡，很累，很無聊，很沒意思，不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說善惡，便是說是非。

「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

阿彌陀佛的慈悲沒有任何負作用。即使有人看上去仗佛慈悲，「放縱」為惡，必定會因為阿彌陀佛的慈悲洗心革面，徹底自新。

不能以凡情測度佛智，以人情障礙佛慈，聽說彌陀無條件救度，便擔心：這難道不會鼓勵惡人造惡無恐嗎？

難道我們比佛更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比佛更知道眾生的根性及需求？比佛更有度眾生的智慧與善巧？

看上去是關心佛法，關心眾生，實際上內心住於大我慢，大愚癡，乃至抗拒佛命，拒絕佛慈。

以善的面貌出現的惡，比以惡的面目出現的惡，更惡；包裹善衣的惡，比不包善衣的惡，更有殺傷力。

祖師說：「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見有修行起瞋毒，方便

破壞競生怨。」

「為了防止眾生造惡無恐，所以不要弘揚彌陀無條件的救度。」這是無量方便破壞手段之一方便也。

隱私

最好不要知道他人隱私，免得自心難以消化，留下陰影，從此以異樣的眼光與神情看待對方。對方或者因一時信任感動，乃至需要釋放，將內心深處秘密告訴我們，但事過境遷，很少有後悔的，如同自己裸體處在他人眼光下，蒙羞過日，情何以堪。

為了彼此關係融洽，長期友好相處，即使對方想告訴我們他的隱私，也要善巧支開話題，免得從此彼此負累。

萬一聽到他人隱私，必須：

一、絕對保密。至死不向第二人吐露。
二、完全忘記。待第二次與對方見面時，如同根本不曾聽見，完全不知一樣。

三、視他為自。內心深自慚愧懺悔，對方所犯的正是我所犯，乃至我比他犯的過失更大、更嚴重，絕不可起一點點高慢之心，自居道德高地。

唯有深沉的謙卑，深沉的慈悲，深沉的智慧，深沉的耐心，才能容納、消化他人的隱私。否則，所謂的隱私，對自己他人都是持續深密的傷害。

我們是凡夫，不是阿彌陀佛，沒有可以容納眾生隱私的肚量，沒有可以消化眾生隱私的胃口，最好不要去碰人家的隱私。如果自認為有此肚量與胃口，只怕是誇海口。

有人說：「我具有機法深信，天底下對我沒有新鮮事，我人無始劫來何業不造，何罪不犯，所以沒什麼隱私不隱私。」既然如此，為何如刺探新聞一樣想聽對方隱私呢？聽完對方隱私，一點沒有痕跡，沒有印象嗎？

有人說：「我是想瞭解對方的根機，讓他自己說出隱私，以便向佛懺悔，具有機法深信。」那就讓阿彌陀佛聽他的隱私就好，我們不可以驕傲地以佛自居，聽那本屬於佛聽的眾生秘密。

不打聽、不被動聽、不輾轉聽他人隱私。

不鼓勵、不誘導對方說出他（她）的隱私。

方便遮掩，引導對方向阿彌陀佛訴說隱私。

我最怕聽他人隱私。每一個隱私便如一個沉重的十字架，我自己的十字架都背不動了，哪裡有力量能替他人背負呢？我們這些可憐的小眾生啊，唯有靠阿彌陀佛來背負。

當眾生向阿彌陀佛訴說隱私時，觀世音、大勢至恐怕都會知趣地退到一邊，讓眾生與佛一對一地密談，盡情傾訴，不受干擾，獲得彌陀絕對的全愛，難道我們還要去插上一腳嗎？

郵差只是送達密件，並不能拆讀；為人說法，只是將眾生私密心事引向

彌陀。佛可以拆讀一切眾生心密，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權力與能力。

穿不起名牌

衣服合體、保暖、樸素、整潔就好，不要穿名牌，因為我們穿不起。

羨慕名牌的人，不是人在穿衣服，而是衣服在穿人，經濟上被它賺，觀念上被它套，為它掙錢辛苦，為它炫耀廣告。做了衣的奴隸，反而自鳴得意，偷樂的當然是製造商。

「穿得起」意味著，無論如何普通的衣物，經他一穿，立即有名，價值無限。比如有偉大德行的人，點滴遺物都永受後人尊重、頂戴，有什麼名牌可以相比？要靠衣服來支撐自己的價值，而不能賦予衣服以價值，自然是穿不起、穿倒了。

要保持身心自在，不受物累，不被衣穿倒。

苦水澆灌信仰花

信仰的花，要苦痛的水來澆灌，這可能是唯一的辦法。

錢買不來信仰，知識教不出信仰，軟言贈送不了信仰，厲言灌輸不進信仰，順境更是直接埋葬了信仰。只有苦，才是信仰的營養——苦惱的人有福了。

境似苦而心有信仰，雖苦不足嘆；境似安樂而沒有信仰，才真可嘆息。

所謂苦人，並非衣食不濟，住別墅，開豪車，不知信佛念佛，也是苦人。

大街上，苦人何其多。

信仰與智慧

智慧我沒有，信仰我是有的。

信仰算不算智慧？我不知道，我有信仰，我滿足。

信佛，不需要「智慧」的標籤，貼上智慧可以，即使貼上愚癡也可以。

腳鏈

有人戴著腳鏈，問如何能輕鬆快跑，告訴他斬斷腳鏈，他不肯，說：「我要的是如何戴著腳鏈能快跑。」為什麼不願斬斷腳鏈？習慣了，捨不得，很貴重，是金的，大家都這樣，風俗如此……

有人來問佛法，卻緊抱世間觀念，只願稍稍結合一點「佛法的指導」，正像不願斬斷腳鏈又想快跑的人一樣，可惜我實在支不出招。

「捨得」與「利害」

一些日常用語，往往一滑而過，不甚了了；有時若能仔細想想，頗有哲理。

比如「捨得」，不捨即不得，有捨才有得；先捨而後得，何捨即何得，其實說的就是因果道理。

「捨得」而不是「守得」，很有意思。那麼，心愛之物，你捨得嗎？

又如「利害」，有利就有害，得利也得害，圖利方受害，先利終為害。利之害，真厲害，因為人被其利所引，故忘其害，乃至甘受其害，無從逃脫；若純是害，則人必警覺提防，易避其害。

如科技之利害，整個人類都無法避免。為圖核能之利，難免核洩露之害；為圖交通之利，必受事故之害；為圖手機通訊之利，不免輻射之害。

世間人所喜、所愛者，樣樣皆利害。

想到「利害」一詞，在圖利之前，是否也要多想想害處呢？
純利、真利、大利、普利，而絕無害者，唯是念佛成佛。

新年談「新」

心新，年才新；心好，年才好。若要「新年好」，需是「新心好」。

心若是舊的，年年過年，只是舊年，何來新年？心若新，則分分秒秒皆新，何必等待過年？

獵奇、搜新聞、學知識，並不能讓心新；若能念佛，與佛心相通，便如濁溪得活水源頭，清清汨汨，無時不新。

面子

自己看得最重，別人最不看重的，是面子。

「人家都看我，真沒面子！」說這話的人，往往是自我感覺良好。

死要面子活受罪。死要面子的人，結局往往是沒面子；極度顧面子的人，內心極度虛弱。缺乏自信、缺少內涵，才覺得面子很重要，太顧面子的人，如易碎品，難打交道。

靠面子活命的人，面子不能破，如雞蛋；表裡如一的人，無所謂面子不面子，如石頭。

真好面子的人，請從「裡子」做起，有裡子自然有面子。十五六歲的少年，皮膚光潔柔軟，即使不洗臉，也比五六十歲的人化了妝好看。

架子

架子，在別人只是看著累，在自己卻是時時背負著的累，連看的人都覺得累了，何況背的人，但還是放不下。

無論如何裝架子、拿架子、擺架子、撐架子，最後一定倒架子。

凡夫知見

凡夫認為自己就是道，合於我者即是，不合我者即非。不是以佛知見為自知見，而是以自知見為佛法知見。

對於這樣的眾生，菩薩來化，必現凡夫之身，不然即令尊貴的佛法也會自取其辱，此是眾生於菩薩、聖人無敬信故。如帝王大人，於無敬人前不露身份，既不失尊嚴，也免使小民有罪。

一葉之舟

風和日麗，一片樹葉輕盈地浮在水面，時而隨細浪起伏，時而順微風旋舞。她自傲地說：「看！我是多麼善於駕馭風浪、掌控自我啊！」

話音未落，一層稍大的風浪就將她捲入水底。

人生之舟，亦如水上一葉。春風得意時，便覺得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

而人類自傲的科技之舟，總在地震、海嘯中瞬間傾覆。

愛與情

愛是仁愛、慈愛，情是情執、情欲。

愛是昇華的力量，情是墮落的根源。

愛是佛，情是魔。

愛是靈，情是肉。
愛無私，情自私。
愛永恆，情短暫。
愛以奉獻為快樂，情以佔有為滿足。
愛是平和，情是波動。
愛是清淨，情是染污。
愛是光明，情是陰暗。
愛是幸福，情是痛苦。
愛是解脫，情是纏縛。
愛做主，自利利他；情做主，自害害人。
愛很好，情不好。
情惹是生非，卻讓愛來背黑鍋。

迷航

設想你正在飛行，飛機很先進，很舒適，天空很美，空中小姐服務非常周到，音樂很柔和，乘客很優雅……總之，一切都很好，你一定覺得這是一
次非常好的旅行。

可正在這時，傳來機長的聲音：「飛機迷航了，與地面失去一切聯繫。
我們沒有著陸點，只能這樣往前飛，但油量只剩幾十分鐘。」此時你的心情
如何呢？先前所有的美好，瞬間消失。「機長！務必想盡一切辦法，在油量
耗盡之前找到安全的降落場。」

人一墮地，人生的飛機便起航了。即使還有四十年、五十年，也不過如
飛機上的油量，只減不增，很快耗盡。

請問：人生的著陸點在哪裡呢？在沒有找到著陸點之前，你可以安心地
享受人生嗎？

權位、金錢、事業、婚姻、家庭，這一切是生命的最終著陸點嗎？如果有人認為這些就是人生的目的，就如同迷航的飛機把空中的白雲當作安全的降落場一樣。

談讀書

讀書有死活。

「死」者有三：一死讀書，二讀死書，三讀書死。

死讀書者不知活讀其書，讀書的人是死的，也就是僅用大腦讀書，而不是用心讀書，人成為讀書的機器。

讀死書者，不會讀活書。書是有生命的，書如其人，有精神，有靈魂。讀書只讀到一大堆知識，卻讀不到它的精神，是謂讀死書——把書讀死了，而不是讀活了。

讀書死者，讀書本來是要吸收其精神養分，以長養我們的靈性；但死讀書、讀死書的人，最後卻扼殺了自己那一顆活潑的心，變成了書呆子、書匠。腦中儲存了一大堆的概念，受制於這些概念，以致成為所知障，以記憶、知識、學問自驕自慢，實則在靈性生命方面，一點透氣也沒有。

我們要活讀書，讀活書，讀書活。

說道理

人類空虛的心需要道理來作為它的食品，其實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種種的道理、理論、說辭，不過是讓我們的心過得去而已。

諂曲的心需要道理的賄賂，正直的心並不需要。

念佛有道理嗎？沒道理。

念佛需要道理嗎？不需要。

那豈不是迷信？念佛，沒道理，不需要道理，也說不出道理，自然被認為是迷信，可那又何妨呢？

窮人才要掩飾窮相，富人並不怕人家說他窮。

我曾以為自己懂得了念佛的道理，現在才知道一點也不懂。

曾經需要懂得道理才能安心念佛，現在已不需要，反而更安心。

有人來問念佛的道理，我當然還會告訴他「他以為是」的道理，但我心裡明白，那不過是止啼之黃葉。

一般來說，理明信深——道理愈明白，信心就愈深，但這是對驕慢心重的鈍根人不得已的；真正謙卑的人，真正虛心的人，善根深厚的人，並不需要。

談無知

承認自己的無知，並不可恥；以為自己懂得很多，反而可恥。

對真理，我們一無所知；真理之外，我們倒懂得很多，但那又有什麼用呢？而今我們誇耀這些無意義的學問，又以此驕慢於人，所以可恥。

真理是一面鏡子，當我們面對這面鏡子時，立即照見了自己的無知。誇其談、喋喋不休的人，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站在真理的鏡子前。

哪怕是一剎那地瞥見真理，我們也會立即覺得自己是多麼無知。大言不慚的人，只能說他們連一剎那瞥見真理，乃至真理的餘光，都沒有看到。

見過大海的人，不會誇耀自家的水缸裝的水真多。

驕傲的人類

城市，大清早便如此喧囂，不！她一夜未曾休息。

忙碌的人群，忙碌的城市，忙碌的人類，晝夜不停的腳步，你要走向何處呢？哪裡是盡頭？哪裡可以歇息？何時可以恢復日是日、夜是夜的生活？

短短五千年，人類創立了各類文明，各種文化。摩天大樓擁簇起現代化大都會，發達交通網急速膨脹，網際網路無孔不在；經濟繁榮，科技走向外太空。於是人站在地球上驕傲地說：「我是地球的主宰！」

但只要人類還不能避免戰爭，它還只是幼稚的群類，未脫荒野與野蠻；只要個人還有貪瞋癡，他依然是一個罪惡生死凡夫。

我看不出人類有任何一點可以自驕的資本。

問路

向人問路，獲得對方指點，自然心懷感激，順著指引，順利到達目的地。不會無端地懷疑，更不會向指路人爭辯：「為什麼你說的路是正確的？你如何能讓我相信你的指引正確？我要明白你指路的道理才願上路，否則決不上路。」

人生路上，我們都是迷客，遇到佛的指引，有人卻要明白道理，才肯相信，才願上路，豈是智者？何時能到涅槃家鄉？

是非，是人的生活

人心在是非中悲喜，如精神病患者無來由地忽而興奮高歌，忽而抑鬱漫罵，可憐愍哉！

然而這就是人，人的生活，人的遊戲。他們覺悟不了，他們不想覺悟。是非是人的生活，離開是非人沒辦法活，靠著不斷的是非妄想滋養虛妄邪心，這便是人的全部。

凡夫以是非為樂，沉迷其中，樂此不疲，勇猛精進。聖者一天、一時、一念也不能忍受這樣的日子。

對於一個有道心的人來說，是非觀念是很累的，疲累不已，所以他會本能地逃避是非，不想沾惹是非。僅存是非觀念已經很累，何況深陷是非之中。受謗不辯，是大度，也是小心；是慈悲他人，也是保護自己。

扁擔

小時候聽村裡大人譏諷一個人愚笨沒有文化，便說「扁擔倒下來是什麼字都不認識」，心裡便覺得納悶：「扁擔倒下來，不還是扁擔嗎？」雖然心中這麼疑惑著，嘴上可不敢問，因為看得出來大家都知道答案，只有我不知道。

又不知過了多少年，才終於明白，所謂扁擔倒下來是一個「一」字。哈，我可是連一個「一」字也不認識了！

扁擔原是竹子做的，從竹子變成扁擔，從扁擔變成「一」字，人也就愈來愈聰明，愈來愈有文化了。

原來人是以離開事實愈遠，愈是沉浸於自我觀念中，掩沒事實而不見，愈被視為聰明而受著鼓勵的。

所謂的機心、分別念，也就在從小長大，受到的教育當中加深加厚，以

致完全埋沒了童心童趣——這便是人類教育的結果。

我們是地球人

我們是地球人。地球一半陰，一半陽，陰陽互轉，日夜交替，決定了每一個個體的人，以及由個體所組成的人類群體，必然是善一半，惡一半；好一半，壞一半；苦一半，樂一半；男一半，女一半；生一半，死一半。善惡、苦樂、生死、男女互相轉換，從不停息。

地球是我們共同生存的大環境，是我們共同的母親，是陶鑄萬靈的模型。環境塑造人，一母所生的兄弟，形貌氣質還能相差多遠呢？一模所鑄造的物品又有多大差別呢？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不可高慢地認為我比別人優秀，也不必卑劣地以為

我差人家許多。

光與時間

最快的是光嗎？

不，是時間。

光速雖快，可預測，可計算，固定不變。時間之快，不可測，不可算，瞬息多變。

光速以秒為單位，每秒三十萬公里。時間以「啊」為單位：「啊」的一聲，十年；「啊」的一聲，大半輩子；「啊」的一聲，一輩子。人類歷史數千年，不過「啊」一聲。宇宙變遷億萬年，也不過數個「啊」相連。

光的運行，有起點，有終點，從此往彼。時間運行，幾乎沒有起點，只

有終點，因為當你覺察時，你已經到了終點。只要能覺察過程，從起點到終點，不能算快；不能覺察過程，起點即是終點，才真正是快。

時間如一個袋子，光便是這個袋子裡爬行的小蟲。當我們提著袋子前行時，袋裡的小蟲爬得再快、再慢又有什麼意義呢？

時間如屋子，光便是屋子裡飛行的小鳥。屋子不動，小鳥又能飛到哪裡去呢？

通話膨脹

市場經濟，貨幣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稱作「通貨」。貨幣發行量與市場物品等量，便一分錢一分貨，市場穩定；貨幣發行量超過實際物品量，那麼兩塊錢只能當一塊錢用，如總共有十億元物品，卻發行二十億元貨幣，這時

便發生通貨膨脹，錢不值錢。

一旦通貨膨脹明顯，便會發生劇烈的市場震盪，人心惶惶，出現搶購潮，經濟下滑、蕭條，乃至崩潰，嚴重影響政局穩定，及民生福利。

以上是說可見的物質界。

在不可見的精神界，語言（含文字）便是人們思想交流的媒介，每一個人便是一個「話幣」生產廠，說話便如發行「話幣」。沒有思想，卻說許多話，便會產生「通話膨脹」，話不值話，失去信譽度。一句話可以說明的，用兩句話，他的語言力度只能等於說一句話的人的一半。

語言信譽出現危機，通話膨脹，思想便會產生混亂，心國不安。

所以一個人要嚴格管控自己的嘴巴與舌頭，不隨便說話，不多說話，說必要的話，說正確的話，說利益大眾的話。

信

信眼見的，算不得信。信心見的，才算信。

人類若只信眼能見的，那和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

佛菩薩安住靈妙世界，唯有極靈極妙之心才可能探知，一切感官覺知理性皆不能及。

盲人只能靠身手觸摸物品，對於身手不能及的世界自然無法認識。一旦開了眼睛，自然知道，即使不靠身手觸摸，也能見到遠處萬物，而且是一時所見，高下、大小、色彩、動靜，其豐富多彩，完全非僅僅以手觸可以比較。開啟信心之眼的人也是如此。

對佛法有信心的人，他的世界、生活廣大精彩豐富，乃是不具信心的凡夫所不能比的。

信仰佛法的人，當初也是從不信開始的，所以他完全瞭解並洞視不信者的內心世界；不信的人卻無法窺視信者的內心。

談信

誠為體，信為用。

蓄於內為誠，發於外為信。

有誠才有信，無誠即無信。

信是一種基本的人生態度與價值取向。

信由內向外，在內為誠，在外為信。

信是信自己，也是自己信。

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信便是這個世界的燈。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世

界裡，這個世界需要燈，所以我們要有信。信不是由他人來教導，來勸的，它是自我生存的需要，出於自覺自願，與外在值不值得信無關。

信是對自己誠實。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對我們不誠實，但我們自己不能對自己不誠實。

信不受騙，如光不受暗，暗來即破。

信是不明事理，而是真則為真，假即為假，不折不扣即是信。信是沒有成見，如實覺知。信心是開放的心，發現錯了立即改正。

信是假又何妨。信是寧願受騙。信是你說什麼便是什麼。

正因為天下皆偽，所以我們要有信。如天下皆暗，我要有燈；天下皆寒，我室中要有暖氣。如因天下皆偽，我便懷疑，即是天下黑暗我也熄燈，天下皆寒我也撤除暖氣。

張三與李四所說相反，要信誰？都信。

信是平等，沒有信誰不信誰。如有主觀偏頗，即不是信。

信並不作裁判，也沒有選擇，而是按事物本身所呈現的認可它。同一件事，張三有張三的呈現，李四有李四的呈現，我們是信他們各自的呈現，相反、相差、相同都可以信。至於事實到底如何，與信張三、李四無關，事只是事，那是另一信的範疇。

體受了別人的貧窮，才能成就我們的布施；體受了他人的瞋恨，才能成就我們的忍辱；體受他人欺騙，才能成就我們的信。不受騙，如何成就信？愈是好欺受騙，愈能成就信，信即是如此不可思議。

信如鏡，來什麼照什麼，並無半點私心意見。完全相反的話，要如何信？完全相反的話，既然都已經呈現了，就這樣信，一點也不難、不矛盾。兩人同時說，即同時信，如鏡同時照兩物；一人先是後非，即先也信後也信，如鏡先後照物。即使千物，一鏡也同時照了，千人異音也可信，何況僅兩人意見相反，怎麼就不能信呢！

信如一面白牆，隨人畫美畫醜。假如有人特意來騙，資訊不對稱的情況

下，我們會受騙，但信卻不受損。如畫醜是畫者之醜，牆並不受過，但如無端懷疑，便如牆自己裂縫，即使裂紋再美，牆體已壞，信也就虧了。

顛倒的信

「每天八杯水，有益健康。」

「每天一杯奶，強健一個民族。」

你信嗎？自然很多人是信的。

說這話的人是誰？以何為依據？果然如此嗎？並沒有人去探問，反正大家都這麼說，都這麼信；我也這麼信，也這麼說。

「大家」真奇妙，找不出一個具體的承擔人，不受問責，「他」說的話竟成了真理。

佛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聽到的人多遲疑不信。

有根有據，佛聖所說，經典分明，聽到的人翻來覆去，思想不定；無根無據，凡夫所說不負責任的話，信受不疑，這是不是也是顛倒呢？

信是因為需要

信是因為需要；不信，因為不需要。需要的人，他會找著去信；不需要的人，讓他信，請他信，勸他信，逼他信，都不行。

我信佛，因為我需要佛；信極樂，因為需要極樂；信往生，因為需要往生。

但誰不需要慈悲的佛呢？誰不希求安樂？誰不盼望永生呢？

可內心深切的盼望、希求被種種觀念所封閉，便生不出信心的芽。

人一旦成為觀念的奴隸，便不知道自己真正需求什麼，聽不到心靈深處痛切的哀喚。

市場開放，經濟就繁榮；思想開放，知識就會進步；心靈開放，信仰才能建立。

心與佛，天然相近，只要不受禁錮，不被封閉，心自然會向佛。

人心向佛，如植物向光，是天生本能。

庸人自擾

心地本來廣大周遍、清淨平安。可是突然跳出一個「我」，在廣大的心地上劃了一個圈，說：「這就是我，我的。」既然有了「我」，便有了「非我」，

我受到非我的包圍、壓迫，開始奮力抗爭，戰爭從此打響，世界永無寧日。真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懶得開口

被人誤解、誤解別人，很正常。

我們連自己都不理解，又如何能理解他人。

但說到底也沒有所謂的誤解，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那就是他的看法，他的認識，與你何干！只有強行地認為別人干涉到我，才有所謂的誤解，才要去說明。然而這是強權，壓制言論自由。人有「誤解」的權力，那是他的心靈之聲，他有權自由表達。

除非有人求證，否則一切關於「我」的「誤解」，我都會默而處之。天

下夠紛擾的了，人心夠不寧的了，少一個聲音，多一份安靜，也算是和諧社會。懶得開口，真好啊！

拔河

拔河雙方奮力拉扯，兩邊喊聲震天，中間的紅結便隨雙方力量的強弱忽左忽右地移動。忽然哨聲一響，決判輸贏。贏方歡聲雷動，輸方嘆氣唏噓，曾經萬人矚目的紅結冷冰冰地躺在那裡，再也無人問津。

然而拔河之前、拔河之中、拔河之後，紅結只是紅結而已，輸贏與它何干呢？萬眾矚目、無人問津在它都一樣，又豈有熱鬧與寂寞的差別，而且它也從來不曾選邊站；說紅結到了哪一邊，也是拔河者的看法。

有時候，我們不過是大眾拔河當中的紅結而已，強弱、輸贏、冷熱只是

大眾的事，與我們自身毫不相干，莫要錯認。

心量與能力

古人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大意是說：一個人的心量、見識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具體辦事的能力。

寧可有心量沒能力，不可有能力沒心量。

有心量自然有能力，因為他碰到有能力的人，便像吸納萬物的乾坤袋一樣把對方吸入體內，對方的能力也就立即成了他的能力。

心量有多大，能力便有多大。心量無邊，能力無邊，如佛菩薩。

心量如虛空，能力如日月。

日月星辰必須在虛空中才能運行，有能力的人必須遇到有心量的人，他

的能力才能發揮，否則便同廢物。

虛空無用，無用而有大有，一切日月星辰、人物故事，皆是虛空之大用。有能力的人往往自傲，自傲自大生嫉妒，能力恰恰障礙了心量。有能力，少心量，不僅他人的優點、長處、能力用不上，就是自己本有的能力也會削弱，最後喪失。

能力弱一分，鋒芒藏一分，心量便能大一分。

房子住得寬，不如心寬。心寬能透氣，心寬好呼吸，心寬好安眠，心寬天下無事。

給人接受

常說：「給人接受。」

不必對方歡迎，也不求對方尊重，只要對方接受，是不是很容易呢？其實不容易。要讓人家接受我們，需要給人好處，站在對方立場，肯吃虧，不計較。

給人接受，會除去驕慢、自我，長養智慧、慈悲。多一人接受，則增一分福德；少一人接受，則多一分業障。

當甲乙敵對時，甲接受的乙不接受，要能同時獲得甲乙接受，必須具有空性慈悲。因世間萬物，即使彼此排斥，絕沒有排斥虛空的；人心種種，無論如何險仄，沒有不當慈而化的。

發了菩提心，身命無條件奉獻給眾生，必須獲得眾生的接受，故須「恆順眾生」。假如眾生不接受，菩薩終不能成無上覺道。

乃至阿彌陀佛已成無上法王，恆放無量光，遍照十方界，所作所求也不過願人接受而已——「十方眾生啊！請接受我無條件的救度吧！」

給人接受，起步甚易，境界無窮，從最初一個微笑、一念善心，至最終

上成佛道、下化眾生，都在其中。

君權社會，下位要靠上位接受，否則無法生存；民主時代，上位要給下位接受，不然上位不保。是官員，要給人民接受；是師父，要給弟子接受；是菩薩，要給眾生接受。菩薩最小，眾生最大；自我最小，大眾最大。佛教真義，徹底民主。

時時檢點，我的言行舉止給人接受嗎？不由慚愧，自知美醜。

「捨身」與「捨見」

捨身容易，捨見難。捨去我們最寶貴的身體還是容易的，但要捨去無始劫來對「我」的執見就難了。自古以來，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很多，但捨去「我見」的人很少。

物品也一樣，捨去一袋大米容易，但關於一袋大米的見解卻捨不了。

為什麼

為什麼天陰？因為天上有雲。為什麼有雲？因為水蒸氣聚積成雲。

天陰，有雲，水蒸氣聚積，三者說的是一件事。自以為「為什麼」的答案其實不過「是什麼」的另外一種轉述。

當我們無窮追問下去，沒有人可以回答為什麼，所有的回答都如繞口令一般，繞來繞去，原地打轉。

葉為什麼綠，花為什麼紅？我們果真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就是紅，這樣就是綠？因為這樣就是紅，這樣就是綠！沒有為什麼！

哈，終極答案：這樣就是紅，這樣就是綠。沒有為什麼，只有是什麼。一切萬法，本來如是；但能諦信，斷絕追尋。

行善要機密

一粒種子，不論是莊稼，還是雜草，它要生長發芽，都要混跡泥土中。在黑黑的土層下，陽光照不到，鳥兒找不著，人看不見，甚至風也吹不到，它們便在那秘密地做工，吸收水分，聚集溫暖，暗地裡生根、發芽。等到它的根深深地紮入土地，它也就同時往上頂，終於破土而出，向著太陽、宇宙星空挺直身子，說：「我在這裡！」頗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概。這時，這粒種子就算「長成了」，完成了它作為種子的使命。風兒也來吹撫它，鳥兒也來獻唱，就是天上的星星也不時對它眨眼微笑，太陽更是不

吝關照。

假如一開始就把種子暴露在陽光下，它便不能生長發芽。

任何事情，要想成功，最初階段都要秘密運作，暗自醞釀。惡人行惡，深諳此道，惡事往往易成；善人行善，疏於此道，善事每每流產。

所以做好事、善事更要謹慎，注意保守秘密，這樣善事才容易成功。

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佛說一切皆是假名。「名」是人為了認識、追蹤、捕捉事物而假立的概念，並不具有實體性、實質性。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雖說是假名，但在世間的層面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須恰當，否則便行事不靈。

這樣，我們對於「名」就不能不認真，也不能太認真。

不能不認真：凡所言行必須與我們的身份相應，做什麼便要像什麼，如在父言慈，在子言孝，總要恪盡本分。

不能太認真：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名，如對父稱子，對子稱父。因皆是假名，不妨隨緣變通，最忌在一棵樹上吊死。

有人做領導久了，便認定了「領導」這個名分，一旦下臺，受冷落，缺了前呼後擁，便如掉了魂，即是吊死在「領導」這棵樹上。有人吊死在「專家」樹上，有人吊死在「富翁」樹上，有人吊死在「愛情」樹上……有人在大樹上吊死，有人即使是灌木小枝，乃至草莖都可以吊死。人命輕微，不亦悲乎。四周回顧，吊死在一棵樹上的人何其多，這個世界簡直是吊死鬼林立了。

若人實在不能免脫這樣的命運，我願吊死在「南無阿彌陀佛」這棵樹上；死而得生，死得乾淨，生得徹底，永死永生，不亦樂乎！

一點點

再大的大人物只是大一點點，再小的小人物也只是小一點點；再大的大事情只是大一點點，再小的小事情也只是小一點點。

這「一點點」就是你認為它大還是小，大就大這麼一點點，小也只這麼一點點。拿去這一點點，一切平等。

人有這「一點點」，天下便好不熱鬧，好不消停。你有「一點點」，我也有「一點點」，天下大亂。

人鬥來鬥去，搞來搞去，爭來爭去，其實就這麼一點點。

人心抹去這「一點點」便成佛，世界洗去這「一點點」便是淨土，但不容易，必須找到專門的清潔劑——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也只是一點點，但請莫疑。

不要被他勾住

「有人喜歡勾心鬥角，難打交道，怎麼相處？」

「不要被他勾住。」

「怎麼樣才不會被勾住？」

「一片真誠。」

「那不是更吃虧了嗎？」

「一片真誠才不吃虧，學奸、學壞、學機巧都會吃虧。比如有人拿鉤、拿刺對你，你也拿鉤、拿刺，必然被他勾住、套住，動彈不得，結局是兩敗俱傷。一片真誠，心如平鏡，平平展展、光光滑滑，一點不帶坑、不帶刺，任他千般鉤、萬道刺也掛不住、勾不著，就不會受傷。對方無所施展，自然離去。心稍不平不滿，長鉤帶刺，立即就被對方揪住，陷於纏鬥。」

「這麼說『老實人吃虧』的說法並不對？」

「老實人吃虧，是因為他還不夠老實。徹底老實，徹底沒虧吃。即使人家都說他吃虧，他也不覺得。」

不要被「效率」欺騙

現代人，尤其是企業無不講究效率，甚至提出「效率就是生命」，沒有效率就會落後，就會失敗，失去生存。

對效率的正確理解應該是：隨順因緣，恰到好處。也就是當快即快，當慢即慢，不快不慢；並非一味求快，急於求成。

只要地球圍繞太陽速度是一定的，每天自轉速度是一定的，人類再怎麼想通過自身努力提高效率都是白搭。怎麼吃進去，還要怎麼吐出來；怎麼快起來，還要怎麼慢下去。譬如一條河流，水量水速一定，在河流當中用瓢、

用桶、用盆使力往前趕水，會更快嗎？這瓢水是快一點，但空間要讓眾水來填，眾水來填也牽動這瓢水，在前不遠處終要慢下來。除了白費力氣，毫無收穫。

大棚裡的菜是長快了，飼養場的禽畜是長快了，但那是「沒味道，多疾病」換來的；年輕時拼命努力，似乎進步很快，但中年後多病纏身，終究還是慢下來。

當效率成為急功近利的代名詞時，人類便要遭殃。

現代人，普遍利慾薰心，瀰漫著急躁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慢」不失為一劑對治的良方。

慢慢來，最快。

做個人生背包客

出門在外，行李愈少愈好。

行李太多太重：

一、拖累。搬上搬下，拖東拖西。

二、不自由。不能逛街，不敢上廁所，不敢打盹。

三、不安全。怕跌、怕碰、怕丟、怕偷。

人生在世，也是旅行。財富、愛情、婚姻、家庭、事業、名利、權位，甚至學識都是行李，愈少愈好，愈簡愈便。

富人應當羨慕窮人，正如拖著輜重行李的人，總是羨慕輕鬆背包客。

出家人受人羨慕，因為他窮，很少行李。出家如果也拖那麼多人生行李，也就不值得尊重。

念佛，做個人生背包客，只背一件六字名號的背包，夠了，要什麼取什麼。其餘通通捨。實在捨不掉，阿彌陀佛有「行李寄存處」。

人與言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

有人以真理愈辯愈明，勇進直言；有人以是非愈陷愈深，默然抽身。我個人往往取後者。這是因為熱愛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少，而夾雜邪見情緒的凡夫，很容易令本來的君子之爭演變為小人意氣。不如一默置之，天下太平。人無完人，言多必失。誰人人前不說人，誰人人後無人說。對於人與言，我們要如何看待呢？「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這兩句古訓可以作為參考。

不以人廢言：一個人再怎樣的惡劣，假如他竟能教人念佛往生，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他是一個惡人，連他說的念佛往生也不信，也打倒；人雖惡而言足貴，我們仍然要聽取。

不以言廢人：一個人雖說了錯話，不代表他一切皆錯，毫無是處，不能以偏概全，抓住某些錯語，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其人；而完全可以就事論事，以理說理。

人房先開燈

進入黑暗的房間，第一件事是先開燈，然後再做種種的事，燒開水、洗衣、看書等。

我們的心也如一個黑暗的房間，先點亮信仰的燈，然後有條不紊、明白

無誤地做人生種種的事。

大部分人都過著大半輩子黑暗的人生，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直到頭破血流，缺胳膊少腿，才來關心信仰的問題，這時已五十、六十、七十，垂垂老矣，總算亡羊補牢，猶然未晚；一輩子不曾開啟信仰之燈，從黑暗來又向黑暗去的人又有多少呢？

何況我們要開啟心靈之燈並非多麼艱難，只要信佛念佛，自然佛光普照。我們的舌頭，也就如那開關了，何不動動嘴念念佛呢？

你的人生配有安全帶嗎

高空作業必須繫上安全帶保險。正常作業時，並不感到有安全帶的存在，一旦離開一定範圍，便被安全帶束住。

人在塵世生活，如同在貪瞋癡三毒高空作業，也必須繫上「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安全帶。

平時念佛、生活，有口有心、有口無心就這麼稱念，似乎也沒有覺得佛有什麼明顯的保佑護念，但一旦有事，阿彌陀佛會自然束緊安全帶，讓我們不致跌落。

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綑著，我們才能安心上班、安心吃飯、安心睡覺。

我們是這個世間的客人

念佛人，他的國土永遠在極樂，不在此土。他的希望，他的夢想，他的光明，他的財富，他一切的一切都在淨土，不在此世。他因為受了淨土的光

照，便是在這裡也比眾人活得快樂、歡喜、自在、幸福，是受人嫉、受人羨、受人追隨效仿的寵兒。

念佛人，他在此世只是旅遊，是客居，是作客的。作客的懂得作客的禮貌，不佔有，不強取，打擾了主人深以為歉，受主人的款待充滿感恩。作客的，腳步要輕，聲音要低，態度要恭順，心裡要滿足，客隨主便，這樣便能一路平安，廣結善緣。我們來時要輕，住時也要輕，走時更輕。輕輕地來，輕輕地去。假如主人門關了，就是屋簷也足以蔽風雨，忍住咳嗽，莫要驚擾屋裡人。

客走，卻受主人的憶念、款留、盼望，便是好客人；客住，卻受主人厭嫌、驅趕、惡待，便是壞客人。主人無咎。

誠信

生物界，有些動物為了生存，皮毛會有偽裝色。現代社會人們普遍感嘆缺乏誠信，充滿虛偽，欺詐矯飾，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求生的本能，即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為了生存，為了躲避危險，便用欺騙偽裝自己，讓對方認不出、找不到。假如內心有安全感，便用不著欺詐，整個社會的誠信度就會大大提高。

安全感是一種「感」，一種心理覺受，很細微。以佛教淨土宗來說，獲得彌陀絕對的救度，也就有了絕對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死亡也奪不走的。經言：「一切恐懼，為作大安」，在人與佛的關係確定之後，展現在世間人與人的關係，自然是誠信和平的、樂於助人的、愛心平等的。

一個人沒有在佛那裡獲得平安，在這個世上怎麼會有安全？又如何能做到無偽開放的誠信，甚至對他人愛心相助？

自己立於安全之地，才會伸手搭救他人；自己身體溫暖，才會脫衣給他人；自己獲得佛的誠信救度，永不改變的誓言，自然誠信待人。弘揚彌陀救度，實大有益於現實社會人心，道理在此。

做人要退得起

二人相爭，不肯退的人，是因為沒有退路，退不起；而肯退的人，一定是有退路，退得起。從這點就知道，肯退、能退的人其實佔有優勢。

凡是佛弟子遇到與世間人發生衝突時，一律是佛弟子退讓，因為世間人沒有退路，而佛弟子有退路，空間廣大。

譬如兩車交會，左車逼臨懸崖，稍有不慎，將見粉身碎骨，右車靠山，右邊尚很寬敞，當然右車退讓左車。

世間人心小，沒有阿彌陀佛，不信往生極樂，甚至不信來世，現世一切便是他的全部，他當然要爭，要堅持，不能退，也沒地方給他退，退即落入無底深淵。

念佛人心寬、路寬，有阿彌陀佛，有極樂淨土，可以悠游有餘，一退到底，直到退至淨土。世間一切顛倒不淨，本來就是我們所要厭捨的，何況要去爭而不知退讓呢！

念佛人得盡了念佛的好處，若還不知退，不肯退，便是太殘酷，太霸道，太不講理；世間人便更沒有活路。當然，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還沒有真正得到念佛的好處，才會和世人一樣爭，而不肯讓人。

退一步

退一步，真好。退一步，海闊天空。

只要退一小步，就海闊天空，不必第二步、三步，也沒有第二步、三步。

往裡退，裡面的天空真正大，外面的天空不夠大。

抽身一退，金蟬脫殼，凡人不知曉，閻王找不到。

有淨土才有得退，沒有淨土即沒得退。淨土與此世，只在一步。

無常

狹礙的三界憋得我們喘不過氣，無常的車輪拖得人暈頭轉向，這個世界實在不好玩，不好過。

有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終於可以大口呼吸，擴展心胸，呼吸徹底；有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終於可以大聲說話：「無常，你終止吧！」

無常，這個世界的王，它有摧伏一切的力量，宇宙星辰在它的輪下也不過如裝甲車碾過土疙瘩；何況小小血肉之軀，向它抗爭只如螳臂擋車，屈膝哀嚎從來不被矜憫。而今我只想對它說：「無常，就這樣碾壓過我的頭顱吧，你將沒有第二次機會。」

無常，當我們再見時，我想對你說：「老朋友，我已經知道了你的遊戲，熟知了你的規則，並感恩你最後的成全。現在你是否願意加入我的遊戲，按照我的規則呢？」我相信你是會答應的。

同因緣打交道

常言「對事不對人」，經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凡做事總免不了與人打交道，便有所謂的「某人好打交道，某人不好打交道」這樣的愛憎分別，便起煩惱，便分敵我，敵者必欲除而後快。如是不知不覺便造罪業。

如果能知道，我們打交道的真實對境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因緣——這就是「對事不對人」。既然是這樣，也就沒有誰好打交道誰不好打交道。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脫離因緣，不能以他個人的人情喜好隨便處置，他也要順因緣做事，不管他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因緣總是恰到好處。因緣轉時，人事也轉，即使原來不好打交道的人也會變得好打交道。因緣未轉，就是安插你的親信，或者直接由你個人親自操刀也必不成，也是困難重重。

懂得因緣，世間的事有什麼難的呢？

若只看到「人」便是人情，若看「因緣」便是佛法。古德說：「寧叫老僧墮地獄，不拿佛法作人情。」現在的人不要說天天，而是念念都是人情，沒有佛法，還在嘴上高喊「我是佛弟子」。這樣一點佛氣也沒有的佛弟子，不論在家還是出家都太多了。

最後

常常聽到有人說：「我知道專修念佛好。現在先學學別的，最後再專修念佛。」難得他有專修的觀念，遺憾的是他不知什麼是最後。

曠劫輪迴到如今，今生一定要解脫，今生已是最後。

今晚脫下鞋和襪，不知明天穿不穿，今天即是最後。

一踩油門上了路，誰能保證定回家，下一刻即是最後。
足不出戶山海震，瞬間吞噬數萬人，現在即是最後。

現在即是最後，念念皆是臨終，一息不來，魂往何處？再向誰去討要最後？所以，專修念佛，現在開始。

佛言：生命在呼吸間。

曇鸞大師說：無後心。

善導大師勸：念念不捨。

最後再來念佛，恐怕無佛可念。況念佛並不妨礙一切，何必自設條限？

二、有佛一切皆美



Amitabha

真正的美是屬於所有人的，
任何人都無強據為已有的權利，
太陽是照所有人的、空氣是讓所有人呼吸的，
大路是給所有人走的……

有佛一切皆美

春芽嫩黃，夏葉老綠，秋葉紅而有斑，皆不失其美；人臉上有了老年斑，便覺得不美。的確，人不如葉。人若能如葉，便能一生皆美。

心中有佛常憶念，人生何必羨少年？

有佛一切皆美，無佛一切不美，與年齡無關。

低頭人生

低頭人生，是成熟的人生，穀子成熟了都是低頭的。

只要還有證明自己的心，就是幼稚。不能坦然地承認失敗，即不夠成熟；能夠感恩一切逆順因緣，才算老實。

凡夫要證明自己，都是造業現醜，除了證明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什麼也證明不了。無量劫來我們現醜太多，這一生就不要再現醜了。

掃地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雖是批評的話，但有時也是事實，比如：自己的煩惱必須自己打點，人家幫不上忙，所謂「生老病死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好在我們有一把「南無阿彌陀佛」的掃帚，可以時常拿來掃一掃。這把掃帚，不要只是掛在牆上；掃地時，也要落地，若只在半空揮舞，地上塵埃枯葉依舊。

浴缸與大海

眾人浴於海。有人說：「我要擁有整個大海。」大海說：「你已經擁有了。」那人說：「不！我要獨自擁有，不願與他人共享。」大海說：「哦！那你來錯了地方，回到自家浴缸吧！」

即使用海水灌滿浴缸，也還是浴缸，不是大海。

要想成為大海，必須把浴缸打破，讓水流入大海；或者乾脆連浴缸一同扔進大海。

學佛卻不打破自我，即使滿肚子都是佛法，也還不是佛。

聖道門者，破我法二執，如同打破浴缸；淨土門者，歸命阿彌陀佛，如同將浴缸整個拋向大海。

佛法與感情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所謂「有情」眾生。即使學佛，我們仍然是有情凡夫，在佛法與感情之間，往往糾纏不清，往往拉扯不斷，而往往最終感情占了上風。生生世世以來，我們就這樣痛苦輪迴。

是讓佛法聽感情的話，還是讓感情聽佛法的話？所有的人口頭上都會說，要讓感情聽佛法的話；但在事實上、行動上、心理上，卻是讓佛法聽從感情的話，絕少例外。

比如自己信佛修行多年，一旦生重病、遭車禍等，便開始懷疑佛教的因果律，至少不能那麼心平氣和地認為理所當然，而是心裡含有怨氣、不平：為何我信佛修行多年，竟有此報？

又比如，受人欺負、冤枉，首先想到的是評理、打官司，為此憤憤不平，理直氣壯，而不是低下自己的頭，慚愧地說：這是我的惡業之果，我當無怨

無悔地承受。

又比如，雖然發誓說要尊崇善知識、追隨善知識，可是當善知識的言教與自己的心不合的時候，就會說：善知識錯了，善知識也不過如此，善知識不慈悲等等。那麼，在佛法中，究竟誰是善知識呢？「我」！唯「我」一人是善知識。自己是善知識的善知識，可以評判善知識，給善知識打分——不是依據佛法，而是依據自己的喜惡。

要讓感情聽佛法的話，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我們的根性太頑劣，太自以為是，太愚癡而又太驕慢，愈愚癡就愈驕慢。感情就是「我」，「我不能死，我千萬不能死，佛法死了沒關係，我不能死。」這是我們心裡的真聲音。但我們不敢承認，所以我們偽裝，偽裝成好的佛弟子，其實愚癡、顛倒的眾生怎麼可能成為好的佛弟子？除非「我」死了。

佛法絕不是軟弱無力的世俗媚物，佛法必令「我」死，而後才能賦予我們新的生命。真正得到佛法的人，必然是死而後生的人，沒有死過的人怎麼

可能有佛法？光與暗不能兩立，真與偽不能併存。

一旦我們契入佛法，在佛法中死而後生，我們會發現，原來令我們困擾不清、痛苦不堪的感情、精神、意志，都變得清明而馴服，成為佛法的有力助緣。

但古德說「寧叫老僧墮地獄，不拿佛法作人情」，壯哉斯言！

人法與佛法

學佛，而囿於善惡觀念，是初機，或門外漢。

人有是非，佛沒有是非；人有善惡，佛沒有善惡。

善惡是人法，非佛法。佛法超越善惡。

超越是：雖然存在著，卻無障礙。譬如在地面行走，即有山河的障礙，

不能超越；乘上飛機，地面山河依舊，但卻無障礙。

聲聞法都已超越人間善惡，何況菩薩法，何況佛法！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愛恨分明、疾惡如仇者，非佛法中人，應當遠離。

佛法談善惡，乃是不得已，為度善惡眾生故。但談得中道、平和、客觀，絕無半點疾惡如仇。又，談是為了不談，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結歸在「自淨其意」，才「是諸佛教」。

有人說到惡，便義憤填膺，儼然自己是善的化身，其實已中了惡毒，被惡「附體」，否則怎麼會如此呢？

中國人以陰陽看待一切，可說充滿理性的智慧。陰與陽，只是事物不可分割的兩方面，相互依存，不可缺少，並非捨一取一。善與惡，亦如陰和陽。但說陰陽就沒有情緒在，說善惡往往引起是非情緒。

是人，皆深著於人法，並非那麼容易就對佛法感興趣，而且是一定要

以人法來解釋佛法，乃至以人法來代替佛法的。經言：是法甚深不可思議，無智人中莫妄宣說。古德說：「寧叫老僧墮地獄，不拿佛法作人情。」即是說佛法者不可無原則地向人法低頭。

可惜現在都變了味，大家都鬧哄哄地向人法靠攏，因為那裡有廣大的共鳴者，擁有巨大的挾裹力量；好在有人堅持，我行我素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看人看根本

看人看根本。佛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所以不計一切而救度之。佛性是金，罪垢是塵，不因塵而棄金。

有人看人，只要看到一個缺點，其他再多優點也看不見，這樣不好。

母不嫌子醜，阿彌陀佛看我們都是好的，很可愛。

人的尺與佛的尺

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標著好壞、對錯、利弊的雙面刻度，遇到事情，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是有利還是不利？時時在心中衡量著。但不論怎麼衡量，好的、對的、有利的這一面刻度永遠向著自己，而壞的、錯的、不利的一面自然永遠向著別人。就像不倒翁一樣，再怎樣晃蕩，總是回到設定的原位。人們心中的尺再怎麼旋轉，對的一面總是朝著「我」。

為什麼我是對的？因為你是錯的。

為什麼你是錯的？因為我是對的。

哈，這真是顛撲不破的邏輯、自我正確的玄機。

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知識、閱歷的增長，這把尺子也是不斷地更新換代，昨是而今非，昔恩而今仇，一點也不會讓使用它的人認為不便，反而正是它的便當呢。因為它有著精妙的「不倒翁」原理，永遠正確。

有人學了佛之後，尺也自動升級，標籤變為「佛教牌」了，最明顯的是增加了佛教戒律的精度。不過標籤雖改，性質不改，依然是對的向我、錯的向人，永遠「我對你錯」。

釋迦牟尼佛也有一把尺，這把尺也有兩面刻度，一面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另一面是「有佛性者皆得成佛」，以此兩面衡量一切眾生的現在及未來。這是多麼慈悲的一把尺啊！

阿彌陀佛也有一把尺，這把尺也有兩面刻度，一面向著十方眾生，一面向著他自己。向著眾生的一面說「乃至十念」，向著自己的一面說「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十方眾生，只要乃至十念稱我名號，如果不能往生我的淨土，則我誓不成佛！」這把尺又是多麼慈悲廣大、利益無窮啊！

但願所有人都能用這兩把尺來衡量、利益自己以及一切眾生。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與做人

佛要念，人要做。

是佛弟子，要好好念佛；是人，要好好做人。

淨土法門，從果向因。佛為果，人為因。

念佛為先，做人為後；

念佛為主，做人為次；

念佛第一，做人第二；

念佛是根本，做人是枝末。

得根本必得枝末，能好好念佛必能好好做人；

失根本一切皆失。

只管教人念佛，不怕他只會念佛不會做人。如樹根本活，自發枝葉，不必擔心根活了卻不會發芽。

人做不好，人不像人，是因為沒念佛，這時不是教他做人，而要轉教念佛。

不是做一個好人再來念佛，而是自知是一個惡人，必須念佛。前者以念佛只是錦上之花，後者以念佛為雪中送炭，前者驕慢，後者謙敬。

縱然有一百項優點，只要有驕慢一項缺點，所有的優點都會蕩然無存，如同滿碗的水，瞬間傾覆。即使有一百個缺點，只要有謙敬的心，便能像大海處低一樣，眾德之水自然注滿。

靠自己，我們算是一個好人嗎？能做一個好人嗎？不能！罪惡生死凡夫，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一個罪人，有資格教人做好人嗎？沒有。

看不到念佛人能成佛，卻看到他不曾做人，不是他不曾做人，而是看的人不會成佛。雞蛋裡挑骨頭，看走了眼，不識人。

不認識念佛人，便不認識佛，因佛活在念佛人身上。

金幣上是有泥污，可我們為什麼要盯住那泥污，指認它是泥汙呢？看不到金子，只看到泥，說明不認識金子。

佛菩薩化身

所謂化身，不一定就是佛菩薩本身所化，而是可以通過他來顯現佛菩薩的存在，比如念佛機就是化身。佛菩薩度眾生在於因緣，促成因緣的一切，皆有佛菩薩的作用在，皆可視為佛菩薩之化身。所以說佛菩薩無處不在，法

性之力本來了徹一切法故。

阿彌陀佛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如電無形，通過有形電器產生作用，電器活動皆是電之化身、顯現。佛本無相，而作用於一切有相事物亦如是。

此種化身，方顯佛身無處不在、佛力廣大無邊，豈僅局於夢中、定中化身？

房子

買房是買磚頭瓦塊嗎？買房是買一塊屬於自己的安全的空間。

不管是買房、租房，還是如乞丐在橋洞下臨時遮蓋一小塊地方，是人，就首先要有居處（空）容身。身如是，心也如是，必須有居所能夠安心，要有一個心靈的家。有人以金錢，有人以愛情，有人以學問，有人以藝術，有

人以宗教，作為他的心靈之家。但願他們都能住得安穩快樂，彼此沒有爭執。我的心啊，你何其有福，竟然住進了彌陀之家！多麼富足輝煌啊！你不花一個子兒，也不用交租金，永恆堅固、溫馨幸福的彌陀之家，永遠屬於你！

已得廣廈千萬間，何時能呼天下寒士共同入住，俱歡顏！

金錢、愛情、學問、藝術、宗教，皆是磚瓦，唯佛法是空。我們不能住在磚瓦裡，而是住在空裡；世間萬物的磚瓦必須與佛法結合，才能讓我們的心安住。人心在愛情、宗教、藝術當中能有稍時的暫息，這也是托佛法的福，雖然世人認識不到，甚至反對佛法。

真理無私

真正的美是屬於所有人的，任何人都沒有強據為已有的權利。太陽是照

所有人的，空氣是讓所有人呼吸的，大路是給所有人走的。假如因為自己起來得早，第一個看見太陽升起，喊了一嗓子「太陽升起來了」，便認為自己擁有專利，硬要向人收「日照費」，是不是太霸道了呢？

我們的見解不論如何美妙新穎，只要有人深生認同，就等於我們在他身上復活了，何樂不為！應當立即恭喜讚歎說：「你的見解真好。」而不要說：「這是我的見解，他不過是抄襲我。」因為這樣我們就在他身上死了。所以如此不會隨喜的人，無異於自殺。

細管中水

細管中水，有前滴、中滴、後滴，因被細管所限，互相不能逾越。大海中水即一時頓湧，無前、中、後。

凡夫被我執邪見之管所限，絲毫不能動彈，思維心念如細管中水，前念、中念、後念，生滅不已，不能更移。佛菩薩破我法二執，證法性自在，心如大海，一時頓現過、現、未來。

畫餅充饑

把畫餅當作真餅，一愚也。

備此畫餅以充饑，二愚也。

有了畫餅，便天真地認為自己是飽漢，三愚也。

向他人炫耀「我已飽足」，四愚也。

欲向他人兜售畫餅，願人皆食畫餅，五愚也。

見同愚者喜其畫餅便自得，遇智者斥其畫餅而惱恨，六愚也。

佛門中將學問當作證悟的人，與此同。

人不如蘋果

蘋果長到一定時候，便不再長大，也不再吸收養分，而是開始成熟，變得又紅又甜，它要貢獻自己了。

人到中壯年，記憶力衰退，吸收新知識能力下降，但思維理解力上升。過去的知識、經驗積澱、醞釀、提煉、昇華，正是成熟自我、貢獻給大眾的好時候，如蘋果之又紅又甜。

但有人到這時，卻不發心利眾，而是怕累怕苦，只想過自己的清閒日子，就連蘋果也不如了。

發心

人要發心，發大心，發心為大眾，為法門，為一切眾生，徹底利他。

「只要你好，我就好。」此話可對一切人說。

發心很輕鬆，很安樂，既不費力，也不費錢。

沒有什麼能障礙發心，唯一的障礙就是自私自利。

聖道門的發心是困難的，如同自己饑寒交迫，卻要發心幫助他人，給人衣食；淨土門發心很容易，因為阿彌陀佛滿了我們。

聖道門發心雖然困難，但還是有不少修行人在努力學習發心；淨土門發心極容易，很多人卻賴著「我是罪業凡夫」，絲毫不發心利眾，這樣的人不配當佛弟子。

如同一個衣食困乏的人都在伸出援手，幫助比他更困難的人，而一個衣食富足的人卻在叫窮，不肯周濟一點點。前者令人動容、感動，後者當

受譴責。

年紀大，身體差，沒能力，事情太多……所以發不起心來。不知這些都不是理由，只是藉口。真正障礙發心的只有一件事——自私自利。只是他說不出口，不願承認，故意迴避。

真能發心，永遠不會老，永遠年輕，永遠有使不完的力氣，永遠有不倒的意志，永不洩氣，永遠飽滿，永遠快樂。

因為他放開了自己的心懷，與廣大的眾生，與諸佛菩薩一體，如水入海，永不乾涸，潮湧不息。

身體雖會老，心卻不會老，心年輕才是真年輕。

菩薩稱「童子」，確然如此，永遠年輕故。

菩薩發了心，所以是童子，永遠新鮮有活力、柔軟、純真。

人不發心才會老，極速衰老，十八歲也是老。老氣橫秋，生命無力，無光彩。可憐的人，總要人家給他照顧，如照應病殃殃的病人。

人不發心，源於自私自利，自我保護，不知不發心無異於自殺。如一滴水不肯入大海，卻想長久不乾，可能嗎？

生命是開放的，發心才是真生命，順了生命的本質，故生命愈加健旺、豐滿。自私自利，是自我困限，所以是自殺行為。

愚癡的眾生總是顛倒的。作顛倒想，行顛倒事。

發心利他，雖然還沒有利他，自己卻先得了利。

因為佛菩薩要給我們好處，總要我們開放心靈。

心的口子一開就再也關不起來了，真得了彌陀的恩德就再也不願封閉我心了。

發不發心是態度問題，能不能利益眾生才是能力問題。

發心沒有能力不能力的問題。

奇妙的是，只要發心，就有能力。

即使沒有能力，一時不能達成，也不會有受挫感，因為無論如何發心本

身是正確的，是圓滿的，是純善的。發心已是善，此後的行為是更善而已。發心是本體，起行是依發心而莊嚴，如同裝潢。發心，如胎兒墮地，生命是完整的；起行，如胎兒長大，永遠是在胎兒生命的基礎上成長。

念佛，卻不發心利眾，他有深入這個法門嗎？沒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只念佛，不發大心，能往生嗎？能！

不過彌陀如此回答，是無奈的，閉眼的，扭著頭不願面對的。這樣的問題等於是在將彌陀的軍，彌陀只好應對。

這就是佛的慈悲，無奈的慈悲，慈悲中有無奈。

即使一百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也可以發心，而且很安樂。想到利他，就是幸福。

什麼事也沒有做，僅僅是躺在床上想著要利益眾生，也可修積廣大的福報。

想到利他，自我就消融了。自私自利的心最頑硬，讓我們法身不自在，如同法身上的硬包塊結，癌細胞腫瘤，此硬結消融，法身舒泰，才是真舒泰。我們有力量利益眾生嗎？沒有！我們能「披弘誓鎧，環精進甲」勇猛無畏嗎？絲毫不能！這樣也能發心利他嗎？照樣發心，因為我們是靠彌陀的力量。我們的發心不過是向眾生介紹阿彌陀佛，自信教人信，大悲傳普化。

凡夫發了心，一心想利他，就不會造惡了嗎？因緣業力顯現時，還會造惡，危害眾生。但發心真誠，會大大抑止。

既然還會造惡，發心是否不真？照樣真！因為一時煩惱造業是緣於凡夫個人業力，而發心利他是緣於彌陀的慈悲，佛是真的，所以依佛所發的心也是真的。

發心總別

發心有總、別。

一定要弘揚彌陀救度，一定要利益有緣，無論如何，決不退悔，這是總。至於具體如何做，能做什麼，那是別事。例如：隨因緣而不同，有做法師，有做執事，有做清眾；有在前臺，有在後臺；有名震天下，有默默無聞。雖然發了廣大心，未必做出廣大事。這不代表發心不對，而是因緣不具。又，若與大眾共同發心，或協同他人完成心願，則大眾成就，也是我的成就，不分彼此。

發心訣竅

有人以為發心很難：「小心都發不了，何況發大心？」這是因為沒有得到發心的訣竅；若得訣竅，發心不難，很輕鬆、自在、快樂，叫你不發心你都不幹。

訣竅就是捨己利他，完全捨棄自我。捨去的僅是心中「我」的概念，其他一切不變，一切現成；而「我」本來就是莫名其妙的虛妄執著，所謂捨也沒有什麼捨，所以毫不費力，不費錢，不費時，一切不費，卻扔下了無窮的包袱煩惱。

譬如三丈大的園子，擴為十、百、千丈，因為有限，再大也不為大；而且園子愈大，圍牆也愈大，僅修圍牆成本就吃不消。

其實只要推倒籬笆，不再圈地，不修任何形式的圍牆，整個大地都是我

們的，其大無限；而我連修圍牆的錢也不必。不費一毫，任運逍遙，人又何必認定那園子的界限呢！

發有大小的大心不容易，需要有能力、有能量，如圈大園子；發無大小的大心很容易，不需要能力、能量，只要捨己利他，如推倒籬笆不再圈地。

但我還是要吃、要穿、要用呀？當知要吃、要穿、要用的那個「我」也是「他」而已。既已捨我，即沒有我，只有他。既是他，就按他該得的一份，要吃給他吃，要穿給他穿，既不親厚而增加，也不憎恨而扣減。

佛云亦云

老同學來訪，我問：「你相信有極樂世界嗎？」

他凝重而遲疑地回答：「嗯，這是一個大問題。還不確定。」他是誠實

的、認真的。若問我自己，回答也和他一樣。

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法界大事、人生大事、全人類大事，有還是沒有皆是大事。

我能確定嗎？不能。我沒有確定有或者沒有的理由、智慧，完全無知。

然而我現在卻確定了，到處勸人信極樂、願往生，是我自己能確定的嗎？

不過佛云亦云而已。

生活中很多常識，經驗範圍所及，我們也懶得去考究，隨著媒體或大眾的風潮，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之事何其多。何況淨土之有無，此種全然非人力、心智所及之事，也就不必枉費心思了吧。

佛云亦云，這是我的態度。

說懶也可以，說迷信也可以，說愚癡更好、更貼切。愚而有樂，不亦樂乎！愚又於我何損哉？

謙虛

人心如地，本來含藏佛性智慧之水，可是被自以為是的土石填滿，不得其用。如能用謙虛的鏟，掘出驕慢的土石，現出空心的井，佛性智慧法水自然注滿其中。

謙虛無我的人有智慧，自以為是的人最愚蠢。

驕慢，不僅無知，也很醜陋。

有一分慚愧，才有一分謙卑。多數時候，我們都忘記了自己也是需要彌陀救度的罪人，而無慚愧，不謙卑。

但就像春天的冰河，下面已是春水潺潺；彌陀救度灌入心底，表面厚實的傲慢堅冰，從基腳開始消融，終要坍塌。

謙，虛心，不自滿。

心有空間，才能隨時接受天地、一切眾生的加福。

心有空間，才能方便轉身，進退有餘。

心有空間，才有活眼，才有活路，具有全方位可能性。

謙，不僅受益，也能全生；滿，不僅招損，亦令速死。

真誠

真誠，是一切美德的基石。假花萬朵無香味，真花一朵撲鼻香。

做人先求內真，不求外多。內不真而外物多，錢多、房多、知識多，不是福，反是禍。

人無完人，只要真誠，有點缺點無妨。真花即使有斑點，照樣賺得蜂蝶忙；假花完美無缺陷，蜂蝶一隻也不來。

人只要有真誠的品德，佛菩薩、諸天善神、賢德師友，自然會圍繞著我們，保護我們，幫助我們，愛之猶恐不及，更不會嫌我們的過錯、缺點。做人第一要真誠，進一步是慈悲。雖然真誠不一定能慈悲，但不真誠一定不會有慈悲。

不生氣

生氣，百害而無一利。

生氣，是愚癡的表現。

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懲罰自己。

好生氣的人，非智者。

生氣即是生病。氣最傷身。

生氣消耗能量極大，毒滿全身。

生氣是愚癡、瞋恨、傲慢的綜合表現。

生氣的面相最醜陋。

軟弱，才生氣耍威風。

心平氣和，福滿乾坤。

因果在心

因果事相，極幽極微，得道聖人也有所不知，何況凡夫？

不信因果之人，糊塗行事，固然常常犯錯；佛弟子已信因果，謹小慎微，也常常出錯而不自知。比如暗中行於險路，欲繞左邊深坑，恰落右邊陡坎。

凡夫無智，常被自以為是的「因果」網住，也以此網他人，多多誤解、

誤說、誤行因果。

那將如何呢？一向念佛，看好我們的心。畢竟，萬法唯心。你的心是想真正利益眾生嗎？若是，則不妨大膽前行，發現有錯，及時改正。

佛不靈

有些拜佛、禱佛、求佛的人，一陣磕頭如搗蒜之後，似乎並未見佛菩薩立刻滿他的願，便說「佛不靈」，恨恨地起來，收住自己的哭嚎哀禱，拍打身上的塵土，又衝向下一個他以為靈驗的神廟去表演了。

他們有真心向佛傾訴過一句話嗎？他們有真心聽佛一句話嗎？不是佛不靈，而是表演不靈。

佛為一切智，表演不靈，正是佛的靈處。若是真心向佛者，不必如此痛

悔、磕頭，只是哀傷、悲苦的心才一動念，佛就滿他的願了。

待佛之道

既然歸依佛，凡事便不能自專，總要向佛告知、請示，按佛說的辦；至少也要與佛商量，聽聽佛的意見。但我們有做到嗎？

仍然是自決自專，我行我素，把佛完全冷落在一邊，這豈是待佛之道？災難突然來臨，又是捶胸頓足，又是嚎啕痛哭；這時才又想起佛菩薩，典型的臨時抱佛腳，但佛並不嫌棄，仍予救度。

苦樂

一個人可以不關心空有、理事、迷悟、智愚，甚至善惡、罪福，但沒有對苦樂不關心的。

苦樂切身、切骨、切心，分分秒秒、心心念念與我們分不開。

人的一生便是感受苦樂，努力奮鬥以離苦得樂的過程；整個人類的歷史便是願離苦得樂的奮鬥史。一切眾生的本能追求、原始動力，便是願離苦得樂。但我們達到目的了嗎？人類達到目的了嗎？科技、哲學、藝術、宗教達到目的了嗎？

唯有究竟離苦得樂，生命才有價值，有尊嚴、莊嚴；否則生命如同無盡的懲罰。

生命是寶貴的，但如果不能離苦，只是苦，從苦而入更大的苦，無窮無盡的苦，苦海無邊，則此生命豈非一種懲罰。

唯有離苦得樂，究竟永恆大樂，生命才光輝、圓滿、莊嚴。
一切的不平等，最終體現在苦樂。

只要個人有苦，世界就不平等，不太平。

必須滅盡一切的苦，世界才太平。

阿彌陀佛的存在就是要拔除一切眾生的苦，給予究竟的樂。

佛教若不能拔苦與樂，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離開阿彌陀佛淨土法門，還有哪一個法門能讓下劣眾生離苦得樂——離
生死苦，得涅槃樂？

三、唯愛能補心



Amitabha

衣服破了，可用布補。
輪胎破了，可用膠補。
書畫破了，可用紙補。
人的心破了，必須用愛才可以修復。

唯愛能補心

衣服破了，可用布補；輪胎破了，可用膠補；書畫破了，可用紙補；人的心破了，必須用愛才可以修復。

由此可知，心的本質是愛。愛與愛同質，才能相合。愛能養心，恨即傷心。

曠劫輪迴到如今，風霜飄零何傷心。
唯有彌陀無盡愛，復我圓滿清淨心。

最可惜

打碎一團泥塊，不可惜；打碎一隻碗，就可惜。

打碎一隻碗，不可惜；打碎一件藝術品，很可惜。
打碎最好的藝術品，也不可惜；打碎一個人的心，最可惜。
心者，極靈極妙，極珍極貴，非一切物可比。
何時我們保護眾生的心，能像保護最佳藝術品一樣呢？

慈悲與佛法

一個人心中有沒有佛法，要看他有沒有慈悲。
心中有多少慈悲，便有多少佛法。心中沒有慈悲，即使學富五車，滿腹經綸，能說、能背、能寫，也絲毫沒有佛法。

一字不識的人，會念佛，有慈悲，他是心中有法的人，是佛法的富足者。
滿腹經綸卻不念佛，沒有慈悲，他便是佛法的法盲，是貧窮者。

為了弘揚佛法，我們需要透徹掌握相關的佛教知識；但僅此是不夠的，必須要讓有關佛教知識在我們身上活躍起來，言行舉止有信心，有慈悲，如同吃下的食物變成營養，給我們生命活力。

慈悲與救度

智慧愈高，慈悲愈大；慈悲愈大，智慧愈深。

無我與慈悲，相輔相成。

佛性中自然有慈悲。

佛心在哪裡？佛心在眾生身上。

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

慈悲超越公理、正義，超越倫理道德，超越一切想像，不可稱，不可說，

不可思議。

諸佛大悲於苦者。

淨土法門是從彌陀的慈悲來講的，不是從一般的律法、道德、規約來講的。那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佛的慈悲呢？人生在世，要守倫理，守道德，守法律，守正義，守公理，如果沒有這些的話，社會就會紊亂。但是我們反觀自己，那些我們都得到嗎？幾乎都做不到。所以善導大師警醒我們要深刻地自覺「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特別憐愍我們這樣罪惡之人的法，這就是彌陀的慈悲救度。

聽心

小孩子歡天喜地心中說出來的話，即使是錯的，聽到的人仍然歡喜，也不會去糾正；成年人煩惱執著心中所出言論，再怎樣有理、正確，聽到的人都會覺得不悅，而在口中或心中，當面或背後加以反駁。

天真歡喜心中所說的，即使是錯的，也是對的；煩惱執著心中所說出的，即使是對的，也是錯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真歡喜能令自己心歡喜，也就能令所有人歡喜；煩惱憂愁首先令自心不快，它所散發出去的，當然令他人也不快。

天下的人雖多，心卻只有一個，都是一樣的。只是人們妄想分別，把這一顆「大心」切割分裂成各人一小塊，有了你的、我的，鬥爭無窮。若能常將自心比人心，又常將人心比自心，心與心就能同聲相求。心與心本來就是

同體的，比兄弟還親，如水與水，空與空，從來不是二，只是一，說什麼你的、我的。若能照顧好這一顆心——本心、大心、所有生命共有的心，就能愛所有生命。

人心是有智慧的，他不會去聽你到底說了什麼，更不想去分析你說得對錯，他直接去聽你的心。用心聽心，哪裡會有失誤呢。若你的心煩惱不喜，說的話再有理、正確，聽的心也以為那是錯的，因為源頭已錯，所謂「一步錯，步步錯」。反過來，天真無邪的心，怎麼說怎麼對，因為心對了，源頭對了，自然「一步對，步步對」。

擁有滿身的道理、滿身的嘴，不如擁有一顆單純而歡喜的心。

以愛止恨

有人恨我們，我們反而要愛他。愛他縱然不能一時熄滅他心中的怒火，至少遇到這怒火不至燃燒到我們自身。慈愛是怒火以及萬惡的隔離帶，心有慈愛，萬毒不侵，萬惡不近。

有人恨我，我也恨人，我的心便被他的恨火點燃了，火勢連成一片，彼此俱焚，沒入火海。

單單從自我保護來說，我們也不應當恨人，而要愛人。

再笨也要學著去愛

我深深地感到眾生是可憐的、愚癡的（我當然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這個世界是濁染的、混亂的，混亂不堪。億萬生靈，如無頭蒼蠅一樣，碌碌營營，在地球上穴居，居然大致還說得過去，不可思議。我們不能想像億萬車輛沒有交通警察是什麼狀況，我相信有諸多看不見的神靈在幫助可憐的人類，否則人類社會早就崩潰。以人自我的力量能支撐七十億鬥爭堅固、深懷瞋惱、無明驕慢的群類和平共處嗎？不敢想像。感恩佛菩薩、上帝、真主、諸天善神。

人要愛人，愛一切，也要彼此相愛。

人愛人，不會減少什麼，反而增加；人愛己，不會增加什麼，反而減少。我們為什麼不愛人呢？

愛，需要學習。

什麼都可以不學，愛不能不學。但現實是：什麼都有人教，有人學，獨愛沒人教、沒人學。

這也難怪，因為愛就是真理，凡人不會，當然無人教，只有從真理界來

的人才會教人愛。

人們似乎以為自己天生就會愛，那是大錯特錯了，人最不會的就是愛。

有人責罵我們，那算什麼呢？

有人誤解我們，那算什麼呢？

有人毀謗我們，那算什麼呢？

有人傷害我們，那算什麼呢？

有愛，只要有愛，一切都不算什麼。責罵、誤解、毀謗、傷害，這是人的常態，我們也曾這樣對人。進了蟻窩，必定群蟻上身；搗了蜂巢，必受群蜂毒螫；生而為人，入了人群，彼此傷害避免不了。

我們要原諒人，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們也需要人家原諒。

不要記恨人。記恨一個人，便讓一個毒蜂叮住在身；忘記恨，讓毒蜂飛去，你只要忘記恨，毒蜂便飛去了，你若更能愛，蝴蝶會為你翩翩起舞，鮮花會為你開放。

不要誇口自己的善，善未必是愛，甚至很可能是加害人的刀，愛卻是絕對的善。人沒有善，除非是從絕對的愛當中行出來的，所以要先學會愛，有愛必有善，沒有愛，哪來善？

然而那些誇口善的人，偽善的人，也要原諒他、愛他，因為他就是樣子。愛如果講條件，分對象，那就不是愛。

愛在哪裡都不會錯，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會錯，在任何因緣情況下都不會錯，愛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人不是靠糧食活命，而是靠愛活命。有糧沒有愛，必死，死得很慘；有愛，即使沒有糧，餓死，也得永生。

在這個世界，我不願與一個人為敵，不願令任何人不快，但很遺憾，還是有許多人被得罪、被傷害、被冒犯，真的很抱歉！

我還沒有學會愛，必須回歸淨土，補課、猛修，否則遺憾終不平復。

再笨，也要學著去愛！

愛，是心室的暖爐，先溫暖自己，再溫暖別人；
愛，是心室的光明，先照亮內心，再照亮遠處。

愛，永不吃虧，無本萬利。有愛，吃虧是大福；沒愛，吃虧是吃虧。

愛是福的乘數：愛心大，吃小虧也能成大福；愛心小，吃大虧只培成小福。

愛能融化一切

冰，斧砍鋸割，成為碎塊，仍然是冰，寒凝阻隔；不必鋸斧費力，只要太陽一曬，自然融化為水，溫潤流動。

講道理，如以斧砍冰，即使再明白，駁他體無完膚，令人啞口無言，對方未必心服。講愛心，如陽光化冰，即使沒有講很多理，對方自然服了我們。

自力修行，如斧砍冰，縱然懂再多佛理，能說能寫能分析，仍然是凡夫；他力念佛，如冰化水，蒙佛慈愛，不知不覺，轉凡為聖。

打擊不如溫暖，講理不如講愛，修行不如念佛。

上根者可以智慧教導，下根者唯有慈悲感化，教不足，則化之，是名教化。

雪地潛逃

雪地潛逃的人，不論逃到哪裡，追逃的人都能尋著他的足跡找到他。但天降大雪，覆蓋了腳印，他便安全、歡喜，要跪下來叩謝上天。

在三界潛逃的我們，不論逃到哪裡，閻魔王都能尋著貪瞋癡業力的腳印找到我們。但彌陀慈愛，降下六字名號的漫天大雪，遮蓋了一切人的行蹤，

使閻魔王再也找不到我們，我們豈不要大大地歡喜，跪地感念佛恩呢？

愛能遮蓋一切。彌陀的愛遮蓋了我們一切的罪，使我們得以脫離閻王的手掌。

彌陀如何為我 我便如何為人

要給別人犯錯的機會，別人才會接近你、親近你、跟隨你。總是給他機會，他便總是跟隨；永遠給他機會，他便永遠跟隨；只給一兩次的機會，他也只能跟一兩次；一次機會都不給人，就沒有人會跟隨。

人總會犯錯。人犯錯，也總會被指責、被批評、被輕視、被排斥，甚至被懲罰。如果人犯錯，被包容、被原諒、被遮掩、被洗淨、被愛，他會怎麼樣呢？

人犯的錯，用來批評打擊，便是硬冷的木棍；用來團結和愛，便是甜蜜的甘蔗。

人犯了錯，可能離心離德，也可能同心同德；可能疏遠，也可能更緊密。不是錯的本身有這樣的功能，而是你對犯錯者的態度決定。

我們犯的錯還少嗎？為什麼我們喜歡念佛，念念不忘？是因為我心虔誠，有功德，總是做正確的事，從不犯錯嗎？不！恰恰是我們造罪造業，惹了大禍，惹下沒人能替我們扛得起的大禍，彌陀說：「來！我保護你，我救你，我替你的罪，擔你的過」，我們這才念佛。我們念了佛，就不再犯錯了嗎？還是犯，還是貪瞋癡，但佛有捨棄我們嗎？有稍稍一點的皺眉嗎？還是一樣地愛我們！彌陀一次又一次地給我們機會，我們也是一次又一次地犯錯，但我們的心卻離彌陀愈來愈近了，愈加依戀不捨。

錯是繩索，牽在閻羅手裡，我們就慘了；牽在彌陀手中，我們就安了。彌陀因我們的罪，把我們牽得更緊，讓我們無法逃脫。經言：「光明遍照十

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我們為什麼修不起聖道法門？因為聖道法門有鐵定的因果律，「你的因果你承擔」，不會給任何人一點點犯錯的機會，我們能翻過這因果的高山嗎？

我們自己已經念佛了，就不要再引入到因果這座高山，讓他翻過去，他必定會壓死在因果的重石之下，我們也不必指因果的重石恐嚇他，只要引他將因果的繩交到彌陀手中。因果是有的，因果不虛，沒有因果，彌陀如何能牽住我們呢？

初念佛的人，往往驚魂不定，誤以為牽繩的彌陀佛是閻羅王，便大喊著要掙脫，必定要經過數次甚至無數次的誤解才能心安，才會乖乖就範。

「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這兩句話我們要經常想，經常思維，深入思維。我們要如何對待弟子、道友、蓮友、部屬、親友？也許一輩子，我們連一件自己覺得像樣的善行也做不出來，但我們去想佛，想模仿佛，按佛給我的給人，我們就會得無上的利益。

火宅愚人

房子著火了，消防員衝破火牆、濃煙進入房間，看見兩個人，拉著他們就要走，但那兩人卻留消防員替他們評理——誰對誰錯。

「火很大，救命要緊，對錯都沒關係，趕緊走吧！」

「啊？你怎麼說對錯沒關係？怎麼能沒有善惡是非呢？就他那麼惡，你也要救嗎？」其中一人很不悅地反問。

「你才惡呢！像他這樣的惡人也救，我寧願不出去，我才不想和他在一起。」另一人也毫不示弱。

嗚呼眾生，聞彌陀救度，戲論紛然，執善執惡，爭是論非，正如上面的火宅愚人。

《法華經》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大經》說：「世人薄俗，共諍不急之事」，是非對錯真的那麼重要嗎？

佛是來救人的，不是要留在火宅替人評理的。

佛沒有時間、沒有心情來為眾生辨善惡，那不是佛的本懷、佛的慈悲。

佛教雖然也說善惡、報應，但那正如電視科教片《動物世界》節目中，解說員說到海裡的魚、地上螞蟻的生活一樣，只是客觀場景的描述，並不代表人要過這樣的日子，或在教導蟲魚要怎麼過。

解決問題與取消問題

解決問題不如取消問題。

認為這是問題：「這個人不好，我要教訓他。這件事不理想，我要改變它……」這才有了問題，也才要解決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先無事找事造出問題，然後尋求解決。

換一個角度，「這個人雖然有缺點，但在他只能如此，他就是這樣，他已經這樣。這樣只是結局，本身並不是問題，也沒有問題；一張紙有問題嗎？一棵樹、一塊石頭、一片雲，它們就以當下的狀態存在著，有什麼問題嗎？」摘下問題的眼鏡，世界原本沒有問題。世界有了問題又豈是我小民、凡夫俗子能解決的？釋迦佛不是為此來入娑婆的嗎？彌陀佛不是為此而成佛的嗎？既然有諸佛菩薩來解決問題，終究還是沒問題。

當你不認為人不好、事不好，而以一切皆是恰到好處，因緣所成，全然接受，也就取消了所謂的問題。當一切的人事不成為問題時，該轉變時自然順緣而轉變，而且必然轉向有序，這就是無為而治。

要如何才能取消問題？唯有愛！

愛是不會盯住對方問題的，愛只是愛，愛只看見愛，看不見問題，如光只見光，見不到暗，愛掩蓋問題，取消了問題。在愛裡，一切都沒有問題。

如何才有愛？唯有信受彌陀救度！

心有活眼

心中有活眼，腳下才有活路。心無活眼，唯有死路，心死一切死。

什麼是活眼？

空是心的活眼。苦、空、無常、無我，是活眼。觀四念處，煩慮自消。

空就是無事，有事也無事，萬事投進去，立即化為空無。

謙是心的活眼。謙是虛心。

愛心是活眼。愛能消融一切。

機深信是活眼。自覺愚惡過於他人，毫無資格計較他人。

念佛是活眼。南無阿彌陀佛包容一切，這句佛號有什麼消不了！萬事盡化為無，一切煩惱皆消。

我執我見、自私自利堵塞心靈，成為死心。

修心

電燈不亮了，家俱損壞了，汽車故障了，身體生病了，都需要修理，也都會找專業的修理人員。

人心是最複雜、最精密、最靈敏、最珍貴、最脆弱的物件、機器，心煩惱了，受傷了，患無明病了，靠我們自己能修好嗎？還是請阿彌陀佛這位專業「修理大師」呢？

慈悲無邪正

有人問：「惡人念佛也得往生，是不是類似邪說？」

可憐凡夫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能夠分辨正邪，不知自己完全埋在邪見中。

阿彌陀佛的慈悲沒有邪，邪的是自己這顆心容不得正法。

人有邪正，心有邪正，事有邪正，法有邪正，一切有邪正，沒聽說慈悲有邪正。

慈悲走遍天下

有理、有力、有錢、有權、有勇、有謀，都不能通行天下，即使合起來也不能通行天下。因為這些都有比較，都有對立，都有障礙。唯有慈悲通行天下，因為慈悲無敵。假使有人特意要與慈悲為敵，慈悲仍然無敵；因為是慈悲，慈悲包容一切，如空含萬象。世間任何事物，有能與空為敵的嗎？

沒有人不需要慈悲，沒有人不歡迎慈悲。慈悲還沒有來，所有的人已經在心中盼望了。慈悲一來，人人心歡喜；慈悲若去，人人心憂愁。

世間的一切，再好，都會讓人膩味、厭倦，慈悲卻不會。

多些慈悲，少些道理

嘗聞「有理走遍天下」，一度信以為真。然有理並不能走遍天下。如雖有理，若無力，遇到強權，即行不通；或雖有理也有力，然人不信服，也行不通。而且，有理的標準是什麼呢？又是誰來定標準呢？如果由我們自己來定，無疑我們總是有理的，但人卻不服；若由對方來定，他又總是有理的，我們又不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家庭有吵不完的嘴，世間有打不完的官司，國家有打不完的仗。這樣來說，有理不僅不能走遍天下，反而攪得天下大亂，可謂寸步難行。

那麼不講理，行嗎？恐怕更加不行。

最好多講一些慈悲，少講一些道理。唯慈悲不講道理，要講理即非慈悲。對方無理才需要我們慈悲，對方有理何需我們慈悲？阿彌陀佛慈悲，所以他不與眾生論理，不看眾生對錯，一味平等救度，絕對不會拿大帽子壓人，上綱上線。

家庭多一些慈悲，少一些道理，家庭必和。

社會多一些慈悲，少一些道理，社會必和。

世界多一些慈悲，少一些道理，世界必和。

然這一切都要從我心開始。

我心多一些慈悲，少一些道理，我心必和。

慈悲由近及遠

慈悲本來是無分別的，所謂冤親平等，但此境非一蹴可就。

佛菩薩之慈悲，如日光，普照大地；凡夫人之慈悲，如燈光，先照室內，後達庭際。

請從近始。先調伏我們的心，讓它平靜安和，自有喜悅。假如失去安和，乃至總在嫉妒、憤恨、猜疑、計較等負面情緒中，就是對自己這顆心太不慈悲了，受傷的當然是自己。

然後慈及他人，家人、友人、同事、路人，由近向遠，為必然之理。

在家人說：「我就是和家人搞不好。」也有出家人，信眾的缺點都能包容，同住一寺的道友有所不足，怎麼也看不過。此皆違慈背理。

問：如何調伏自己的心？

答：常住機深信，常念彌陀名，久久自調。

做事與做人

二〇一一年十月四日，高中畢業三十週年聚會，老師、同學們共有幾十人，都來到弘願寺，大家參觀、座談，然後用齋。

八十六歲的龔萌萌老師說：「我們老了，不能做事了，但還可以做人，做一個有愛心的人，一個有慈悲的人。」誠哉斯言！

做事是有限的，做人卻無限。不要在做事中迷失了做人，而要以做一個有愛心、有慈悲的人來引導做事。假使一個人事業做得很大，很成功，卻缺少愛心，不能說他是一個成功人士。又假使一個人並沒有顯赫的事業、名聲，卻有豐富的愛心，他必獲眾人敬愛。

人往往因為年老，無所事事，便陷入消極、孤獨；若知做人，則任何年齡段、任何身體狀態下，都可以活得很充實，甚至愈是老年，就愈是慈祥，如同熟透的水果掛在枝頭，那是一種豐收成熟、安靜滿足的美。

用愛的眼睛看世界

用愛的眼睛看世界，世界便充滿愛。

心中有愛的人，到處都是愛。

心中有愛，世界便充滿愛。世界只是你的心，你的心怎麼樣，你的世界便怎麼樣。

愛，不要求別人。愛，是圓滿自己。

愛，與別人發生的唯一關涉，便是愛他；此外更無任何關係。

愛，單純，也使一切單純。在愛中，一切的智謀、伎倆都無用。

愛與被愛之間，唯有愛。

當彌陀向我們輸送大愛的時候，我們還要說什麼呢？還要想什麼呢？說什麼、想什麼都是多餘的，我們只要接受彌陀的愛。

凡說的、想的，開口的、沒有開口的，動念的及還未動念的，不過是煩

惱、邪見、顛倒、虛妄想像，疑惑，恐懼，自生不安，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其實皆無必要，也不存在。讓這一切坦然暴露在彌陀的光中。這樣一切就都簡單了。

眾生的眼是犀利的，眾生的心是挑揀的，除了愛，沒有人能經得起眾人的挑揀。甲說好，贊同；乙則不悅，反對。附和一，必得罪另一。唯有愛是全方位平等，故能經全方位挑揀。

愛如虛空，比虛空還虛空，能容一切。

虛空容了甲物的同時，便不能容乙物。愛則同時容甲又容乙，乃至相互敵對的，在愛中皆得和諧相處。

愛是永遠無錯，你對，你對，你也對。

四、凡事正面思維



Amitabha

自覺愚惡，就能接受彌陀的慈悲；
接受彌陀的慈悲就會對自己與他人有愛及憐憫；
內心有愛與憐憫就會凡事正面思維；
凡事正面思維就能化兇為吉，化敵為友，化難為易。

凡事正面思維

凡事正面思維，不僅僅是方法，而是以愛心為根本，因為愛心不忍心、不會負面思維。

愛心如同炭火，時刻向周圍散發熱量，所以能凡事正面思維。

缺乏愛心如同冰塊，時刻散出冷氣，也就凡事負面思維。

讓正面思維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定式，一種堅定、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種自然的本能反應，必須內心具有佛法的慈悲。

自覺愚惡，就能接受彌陀的慈悲；接受彌陀的慈悲就會對自己與他人有愛及憐憫，內心有愛與憐憫就會凡事正面思維；凡事正面思維就能化凶為吉，化敵為友，化難為易。

心是總駕駛

負面的思維、預先過度提防戒備的心理，等於是安了一個壞的程式，事先定了一個調子：「這件事一定難辦，這個人一定難纏，這個部門一定不友好。」而萬法唯心，心是萬法的總設計，心力愈強，念頭愈深，事情便愈會「順利」地按照心設定的程式走下去。如同開車，心是萬法的總駕駛，直到事情被自己的心駕駛到了末路，這時它會說：「看！果然，我早料到了！」不知所謂的客觀事實，一切正是我們的心造成的。

相反，正面的思維、積極的心理，總能帶來好運、貴人、好結果。種何因得何果，無窮因果一念心，這是佛說的真理。正反兩方面，無一不在印證這個真理。世間也說：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心靈平靜

心靈平靜是天賜的人生享受。

它不需要任何條件，只要你存在，並明知其存在。

心靈平靜即是觀自在。

念佛讓我們心靈平靜，明察自我，信心百倍，充滿力量，故經說：念佛者，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

金錢、愛情、性、權力、名利、娛樂、麻醉品，人們孜孜追求這些，而擾亂、破壞心靈的平靜，實在是太可惜了。

心靈病毒

一切負面的信息，皆是心靈病毒，被此病毒感染，定生負面情緒。

見聞負面的信息，心中不認可，心就不會被病毒所侵。然而諺語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人心總是趨向負面，聽到有人說我不好，有人對我不好，很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從而產生負面情緒。如能抱持「他不會如此，定有某種原因，一定是我的錯」的想法，不僅是厚道待人，實也是厚待自心。

凡事為對方著想，即是防毒。

凡事認自己的不是，即是排毒。

凡事感恩，即是殺毒，乃至轉毒為良。

常能念佛，對他人恩慈體貼，自心謙卑柔和，百毒不侵。

語言的力量

語言不僅僅是心的聲音，還是心的使者，心的化身，心的手，心的加長機械臂。

心裡想請某人送杯水，水並不會到嘴邊；口中說出來，就有人送水來。

我們說的話被百千萬人聽到，我們的心也就分出百千萬隻手。陽光正面的話語，會取來陽光正面的能量，瞬間我們的正能量便會增長千萬倍；陰暗負面的話，必然取回陰暗負面的能量，我們的心也就愈來愈黑暗，愈來愈沮喪了，負面的話被一萬個人聽到，你會收到一萬倍的負面回報。

我們要愛護我們那顆脆弱的心，就不要說難過的話。再傷心，再委屈，再難過，也要咬緊嘴唇說「好，一切都很好」，當我們說好、說愛時，壞的也能變好，死的也能變活。在愛心的語言中，身體即使死去，心卻乘著愛的

話語升入天國，這便是語言的力量。語言能讓人升天，也能讓人入地，端看你說什麼話。如果我們念佛，佛的名字一定送我們到佛國。

語言是心的乘載工具，你說什麼話，這句話就會送你到什麼地方。

請記住，千萬不要說抱怨的話，那只會讓我們墮落；只說積極的、鼓勵的、感恩的話，你會有不可思議的好運。

也許會做事不如會說話。

信任

不必猜人家的話，人家說「不」就認為「不」，說「是」就認為「是」；也不讓人家猜我們的話，這樣活著會輕鬆。人人都能如此，則天下少了多少事！

佛門裡常說「直心是道場」，人心彎曲不好。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信任一個人，就全信任。如果有一天發現他不足為信，則立即改正，也並不認為以前信任就錯了，或者虧本了。活在坦直與信任當中，哪怕三年後發覺被騙，至少三年過了安心日子，何苦提防著過三年呢？

信任一個人，其實不在於對方值不值得信任，而是在於我們有沒有一顆信任他人的心，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本錢或力量承擔這份信任。信任他人，首先是能信任的人的高貴德行。信任，與愛、寬容、慈悲很接近，我們不可能在慈悲人的時候，會懷疑他，或提防他。

二十年前讀書的時候，一次因為乘坐三輪車，莫名其妙地懷疑車夫會多要我的錢，而與他討價還價，後來他說：「你這個人，連人都不相信，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真的非常感恩他的這句話，當時令我非常慚愧，而一直記著。寧願信任對方而受騙，不願預先提防對方，這便成了我的原則。說來也怪，二十多年了，我從這句話得了很多好處，並沒有被人騙。

如果我們用信任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就值得信任；如果我們用猜疑的眼光看世界，就會發現猜疑都很合理。這是一個人的認識角度、取向不同，怎麼看都有理，那又何苦不用信任的眼光呢？古人說：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今也可說：信任樂得為信任，猜疑枉自為猜疑。

世俗見解要轉為佛法知見才好。世法與佛法雖不矛盾，但世法必須歸入佛法的範圍。為法而活，活著才有意義，身口意三業、私情，全部奉獻給彌陀，並不留一點自留地私下享用。

溝通

人際交往，溝通很重要。可以用語言溝通，也可以用行動溝通，但最好的溝通，是放開自己的心量。

所謂放開心量，就是對方怎麼樣都可以。也就是不用溝通的溝通，全方位溝通。比如有道路，即有交通堵塞；若全方位，隨處皆可行車，即不會有交通堵塞。

和如琴瑟

一根琴弦，必須兩頭固定，輕輕撥動中間的弦，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假如只固定一頭，聖手也彈不出樂音。人際合作也一樣，必須互相獨立，以信任之弦相連，無事時只是寂靜，有事時即能和諧共振。缺少信任或缺少獨立，皆不成。

古語以「和如琴瑟」比喻夫妻之平等、平權，相互獨立、信任之合作關係，確有深義。

無他

「站在對方立場考慮，把好處讓給他人。要愛他人，原諒他人。」這些話都是方便說。其實沒有他，只有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我」當中，「他」是進不來的。蘋果就是蘋果，蘋果中沒有梨。

愛他人嗎？其實是愛自己，他人也是自己的他人，不是他人的他人。如不想愛自己，就可以不愛他人。愛人還是愛己，愛己才要愛人。

不怨恨人，其實是不怨恨己。

對別人笑，其實是對自己笑。

給別人好，其實是給自己好。

因為沒有他人，他人就是我，或我的一部分。

不是過了多少年月，果報轉迴來自己才得好處，而是當下已得好處。

比如恨人，人未必有損，我則當下受傷；愛人，雖人未必知，我則當下心
中溫暖。

既然一體之中，手和腳不能分；一心之中，他和我又怎麼能分呢？佛說無我，凡夫做不到，試試從無他做起。

是對是錯

發生爭執時，各人都以自己是對的，而以對方為錯，自然可以說出許多理由。

其實不必細究事情原委，只要看看我們的心。

如果一個人的心慈悲柔軟、心平氣和，所言必定中肯；如果情緒很重，對人事的看法必然偏頗，即使人皆以為有理，也已深埋錯根。

批評與溝通

做一件事，要允許別人有不同的看法，允許別人批評，甚至是非理的批評。

凡是評論的，都是關注我們的。集思廣益，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但若沒有不同的聲音，就不可能集思廣益。

發表意見者，總是站在他個人的立場，未必站在我們的立場。如果有必要，可以溝通。統一立場，則必然統一認識。如果不能溝通，或沒必要，也可以不溝通而任之，這時所傳遞的資訊是：你的看法站在你的立場上是正確的，我聽到了，但我不準備採納。

高調與低調

做事，有人習慣高調，有人習慣低調，哪一種更好呢？只要能成事，都好。

低調，節省能量，不招人嫉；高調，耗費能量，易招人嫉。

為個人，宜低調；為法門，為大眾，有時要高調。

比如兩三私友敘談，只宜輕聲和語；若要廣集大眾，必須引吭高聲，不高不足以傳遠也。

團體中，每個人的性格以及所處的位置不同，有人適宜唱高調，有人適宜唱低調。只要同調，配合好，就會如同交響樂的和聲，有特別好的效果。

耐煩

耐力，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一時的衝動並不難，長久的堅持才可貴。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一生憂苦，最後微笑，也是最燦爛的微笑。

慈悲的人一定有耐心，沒有耐心的人一定不慈悲。

閒時要耐得寂寞，忙時要耐得煩細。不耐煩，總想快，以為可以省掉、躲掉，不知總也省不了、躲不掉；不過今日省到明日，張三讓給李四，增加幾道手續、繞幾個圈子而已。只有耐得，事情才可以過去。

不耐煩，不能消業；能耐煩，才能消業。

耐能消業，業消則事了，不消永不了。

躲不是辦法，急不是辦法，敷衍不是辦法，耐得才是辦法。

耐出涵養，耐出慈悲，耐出安詳，耐出自在，耐出福報，耐出智慧，耐出成功。

能耐煩，便能增福報；不耐煩，福報消了都不知道。

忍辱波羅蜜

形容一個人忍辱好，常常說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樣當然不易；但雖不還，如果還有受，仍非究竟。比如用手打門，門雖不還手，可是受了打，門也壞了，手也傷了，自他雙損。必須是不還而且不受，讓對方沒有施力點，化於無形，才算究竟。這樣唯有「空」。

如向虛空揮拳，虛空是真正的打不還手，因為它不受。

聖人證悟空性，心如虛空，雖遇人打罵，內心不曾有半點受打受罵，故說「忍辱波羅蜜，即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不計較

受人羞辱、親人離世、三餐不濟，因而煩惱，這是合理的；情緒化，胡思亂想而生煩惱，為非理煩惱。人之煩惱，十之九成是非理的。不計較，縱然不能解決所有的煩惱，也能解決一大半的煩惱。好計較的人是窮人，不計較的人富足。計較錢財，計較感情，計較公平合理……不論計較什麼，都是因為窮——身窮心窮。

肯吃虧

肯吃虧，是人生幸福的萬能金鑰、不二法門。吃虧恰恰佔便宜，佔便宜恰恰吃虧，奇妙難思。

人虧天補。上天自有一桿秤。天補的，誰也拿不走；天沒補，說明沒吃虧。天秤比人秤準，天心比人心平。莫怨老天不靈。

聰明人，看準了便宜想占，恰如蒼蠅撞玻璃。靠聰明求福，恰似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傻一點好。傻人有傻福，因為他不懂得分別，不會計較。

吃虧是福

吃虧是福。一天沒有吃到虧，一天沒有修到福。

福有正報與依報：正報即是身心，這是根本的福；依報即受用環境，這是枝末的福；損害身心健康安樂，來換取衣食環境的享受，是本末倒置；身體多病，躺臥金床也不會快樂；心有苦惱，坐擁金山也沒有幸福。

虧大福大

吃虧是福，吃小虧是小福，吃大虧是大福。

比如栽小樹只須小坑，栽大樹必須大坑。

一個人，明明人家做成大坑，他能心甘情願、無怨無悔跳進去，說明他是大人物；有人為你挖大坑，說明你是大人物。

有多大的福報，便能吃多大的虧；能吃多大的虧，便有多大的福報：吃虧是衡量福報多少的秤。

器量

器量乃盛才之具。器成大才，器小才也小。

器小才大，命多早夭；如樹高根淺，必遭摧覆。

真正有器量的人，只見其器量，不見其才華；因其以天下人才華為其才華。如虛空，空空無所有，日月星辰盡在其中。

世間事業也好，弘法利生也好，端在一個人的器量與見識，非只一時熱情衝動而已。如燃柴，大木漸燃而持久，蓬草頓旺而立熄。

牛蹄之水不可望大海真龍，薄冰豈能承萬鈞之重？

無事

事簡單，情複雜，於是事情才複雜。

無事，並非偷懶不做事，而是安守本位，不妄生計較。有事不拒事，無事不找事。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情執為主，情緒用事，即是庸人。無事生事，即是自擾。一般人不能做到無事，總要無事找事。

道場以無事為興隆，人心以無事為安樂。無事真太平，無事閒道人。

做個閒人

「閒人」並非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而是心底悠閒，處事淡然，從容不驚。

閒萬事閒。領導心閒，部屬會輕鬆，事業會發達。現在的人都很忙，一萬人中沒有一兩個心閒的。

做個閒人，不亦樂乎！

不要管閒事

「閒事」是說事不重要、不急迫，悠悠閒閒。當任其自生自滅，不要妄加心力。

其實，事都是閒的，會依照因緣法則自然展開，不早不遲，「急迫」「重要」都是人為加上去的觀念。

人的主觀意識會促成因緣的變化，若隨順事物的本來規律，就不會覺得太吃力，而有正面的效果；否則吃力不討好，閒事管成忙事，易事管成難事，反而怨嘆說：「事情怎麼這麼難辦！」

因緣

一切皆由因緣成就。因緣和合，日月星辰都能成；因緣不具，一粒微塵也動不了。

懂得因緣的人，不會驕慢，也不會沮喪；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懂得因緣的人，會謙卑，會感恩，會惜福。他知道，「我」不算什麼。

因緣成事，無為而治。天上的日月，沒人安排，運行不息；人造的鐘錶，精心維護，經常罷工。

自我渺小無力，因緣偉大萬能。不要人為干擾因緣的運行。自以為是——自己以為是真理的標準，必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謙虛通達無我，驕慢等於愚癡。

以持久的耐心，靜待因緣；

以明晰的智慧，觀察因緣；

以敏感的直覺，把握因緣；

以不竭的願力，促成因緣；

以堅實的行動，隨順因緣。

阻礙

水遇幽潭，才有深度，靜淵澄澈，明照萬物；遇大壩，才能提高，積蓄能量，一瀉千里。人生路上，暗的阻礙如幽潭，耐著性子把它注滿，自然增加涵養；明的阻礙如大壩，精進不息，日積月累，水準自然提高。

有時要及時排除阻礙，有時不妨慢慢悠悠地享受阻礙，乃至善用阻礙、隨順阻礙，走出一番新天地。

凡事無礙

身也好，心也好，有礙就會有病，所以一般人凡事都求無礙。但有礙也並非都不好。比如長江被大壩截流，因為有礙才會發電，無礙即不能發電。

又如子彈因為有槍膛的阻礙，才能射遠，無礙即不能射遠。

弘法也一樣，有礙才能積蓄能量，無礙即不能積蓄能量；突破障礙即能弘法遍遠，沒有障礙即不能達於遍遠。

在彌陀，凡事無礙。有礙也是無礙，有礙反而是成全。

取消訂單

我們可以祈求彌陀不要發生不好的事，但更要相信即使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彌陀也和我們在一起。既然佛與我們同在，即使有什麼不好的事又如何呢？自有彌陀去應對，所以不用緊張。

擔心明天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因而心生緊張，無異是向不好的事預下訂單。人生很多不幸都是我們預下訂單訂來的。何不取消訂單，當下念佛，

活在彌陀的光中。至於明天會如何，自有彌陀來應付。

甘心順受

有人謗辱，是最大的成全、最大的恩惠，如同端送金元寶給我們；甘心順受，積福甚大，消業甚多。

挫折、失敗，只要甘心承受，便如吃苦瓜，先苦後甜。

不斷吃苦的人，是因為他每吃一次苦，又吐了出來。假如老老實實把苦吞進肚裡，非但不會再吃第二遍苦，還能釋放巨大的正能量。

隨遇而安

外在看似一切如意，但心不安，即是苦；外在看似一切不如意，可是心安，即不苦。

心要如何安？隨遇而安。隨時，隨處，遇何境即安於何境。遇富貴安於富貴，遇貧賤安於貧賤。

若沒有阿彌陀佛，自能心安，那是聖人；有了阿彌陀佛，心仍不安，是自局己分。

成績單

職場中人看重的是工作成績，以及如何與老闆、同事打交道，這樣就是

機器人。要做一個活生生的人，努力工作，但不要太在乎成績單，而是從內心深處關注周圍的人，從內心深處發出愛的念波。

成績單是表淺的交往，愛心才是真正的交流。

有愛心就會吸引人，被愛心吸引的人會忘記你的成績單。這個人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夠好，我們都喜歡他。

火與柴

火種與柴合作，共成大火。

柴說：「大火完全是我的功勞，我體積大、重量多。你只是那麼一星點而已，重量、體積不及我的千萬分之一。」

火種笑著回應說：「是的，我只是一星點。重量、體積誠然不能與柴兄

相比；不過，有智慧的人應該不會計較我的重量及體積。」

有人按體積、重量衡量火種與柴的貢獻大小，火種幾乎忽略不計，接近於零。

對此，火種並無意見，因為滿山的柴都已成了火。

揚長避短

長處要發揚，短處要迴避。避是迴避、遮避。

為什麼不說改正、修正、消除、消滅之類的詞？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缺點、短處有時與生俱來，要改正甚至消滅是很困難的，甚至長短相形並生——短處沒有了，消滅了，長處也不存在了。

故只可揚其長而避其短。也就是說，短處可以繼續存在，不必修改，只

要善巧抑制。

自處、用人，皆要揚長避短，而不能刻意求全，求全責備。因人無完人，長短並生。

碗鉢對麥芒

一般人遇到不友善的心念言行，都會如針尖對麥芒一樣加以反擊。我們做不到如佛菩薩一樣虛空以對，廣大包容，但也不必針鋒相對，可學著心如碗鉢以對麥芒，寬之容之，柔之化之。

廚師

同樣的菜料，有人煮來好吃、營養、健康，有人卻做得難以下嚥，甚至吃下拉肚子。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精神廚師，每天採集人事資訊如同備料，經過大腦思維加工如同烹調。廚藝高超者知道如何選料、如何加工，心總是能品嘗到愉悅、健康的精神食品，為心靈成長提供正能量。而習慣負面思維的人，如同蹩腳的烹飪者，即使山珍海味，也讓他煮得一塌糊塗，他也只能天天吃自己所煮難以下嚥的垃圾，怎麼可能不生病呢。

負面思維如拙劣的廚師，讓我們的心常常吞食敗味；正面思維如高明的廚師，讓心常嘗美味。

資訊是原料，思維是烹飪，心是食客。自己採料，自己烹煮，自己享用，

你是不是優良的廚師，總是能為自心端上美味可口的佳餚？如果不是，這一門烹調手藝是否有必要好好學一學，要知道心可是每時每刻都在食用，遠不止一日三餐啊。何況自己才是自心的專用御廚，任何人替代不了。廚藝不過關，心就太苦了。

學會隨喜

「隨喜」，全稱「隨喜功德」，指見聞他人行善事功德，自己深生歡喜。

隨喜是佛門重要而善巧的修持方法，《華嚴經》普賢十大願即列有「隨喜功德」，《法華經》有「隨喜功德品」。

比如有人善於講經說法，我嘴笨，記憶力又差，不能講經說法，但真心擁護他、讚歎他，內心為他歡喜，這樣對方講經說法的功德我也得到了。其他如出資建寺、助印、助念等，我雖沒時間、沒錢財、沒機會一一去做，但

只要一隨喜，這些功德也都得到，而且與身體力行者完全相等，一點都不減少。

隨喜如同打開心的口袋，遇什麼善事功德便裝進什麼功德，真正無本萬利。

每一個人都是有局限的，隨喜可以及時嫁接他人的長處、善功，彌補自己的不足，故菩薩修行十分注重隨喜這一課。

世間人每每見他人長才，不是隨喜，而是毀謗、批評、打壓，主要是嫉妒心理作怪。

很多佛弟子很會修隨喜法門，見他人善行，樂於點讚。不過也有人嫉妒心重，聽到說他人好便心生不悅，頭扭向一邊；或礙於情理，口中說好，其實言不由衷，心裡認為對方也不怎麼樣，總是把人家的優點、善功悄悄打了很大的折扣。另有人在無關緊要時知道隨喜，一旦涉及自己的「核心利益」，便排拒心很強，其實只那麼一點點心的念頭而已，把這一點點拿開，心胸頓

開，人家的也就是你的，何樂不為！

再者錯誤的知見、缺乏慈悲心都會障礙隨喜。比如聞說阿彌陀佛救度惡逆眾生往生淨土，照理我們應當隨喜惡人被救，不至下地獄受苦，隨喜彌陀慈悲，又得一人成佛。但有人卻歡喜不起來，而是憂心忡忡地說：「這樣是否會鼓勵人造惡呢？」

隨喜會降伏我慢，破除我執，擴展心量，增長智慧，迅速修積廣大福德，我們要學會隨喜。

阻力

雪地行駛，司機往往會在車輪胎上套上厚厚的鐵鍊，問他為什麼，說是為了增加阻力。為什麼要增加阻力？這樣才安全，能夠負重爬升，否則雪地

打滑，根本沒法開，很容易翻倒山溝，拉重上山更不可能。

弘法也一樣，有些阻力反而安全，反而能負重爬升，形勢太順，難免輕飄摔跟頭；有時候外界阻力不夠，自己還要增加阻力。但這些都是阿彌陀佛說了算，背後有彌陀無形的手的運作。

怎麼知道那些批評的、責難的、毀謗的聲音，不是阿彌陀佛親手裹在輪胎上的鐵鍊呢？

佛法不可思議！彌陀救度之法，誰該聽到、誰不該聽到、誰能聽到幾分，一切恰到好處，不多不少。陽光催生萬物，不加功用，自然欣欣向榮，一派生機，佛光催熟眾生，也是如此。

聞謗

面對毀謗，可以如下處理：

一、自省

來謗是否有可取之處？是否有哪怕一點點的真實？即使全為虛妄，是否也有警示作用？我有没有有意無意謗毀他人？對自己不瞭解的，是否如謗者輕下評論？看他來謗，如何避免可能謗他之過？

二、不辯

來謗不實，只是謗者自造口業，與我無關，故不辯。

謗者需要找一個靶子，貼上標籤，以便放肆惡口。任其毀謗，終有盡時；若要揭去標籤，反被謗者粘住，本來虛的目標竟成實的目標，謗言無窮無盡。讓他謗他的標籤，我只在一邊觀看，或看也不看，何必理他，故不辯。

無風不起浪，來謗固不實，而由別事因緣，謗者情緒波動，必定要發洩

為快。若辯言止謗，謗者必更囂張；若不理不睬，彼既情緒發洩，恢復心理平衡，自然息謗，故不辯。

謗者早有自己定見，牢不可破，如戴有色眼鏡，千言萬語，盡情盡理，終是無用，故不辯。

三、涵養

將他謗言，緘默心中，如加涵蓋，不使外泄，漸漸溫養。受謗，是一個人成熟、成功必不可少因素。一個人一輩子不受人謗，或許是英卓之才，也可能是平庸之輩。

毀謗能涵養我們的好性情，能擴大我們的心量，能增長我們的慈悲，增加我們的憐憫，成就我們的忍辱，磨礪我們的般若智慧。毀謗最能消業，速疾消業，反能增福。

若過早地辯白，如上好處通通得不到。真有智者必定不會放棄利用毀謗增加涵養的機會。

四、歡喜

一般人稍遇毀謗，便生大苦惱，想趕緊洗白自己。其實，不僅不必生惱，反而應當歡喜；不僅不急於洗白，反而要「保黑」。

如果一輩子黑呢？一輩子黑也沒啥。我們不是聖人，本來就沒有那麼乾淨。古往今來一輩子黑的人多的是，今天我有緣一輩子黑又有何妨。到了淨土自然白。這裡是穢土，染污不淨，黑白都是假名，何必費心思口舌在洗白上。

若能歡喜默受毀謗，便能消業免禍，去障增福。好機會到了，焉能不喜。特別是如果因為弘揚彌陀救度而遭毀謗，更要想到：這是彌陀額外的恩寵加福。為彌陀做事，彌陀什麼時候虧待過一心一意為他做事的人！不是彌陀的加福，恐怕我們一輩子沾不上他人的口。

如果生惱，便是將好處關在門外。

五、感恩

毀謗的人自己造下重大惡業，卻成全了我們的福德，如同他落於井底，卻將我們托起，所以要心生憐憫與感恩。

但這種感恩只能默默藏在心中，憐憫也無法表達。

六、明理

雖然絕大多數情形下，面對毀謗，不理不辯，聽之任之，是為上策。但在有些情況下，不得不如理申明，以免大眾誤受視聽，而斷絕其佛法善種。這就需要申明道理，周告有緣。

申明道理必須：

- (一) 從慈悲心、憐憫心出發。
- (二) 合適的方式、語言、場所、對象，避免引起更多競諍。
- (三) 理性不情緒，冷靜而客觀。

九不辯

成語說「受謗不辯」，但其實沒有受謗的問題，有受謗就一定有辯，因為感覺到受謗，豈不就是辯？只不過沒有發之於口。

不受謗有二：一、雖有謗而不受；二、不以為有謗。

今說不辯，有九：

一、忙不及辯。正事都忙不過來，哪有閒時間去辯白街巷是非呢？

二、微不值辯。草民，草芥一生，有什麼值得辯嗎？就是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值得辯的吧。

三、辯而無益。辯白有效果嗎？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四、辯而有損。對不信的人，辯一句，會招來百千句的不信。愈辯愈黑。

五、不辯自消。有人只想過口癮，說完就完了，他自己也不當真，一個巴掌拍不響，覺得無趣自然消停。

六、不辯有益。受謗最能增福消業，罪業凡夫被人說幾句，實在大有好處，大有必要，收藏都來不及，一辯白等於把寶送回去了。比如虛名大過實德，預埋禍端，此時就需要一些「謗毀」來沖抵虛名，達到平衡。

七、與己無關。很多情況下，人們需要找一個人作靶子，以發表自己的聲音，一方拼命抬升某人，另一方也就必定拼命踹踏。被說的人要是自己捲進去，必成風暴之眼，自找苦吃。其實這些好壞說辭與被說者毫無關係，就讓爭辯雙方鬧哄哄去吧！

八、彌陀知道。是亦南無阿彌陀佛，非也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是一切是非的總答案，有南無阿彌陀佛，還有什麼需要個人辯白呢？

九、為佛而辯。「罪業凡夫，沒有伏斷煩惱，不能大修功德，也非清淨持戒，只念一句佛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有這麼便宜的事嗎？」阿彌陀佛受此大汗，眾生蒙此無明，難道不需要我們為之辯明嗎？這一件事不辯明，其他的事都一一辯明了也沒什麼價值；這一件事辯明了，其他事皆稀裡

糊塗也沒什麼！何況此一事辯明，所有事無有不明的。比如太陽一出，萬物一片金色，仍然花紅葉綠，清清楚楚；假如太陽不出，在黑夜中，靠火石照明，縱然辨得一莖草，一片葉，又有什麼意義呢？

知人善任

每個人都有陽光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醜惡的一面。

當我們與人交往時，一定是陽光面感應陽光面，陰暗面感應陰暗面。也就是當我們以善意的、和悅的、陽光的心招呼對方時，對方也必定用善意的、和悅的、陽光的心來回應。不管他是自動的還是被動的，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是心甘情願的還是不心甘情願的，是滿懷真誠的還是扭捏作態的，他

只要回應就必須顯出和善陽光的一面，除非他迴避、逃走。當有人向我們微笑時，我們反而會回應以怒罵嗎？俗語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滿懷怒氣，正準備出手，一見對方笑臉，便怒火全消。

有人說某某是假善，其實不是假善，他只是不習慣於如何行善，正在艱難地模仿行善，可能他陰暗的物質更重一些，以致一時不能立即調轉為陽光面。這時我們更要幫助他、肯定他，堅固他的善心善行，而不是打擊、拋棄，使他立即反彈回陰暗面。

人心如球，善惡陰陽各占一半。仁人、賢人、聖人總是能將陽光面示人，並感得與他交往的人也都陽光起來。一般人善惡不定，如球有一個靈活的軸，人對我善，我以善應之以善，惡應之以惡，陰陽不定。而所謂的惡人，只是他的心軸比較僵化在陰暗的一面，需要更強有力地扳正。

如果對方以陰暗面對我，我則立即感知到並也戒備、提防，煩惱不快，打擊、拋棄，說明我們的心力太弱，心的陽氣不足，心的陽光軸、善軸、慈

悲軸太不堅固；我們即是被對方度到陰暗面了，而沒有把對方度到陽光面，成了輸家而不是贏家，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知道這些，當我們與人交往時就要：

- 一、發現他的陽光面，包容他的陰暗面；
- 二、盯住他的陽光面，以陽光的心對他；
- 三、定住他的陽光面，肯定他；
- 四、激勵他的陽光面，幫助他；
- 五、保持他的陽光面，堅固他。

對方若願意與我交往，則日久必受我化；若不願與我交往，則也必不交惡，所謂逢凶化吉即在其中。

如此知人善任，不僅能盡力地發揮一個人的長處，實際上也醫治了對方靈性上的缺失，而變得人格健全，陽光健康。

交善與交惡

常常聽說某某人不好打交道，某某人心惡；及至交往之後，發現並非如此，反而有很多的優點、擅長。

難道先前的人在故意說謊？那也不是。因為人心是多面的，善惡陰陽交互存在；人心是靈變的，隨人事因緣，變化不居。

這就有所謂交善與交惡。必須雙方皆善，才有交善；雙方皆惡，才能交惡。善與惡單面是不會交集的。

當我們以對方不好、不友善，我們的心也是惡的；對方必然以惡與我相交，則禍事存焉。當我們以和善與對方相交時，對方不交則已，交則必善，則禍遠福存。

所謂吉人自有天相，仁者無敵，大概此中隱含一二吧。

業障

心不單純，凡事自己做主，盤心思，動腦筋，就是業障。

凡事彌陀做主，凡事師父做主，凡事大眾做主，凡事因緣做主，自己只做癡人，就是福慧。

佛不管理

現在都說「管理」，管理制度，管理人才，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績效……寺院當然也離不開管理，但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佛有什麼管理。佛管理僧團？管理信眾？那簡直不可想像。佛不管理，只有教化與調伏，以智慧教育，以慈悲感化，以善巧力調御，以方便力降伏。佛陀雖制定了戒律，但也只是調伏大眾。

其實，人都不喜歡被管理，但卻樂於受調伏。因管理是外在強制的束縛，而調伏則可以激發內在自覺的力量。只是，要調伏他人，先要調伏自己。

調伏自心

自心不調伏，而欲調伏他人，無有是處；自心調伏，而不能調伏他人者，也無有是處。

高聲現威，耍脾氣，使手段，運計謀都不能調伏他人。唯有自心調伏了，就會發現其實大眾都很聽話，很隨順，即使有冥頑不靈者，只會增長我們的悲愍，而不會生惱怒，受傷害。

心是相通的，甚至相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怎麼調伏自心，就怎麼調伏他人。

五、念佛真好



Amitabha

卑微的人，
有佛念，一切心滿意足。

念佛真好

念佛真好，因為念佛沒用——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不能當錢用。啊，沒有世間一切作用的念佛是多麼好啊！

以世間的眼光看不出念佛有什麼現實的用途，可說念佛全然無用，那不正說明念佛是超越世間的一切的嗎？

在這世間有用的，必屬於這個世界，被這個世界掌控，隨這個世界一起沉沒滅亡；念佛卻不會。

電腦有電腦的用，桌子有桌子的用，天有天的用，地有地的用，陽光有陽光的用，空氣有空氣的用，風有風的用，水有水的用，樹有樹的用，草有草的用。

念佛無這一切的用，但這所有一切的用加起來也代替不了念佛的用，也大不過念佛的用。

念佛的用，是因為它不沾染這世間的一切，所以才能救我們到淨土。假如念佛能當吃、當喝，那豈不成了世間之物，又有什麼尊貴呢？

不可比

經言：「滿四天下七寶，以用布施供養諸佛聖人並一切眾生，不如稱阿彌陀佛一口，所得功德不可為比。」

對此，人多以為難信。今舉世間類似之事。

比如人在窒息時，地球上所有的財富，不如一口呼吸。

又比如在太空中探測到兩個星球，一個滿是稀有礦產，另一個有生命，則後者的意義完全不可比。

一聲阿彌陀佛，是救贖我們法身慧命的空氣、陽光、水，非一切有為功德可比。

比如有了生命，財富等一切才有意義。有阿彌陀佛，一切善行功德才有意義。

易

易有三易：不易、變易、簡易。

念佛法門，三易具足：彌陀救度，永不改變，是不易；念佛成佛，瓦礫變金，是變易；一句彌陀，不夾其餘，是簡易。

六字名號與五臟六腑

念佛人，六字為心，周身流動彌陀慈悲的血液；

六字為肝，再如何強盛的貪瞋癡三毒，自有彌陀為我們解毒；

六字為膽，不懼閻羅勾魂使者；

六字為肺，雖在娑婆，呼吸極樂清新的空氣；

六字為胃，消化一切煩惱，資益功德法身。

六字，將心、肝、脾、肺換個遍；六字，令不謝色身獲法身。

彌陀在我身中活，彌陀從我心中生，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現生不退，平生業成。

念佛四大助

根機猛利的人，一聞念佛便能相續到底，不必他助。但大多數人都是懈怠根機，怠惰種子，初聞歡喜易，恆久持續難，念過一陣漸漸也就不念了。茲說念佛四大助，能令念佛畢竟相續不退。

一、勤聞法。二、多為法門做事。三、在團體中。四、緊隨善知識。

譬如小樹初栽，得四面護持，遇風不倒，至根深幹固，自然用不著扶木。勤於聞法，自然有法喜，念佛有動力，別解別行、異學異見之人不能動搖。聞法不深，念佛乏力，懶勁膨脹，別解別行、異學異見之風一吹即動，往往不出半年，當初信誓旦旦，今日全然不見。

為法門做事能牽心在法中，有張有弛，有靜有動，增福增慧。肌肉、身體要鍛煉，心也要鍛煉，做事就是鍛煉，愈練愈強，愈練愈能成熟念佛善種。為法門做事，再多也不會耽擱念佛，以為做事多即誤念佛是偷懶的藉口，沒見他們不做事時全用心在念佛上，反而分心多處，不如為法門做事，聚心於法相關事業之上，既積福德，又助順念佛。

團體有扶助力，同願同行，彼此相幫。如大雁群飛，互相借力，又如眾枝相燃，獨火早熄，一隻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不能斷。

善知識能及時開導正道，堅固信心，見聞瞻敬，指歸念佛。

以上不能得四，當求其三，不能三即二，不能二即一。

飛機上念佛

一般人念佛，不會覺得佛號有什麼力量，反而覺得佛號空空洞洞的。眼見的事物，錢、權比較實在、有用。

但設想一個極端的情形，比如在飛機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突然發動機著火，飛機急速下降，所有乘客一片驚慌。其中若有念佛人，他會拼命念佛，此時他會感受到這句佛號是這樣實在、有力，任何眼見的人事物、錢、權等一切通行的、實在的、有用的，這時都變得虛妄、無力、無用。

假使旁邊坐著一個高官或一個大富翁，平時受盡他人仰慕，如同萬能的神，現在，在一個普通的念佛人面前，他也變得很矮小。

這便是信仰的力量。

心的運載

現在的交通運輸實在是太方便了，不論是出門旅行還是運輸物品，都靠他力，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將物及人從一地運往另一地，時效之快捷，古人想也不曾想到。

然而當人類誇耀、享受物質科技的神速進步時，似乎忘了更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心更需要一種交通工具，有了這種交通工具，我們的心便可以搭乘它，輕鬆自在脫離苦惱繫縛之地，到達安樂無憂之所。

當然，如果我們的心有足夠的力量走向聖賢的境地，我們就不需要這樣的運輸工具。可現實是，即使有能力將泰山舉過頭頂，也難以讓心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它總是被種種煩惱緊緊綑綁，一點也動彈不了，我們能感覺到的只是繫縛。心苦惱了，誰不想讓它安樂起來？可是我們感覺它只會從苦惱的深淵走向更加苦惱的深淵，用盡力氣也毫無辦法。

所以，我們需要心的運載工具，這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

當你悲傷時，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自然而然悲傷就平息了；因為佛把你的心從悲傷之地運載出來。

比如乘飛機，不論什麼人，不論什麼姿勢，關鍵的是身體的重量全部投托飛機，艙門一關，自然運往目的地。念佛也一樣，不論什麼根機，不論什麼念法，心淨不淨等，一切不論；關鍵是全身心地投托阿彌陀佛。心的重量，也就是歷劫以來的業障，把它完全交給阿彌陀佛。不論功，也不論過；不論過，也不論功。一切不論，一向專念，六字名號的飛機艙門一關（光明攝取不捨），決定送到極樂成佛。

祖師說：

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

佛恩不靠爭取

高天無私，大地無私，阿彌陀佛更無私。

空氣是免費的，陽光是免費的，阿彌陀佛的救度更是免費的。

生活中最珍貴、絕不可少的，都是無償的，如大地、陽光、空氣；有償掙來的，都是小恩小惠。大恩大德絕不是自己爭取可以得來的，彌陀救度也是如此。

生活中人們一切習慣於利益交換，唯父母對子女的慈愛，出於天性自然，不是交換得來的；彌陀慈悲眾生也如是。

與彌陀預約

一年之終，即使再遠，也要奔波回家。

那麼一生之終呢？

要發願，願生西方極樂淨土，這是最大的事。願生西方，不是馬上死，是先與彌陀預約。人總是要死的，想到死，還有什麼比往生更重要呢？

凡夫念佛

念佛，徹底做凡夫，徹底靠倒彌陀，徹底革除想要修行成就的「壞習慣」，做一個安安分分的念佛人。

過凡夫的日子，念彌陀的名號；念彌陀的名號，過凡夫的日子：還有比這更簡單的嗎？

但有人就是不會。

六字佛袋

專修念佛人已經被阿彌陀佛收在六字名號的袋子，提在手上，決定往生。六字佛袋，即使一隻青蛙跳進去，出來也是一尊佛。

六字佛袋，外看甚為靈巧，裡面廣大無邊。阿彌陀佛提著一路走來，善人惡人，看見誰便撿起來丟進去；待到淨土一抖開，落地皆是一尊尊的佛。

六字佛袋是無漏的，沒有縫，不必擔心會漏出來。

念佛功德

念佛功德很大，大到日用而不知。比如人在地球上，每日自轉八萬里，又繞太陽運行，卻絲毫感受不到；若乘車船飛機，則每動一步，皆能感知。

種種善事功德，可知可量故，比如乘車船飛機；念佛功德不可知不可量，

比如坐地日行，二者不可為比。

念佛的功德、功能、功用、功效，是全面、全體、全方位、全角度的，不可作單方面局限性的思維。

給佛加驗章

有人犯罪入牢，國王慈悲說：「我赦你的罪，你自由了。」罪人在自心中找被赦的證據、感覺——沒有，便一直坐牢。阿彌陀佛以其萬德名號赦眾生的罪，皆令出三界牢獄，生淨土成佛；可是卻有人一定要在自己心中找證據、尋感覺，與此罪人同。

念佛雖然有所謂的經驗、體驗、證驗，但其實這些皆不足為憑。沒有一切「驗」，但能老實念，決定往生。世間產品須加蓋驗章，以示合格。誰能為阿彌陀佛加蓋驗章？故求念佛之種種驗，實為無知狂妄。當死此種妄心，還愚癡而念佛。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四兩撥千斤

秤砣雖小，四兩可壓千斤，因為站得遠。

念佛人，心住極樂，遠離娑婆，以阿彌陀佛無量光為槓杆，豈不能四兩撥千斤？則此世界再難的事情也不難。若覺其難，不是能力小，而是心太近，對娑婆事有執著，患得患失。若執心同於世人，則四兩只能壓四兩；若更近於世人，需八兩才能壓得四兩，百斤之事需二百斤之力。

《往生論註》說：「十念者重，重者先牽，能出三有。」正與此同。

念佛平安

平是因，安是果。平，才能安；不平，即不安。

物不平，容易傾覆；心不平，必然苦惱。

心難平。人勝我，嫉妒不平；我勝人，傲慢不平；人我齊，競爭不平。

念佛，心平靜、平淡、平常、平等，自得安全、安定、安慰、安樂。

佛佑平安，確有道理。

念佛一俊遮百醜

俗話說「一俊遮百醜」，說的是一個人縱然有許多缺點，但如果有一個特別大的優點，這個優點也就蓋住了所有的缺點，使得人家只記得他的好處，而不計較他的不足了。

當然，這個優點必須是非常非常大的優點，不然一般人的心理，總是願念他人之惡。別人優點忽略不計，他人之惡盯住不放，則成「百俊難遮一醜」矣。

以世間來說，唯有「孝」能一俊遮百醜。一個人即使再怎樣愚劣，若侍

奉父母至誠純孝，人們也會因為他是孝子而誇讚、敬慕。

以佛法來說，唯專修念佛能一俊遮百醜。只要他歸命、專念阿彌陀佛，哪怕他不會誦經，不會打坐，不會作功德，沒有戒定慧；只有貪瞋癡，造罪造業，受苦受難；乃至是世間最極愚惡的人，凡人皆厭惡捨棄，阿彌陀佛也特別憐愍、眷顧，攝取不捨，稱他為善人、芬陀利花。

滿足

卑微的人，有佛念，一切心滿意足。耐不住寂寞的人，他的信仰有虧欠。

有彌陀就足夠了，此外不需要任何安慰、理解。雖然欣慕同道師友在一起的法喜，那是「菩薩愛樂功德，如海吞流，無止足情」的心境，並非有所不足。

佛緣

往生不看學問，不看智慧，不看修行……只看你與阿彌陀佛的緣分。

念佛不是修行，念佛是加強與阿彌陀佛的緣分。祖師說：念佛與阿彌陀佛有親緣、近緣、增上緣。

千萬億次地反覆稱念佛名，只是讓這顆陌生、疏遠的心與佛親近。

阿彌陀佛只講緣，不看你智愚善惡。不要錯用心。

人與人之間，可以用金錢、學問、智慧、德行相交，但人與佛也可以這樣嗎？

人不可能夠得上佛——除了「緣」。緣，不可思議，超越一切。

一般人想見美國總統很難，與他同住同散步更不可能；但他的寵物狗卻可以，不是因為它有智慧、有貢獻，僅僅因為它有緣。

念佛草民

踏實的人生，猶如野草，緊貼著地面，混和著泥土，任人踐踏，不受關注，卻頑強地生長。

念佛人是草根階層，念佛文化是草根文化，從來就不是貴族。他們是最卑微的存在，擁有最頑強的生命。

突然想到「草民」，覺得很相應，便自名為「念佛一草民」。「草民」，似有點貶低的意思，但對我並沒有一點點的貶低，反而覺得很踏實。

八萬法門皆不會，寧為念佛一草民。

貪瞋野火燒不盡，如來春風吹又生。

將顛倒的正過來

人追求財色名利，其精進勇猛、迷惑顛倒，皆同飛蛾撲火。這樣的世界，居然能夠安然無懼地忍耐以活，所以稱為「堪忍眾生」。哪怕只拿出十分之一追求財色名利的精神來追求佛法，世界也會大變樣。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人，那就是「迷惑顛倒」。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苦為樂，以樂為苦，故名顛倒。

比如倒扣的水杯，只要正過來，就可以用來喝水，並不需要再加一點點。顛倒眾生，只要順過來，就是佛，也不需要加一點點。所謂修行，即是將顛倒的正過來而已。

倒扣的水杯，要自己正過來就很難，有人把它正過來就很容易。念佛往生之人，阿彌陀佛的手自然把他正過來，經言：「是人終時，心不顛倒。」

瘋話成真

一個老太婆，盲眼、癩足，站著還要人扶，自言一小時前遠在千里，一小時後現身目前。這話如說在百年前，人們一定會認為她是個瘋子；可現在有了飛機，即很正常。

修行也一樣。智慧眼盲、戒定足癩之人，一念入報土，位超十地。這在聖道門，被認為是瘋話，不可能；可是念佛憑阿彌陀佛之力，即很正常。

《往生論註》最後有一個譬喻：

又如劣夫，跨驢不上；從轉輪王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無所障礙。轉輪王有輪寶，飛行自在。輪寶正與現在的飛機相似。

不看生面看佛面

眾生只要念佛，就是好人，再怎麼樣罪業深重也是好人。乃是不看生面看佛面，是佛讓他成為好人，不是他自己有資格稱為好人。

比如再怎麼污穢不潔黑暗之地，只要太陽照到，就是光明之地，乃是憑光說話，不是憑地說話。

音叉

做物理學實驗，兩把音叉頻率相同，插在那裡，假如敲動一把，另一把也自然不敲而同頻振動。

阿彌陀佛在極樂撥動「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音叉，無量光波振動法界眾生心，我們就隨口念出「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乃六字名號音叉的震動之聲。

此謂之他力。

厭離娑婆

厭離娑婆，並非厭離花草樹木、山河大地，而是厭離這一顆喧鬧、染污、煩惱的心。

對凡夫心有兩種方法：一是徹底降伏，一是徹底離棄。前者難，唯有聖人堪能；後者易，只要念佛便可。

知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歲的年齡，應當覺悟自己人生的使命。

天命，是上天賦予我們的職責與使命，實是過去世因緣，所謂宿願力在今生的展現。

念佛人，以佛為天，天命就是佛命。

天天過年

每到過年邊，就會想起小時候盼望過年的心情。

過年，可以放炮，有新衣服穿，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可以跑東家跑西家地玩；父母也會特別恩准，即使犯了錯也不會像平時一樣受到嚴厲的責罵，挨打更是不會有的。過年居然有撒野犯錯的「特權」，過年真是好啊。如果天天過年，那該多好啊！

但很快年過完了，父親大人的臉又同平時一樣嚴肅了，才發的壓歲錢也乖乖地交出來充當學費了，書包也背上了，一切又變得跟平時一樣。外婆的寵愛要到下一年才能再次享受，這一年的時間真是長啊！

但現在真正是在天天過年嗎？

一晃又是一年，這一年竟短得如同一天，豈不是天天過年呢。

日子一天一天飛快地過，每一天都快速消蝕一年的光陰，這一天天地過，

豈不是在天天過年嗎。

現在的週年慶很多，數也數不清，相對於上一年的這個日子，今天就是過年，這又豈不是天天過年嗎？

然而喜慶呢？沒有！盼望呢？沒有！只有疲勞、厭倦，以及不得不過年的無奈。放炮自然是要放的，而且更大、更響、更好看，各式的禮花；但怎麼也比不上兒時的小鞭炮那麼令人感到興奮、喜慶。難道鞭炮、煙花也像蔬菜、水果，不如兒時不加化肥農藥的好吃，現在也變了味？才知道不僅進口的食品會變味，入耳的聲響也會變味，這是因為心變了。

心有味，一切才有味啊。

要有生命，才能過得起年；沒有生命，過不起年。小孩子為什麼那麼歡慶、喜悅地過年？因為他們有本錢。應該是小孩子給老人壓歲，給他們生命的壓歲錢。老人、成年人本來就沒有多少生命的本錢了，哪有窮人給富人錢財的呢！

「南無阿彌陀佛」，我們領了這句法界壓歲錢，生命無限，歡天喜地，天天過年！

念佛做自己

十方眾生只要念佛做自己就好。念佛做自己，將來必做佛。如果不甘做自己，要做這個、那個，恐怕不僅做不成，還會發生基因轉變。

是桃即做桃，是梨即為梨，是草即為草，是樹就做樹……什麼也不是，就做什麼也不是。

做己與做佛

為什麼要念佛做自己，自己做己不行嗎？

不行！自己做不了自己。自己做己，要麼做成張三，要麼做成李四，或王五，或雜串。

唯有念佛能恢復我們的本來人，唯有念佛才能真正做自己，其餘皆是做別人。

念佛能做自己，故能做佛。念佛能做佛，才能做自己。

鸚鵡學舌

有人問：念佛只是如鸚鵡學舌，也不懂甚深佛理，這樣也能往生嗎？

但懂得甚深佛理，能寫能說，不也是鸚鵡學舌嗎？何曾有一句是自己的。

進一步，不僅懂得，縱然悟得、證得，不也是鸚鵡學舌嗎？古佛、今佛不異，稍有走樣，恐非真理矣！

但稱佛名學舌易，原腔原板不走樣；研求諸經學舌即難，少有不走腔變調的。同是鸚鵡學舌，念佛學舌真，悟經學舌假，何以貴假貶真！

如來掌

潑猴孫悟空，一個筋斗雲十萬八千里，跳不出如來手掌心。

凡夫六識心猿，三毒伎倆，縱能翻江倒海，遮天蓋地，何曾逃得出六字佛掌之外。

有此佛掌攝取不捨，一萬個放心。

從今往後，做個省心省事人。

想不通

為什麼會有極樂世界的存在？想不通。

哈！我也想不通。

「想不通」不是比「想得通」更有力量，更觸及真相嗎！

想不通，才可貴，才安全、保險、可靠；想得通有什麼可貴，又怎麼能依靠呢？

速疾成佛

一滴水要自己變成大海多麼困難，可是投入大海便立即成為大海，同海深廣，同海律動。凡夫在這裡成佛不可能，往生西方即速疾成佛。

譬如有人想為他人提供航空服務，若靠他自己，掙錢，研發製造飛機，

創開航路，組建航空公司，培訓人員……要到什麼時候呢？但他只要成為現成航空公司的一個職員，馬上就可以實現他的理想。往生極樂成為菩薩，道理一樣。

饑者知味

營養學家，肚裡飽飽的，再怎麼讚歎這個水果是如何好味道、好營養，都不真實。饑餓的粗人，不懂營養學，只知一邊大口地吃，一邊說「好吃」，或只吃不說，單是那種神情，即是最好、最實在的讚歎。

《往生論》以稱名為讚歎，說：「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誰知道名號的真義？誰知道念佛的好處？誰的稱名是真讚歎、如實修行？只有自知業障深重、深盼我佛救度的苦惱人。

植根極樂

在這個苦世界，一定要依阿彌陀佛作恃怙，一定要好好念佛，唯佛是依，唯佛是靠，一心嚮往淨土，不可貪戀紅塵。

此種心若堅定，則一切業緣自然消去，不起作用。如樹，枝雖在此，根已移栽。念佛人，身雖在此，心根已植於極樂，故娑婆雜緣不能相縛，何況有彌陀保護。

歸命

歸命，是彌陀至極慈悲的呼喚，也是無上嚴峻的命令。

彌陀要以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地充滿我們，替換我們，所以才要我們歸命。譬如大海呼喚水滴，當一滴水歸投大海時，大海全部的生命頓時充滿這小小

的水滴，溢滿水滴。凡夫歸命彌陀，彌陀的生命便充滿我心，充斥法界。

單從「歸命」二字，已經說明了念佛成佛，不需要更多的理論證明。歸命彌陀，與彌陀佛命一體，不成佛還能成什麼！

彌陀要徹底改造我們輪迴顛倒、濁染不淨的命運，所以呼喚我們歸命，如同修汽車，必須把車開入修理站。彌陀改造我們不是用別的方式、別的材料，而是以他自己——清淨正覺的佛身，來充滿我們、替代我們。

歸命，就是放棄自我，把「我」交到彌陀手中，任佛處置，由佛做主。故歸命等於我之死，佛之活，必須經由我之死，才能給彌陀騰出空間，彌陀佛才能在原來屬於我的地盤活出來。

但「我」很狡猾，當我們說「歸命」，要把「我」交出到彌陀手中，「我」卻很容易找到替身——善事功德，自己卻悄悄地溜回來。「我」深知到了彌陀手中必然是死，所以總是喬裝打扮，花言巧語，以善事功德權塞其責，每次都能奏效，蒙混過關，致使每天喊歸命，喊了幾十年、一輩子的佛教徒自

始至終也沒有歸命。

歸命只有一次，一歸永歸，畢其功於一役；歸命必然是全部，一歸全歸，沒有百分之幾十；歸命沒有替代品，必須「我」親自到位。世上既沒有任何東西價值超過生命，也就沒有任何的善事功德能大過歸命，即使沒有一絲一毫的善功，但只歸命，便擁有阿彌陀佛的一切，即使有天大的善功，沒有歸命，那善功還是少的。

學佛修行的全部，便是歸命阿彌陀佛。

握手

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念佛，佛念我，同時達成。如兩手相握，左手握右手時，正是右手握左手時。「南無」眾生求救之手，「阿彌陀佛」彌陀救度之手，「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我手握住佛手，也是佛手握住我手。

離開南無，沒有阿彌陀佛，離開阿彌陀佛，沒有南無；有南無，必有阿彌陀佛，有阿彌陀佛，必有南無。「南無」與「阿彌陀佛」不可分離，故名「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已站在那裡向我們伸出救度之手，你準備何時伸出自己的手呢？不要扭捏，不要嫌自手不淨，我們就是埋沒在糞坑裡向佛呼救，阿彌陀佛也必跳入糞坑抱起我們，又哪裡會嫌棄弄髒他的手呢？

法雷

雷擊眾生尚且用不著第二聲，彌陀救度眾生，哪裡用得著我們念第二聲呢？一聲之處，娑婆斃命，極樂新生。

這一聲名號念得再輕再小聲，也是「法雷」。《大經》說「震法雷，曜法電」，是傾法界之力之法雷，三界眾生，觸者皆亡；佛性之芽，聞之即生。

念很多佛，仍覺往生不定，是因為疑心雜修之障礙，如同躲在橡膠房裡，雷圍著轟擊，也沒有效，因為絕緣不導電。握住信心的導線，彌陀的無量光壽便瞬間遍至全身。

無論如何，我們只有稱名，有信心無信心都要稱名，只管稱名。稱名便能招感無量光壽名號法界之雷，稱名便是導線，稱名便是法雷之轟擊。

彌陀救度眾生當然用不著第二聲，我們念佛卻要相續，念念不捨。不過第一聲是三界之死，極樂之生，以後的聲聲皆是生，並非還沒有死。

記得與歸命

我們念佛並不是靠「記得」而念念不捨，而是靠「歸命」。歸命自然念念不捨，記得並不能念念不捨。

譬如父子相認，一認永認，血親不隔，並非只是記得。今日記得，明日

還要記得，乃至一生都要記得此長者是我父；乃至每日醒來，重複昨日記憶彼長者是我父。

莫說有時忘記，縱然日夜不眠，記得此事，也無父子相認之親。

歸命之人，如父子相認，窮子歸父，自然憶佛，念佛深恩，即使晚上睡著不曾記得，仍睡得安穩、甜蜜。祖師釋為「親緣」。

面向彌陀

念佛人任何時候都要面向彌陀，而不是背向彌陀。祖師說「正念直來」，「直來」是彌陀要我們正面向他直直前來的呼喚。不論在信仰上還是生活上，有任何困難，向心中的阿彌陀佛叩問，必然會得到指引。但有人在這時卻轉身背向佛，去找人尋問答案，或自己埋頭想找答案，全然忘記阿彌陀佛的存在。

引向阿彌陀佛

除了佛，人不能安慰人，人不能理解人。人自己還需要他人的理解與安慰，哪能給人理解安慰？不向佛求，而向人求，結果只能是失望。「一向專念」即是：只向佛看，不向人看。

我自知毫無能力給人安慰，雖然我努力而笨拙地向佛祖、善知識效仿。如果有人走向我，我會毫無例外地把他引向阿彌陀佛。

念佛不垢不淨

《心經》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說的是諸法本來體性，超絕生滅、垢淨、增減等一切對立之外。修行者若契證此，則超然物外，不受繫累，證大涅槃。可是凡夫對立性的思維，對此境很難理解，故經引

空為喻。

空，無為，非造作。既不能使之生，也不能使之滅；既不能使之垢，也不能使之淨；既不能使之增，也不能使之減。掘地一尺，現一尺之空，然空並沒有增加；壘牆一方，塞一方之隙，但空也未減少。大氣污染，但空還是空，並不受其染；空氣清淨，空也沒有更加清淨。

空，超越具體物相之外，而一切物相無不當體即空，故說「諸法空相」。聖道門的修行者，以證悟諸法空相為目的，然而這是難行道。念佛行者，雖不解空理，愚蒙念佛，自然契證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故是易行道、橫超法。

一句名號，無量光壽，法爾如是，故不生不滅。聖者稱之，不能令名號功德有所增；凡夫稱之，名號功德同樣圓滿無所減。無論如何想用清淨心念而念之，也不可能使名號本身更加清淨；即使罪業垢染心念而念之，名號也不受凡心所染，非僅不受凡心所染，亦因常念佛故，凡心自然清淨。故此念

佛功德，不垢不淨；不垢不淨，故是真淨。真淨故，非僅不受垢，同樣不受淨，以其超絕垢淨之故，如空。《往生論註》讚為「阿彌陀如來至德名號」「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

既知此義，則雖念佛而慮「我心不淨，恐不得往生」之念，甚為無義也！又，喜於「我心清淨，故往生一定」之思，甚為無義也！

以法相交是君子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明大義，理性抬頭，其心恬淡少欲，清淨明澈，故與之交也淡如水。唯其淡如水，故能恆久，若存不存，不知不覺滋潤我們的心。

小人貪蠅利，情緒用事，其心厚欲多求，濃郁黏膩，故與之交也甘若醴。因為太濃太甜太膩，不可能持久，最後多以決裂斷交收場，造成彼此傷害煩惱，心靈封堵。

人是離不開水，還是離不開蜜呢？樹要用水澆，還是用蜜來澆呢？

佛弟子、師徒之間、蓮友之間也要提倡君子之交，而不是小人之交；要養成念佛君子的品格，而不是放任小人的習性。

佛門中的君子是指那些法義入心，以法為生命，以法為尊，待人接物、閒暇獨處時一切以法為標準、為法度，將人情納入法的範圍，為法所駕馭，為法所善用的人。法是清淨的，無欲無求的，慈悲利他的。受法的薰染，念佛人身上自然也有了淡泊少欲、安心滿足、慈悲利他的高貴品質，是為君子！師徒關係是佛門重要的關係，處理得好，佛法便能輾轉相傳，代代相續；處理不好，則彼此困擾，綑住腳步，甚至完全陷在世俗人情當中，清淨佛門弄得烏煙瘴氣。

處理的原則便是：佛法為重，人情為輕。只可佛法駕馭人情，不可人情凌駕佛法。

但佛法未必人人喜歡，人人賞識，人情卻沒有人不喜歡，也幾乎沒有人不被迷的。有人開始頗能堅守佛法立場，後來發現佛法不靈，人情更靈，也就「恆順眾生」地乖乖向人情投降了。說到底，還是佛法未入心，人情在作祟。

師父需要信徒，只要舉起法的旗幟，看此旗幟而來的才是真正的信徒，靠人情長短聚攏來的非是真佛弟子。弟子需要師父，只要專心在法，師父自然會來找你，常坐你心，時刻不離，並非經常打電話、照相、離師父近，師父與我有什麼特殊關係可以炫耀於人。一旦炫耀這些，就知離法、離師都遠了，為糊塗人所羨，而為明白人所輕。

有弟子說：「師父，您生氣啦？」這句話就是人情、戲論。師父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如實而說，做弟子的理解為「生氣」，可知其心在人情，不

在法的軌道上。

人情很詭秘，人情是小我，人情很甜，人情給人虛假安全感，人情有時候說：「我就是佛法，我就是慈悲。」

以法相交，彼此增益，彼此無累，其樂融融；人情相交，彼此拖累，成本付不起。菩薩發心，有時不得不蹉人情的渾水。善用佛法淨化人情，莊嚴人情；巧用人情淬煉佛法，成熟佛法，這是一個有情眾生修學佛法的必要經過吧。

學佛絕不是學成一個絕情絕義的人，但也絕不是俗情俗義。載有法味的人情，才是真情，有恩慈，有體貼。

我們自己即使還不是一個君子，但如果能交到一個君子般的師父、蓮友，那也是我們的福分，說明我們心中的君子也在覺醒，他要找他的同伴。只喜歡熱鬧，只喜歡甜蜜，我們就是完全的小人。

君子一定是淡的，法一定是淡的，我們的本心一定是淡的。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淡淡地念佛，最好！

蓮花一樣的朋友

念佛人互相之間稱「蓮友」，意思是像蓮花一樣的朋友。這實在是最吉祥、最美麗、最尊貴的稱呼。

一個人一生能擁有一個像蓮花一樣的朋友，可謂幸福滿足；如果被別人稱作是蓮花一樣的朋友，可說是對我們最大的褒獎與讚美。

蓮花出污泥而不染。若有錢即是朋友，無錢不是朋友，則是被金錢所染；有權時高朋滿座，無權時一個不來，則是被權位所染；順我之情即是朋友，不順我情即不是朋友，則是被情感所染；贊同我就是朋友，反對我就不是朋友，則是被知見所染；經常聯繫即親密，是朋友，長時不聯繫即淡漠，非朋友，則是被時間所染……必須是無貧富之別，無貴賤之分，愛我恨我、逆我

順我，皆永為其友，隨時幫助，從不捨棄，歷久彌新，才稱得上蓮花一樣的朋友。

如此說來，世間能找一個真正像蓮花一樣的朋友嗎？

能成眾生蓮友，不僅不為世間種種利益所染，乃至不為時空生死所染者，唯有佛菩薩能當之！

《觀經》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芬陀利花是大白蓮花，蓮中極上。佛以念佛人為蓮，觀音、勢至二大菩薩為此蓮之友，故稱蓮友。可知蓮友第一稱乃是觀音、勢至二大士。

然而一介凡夫，具足煩惱、充滿貪瞋癡三毒的內心全是垢染，我們有蓮花一樣的品德嗎？我們有何資格與觀音、勢至並列為友？想來真是既慚愧又感動，既感動又慚愧！

念佛人是蓮花

《觀經》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

善導大師解釋說：「言芬陀利者，名人中好華，亦名稀有華，亦名人中上華，亦名人中妙好華；此華相傳名蔡華是。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也。」

念佛人被喻為上上稀有妙蓮花，讚為最勝稀有妙好人，乃是因為念佛具有佛德之故。念佛人外雖現凡夫之相，內充彌陀佛德。此佛德裹藏於凡夫貪瞋癡污泥之中，卻不被三毒污泥所染，亦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於污泥而盛開；《往生論》說「開諸眾生淤泥華」，善導大師比喻為貪瞋水火二河之中的白道。

《觀經》說：「如此妙華，是本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故是如來正覺之花。念佛人現在心中已開如來正覺之花，此花不被眾生貪瞋所染，故雖貪瞋煩惱具足，必定往生；此花即是如來正覺故，往生速疾成佛，《往生論》說：「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

既知此義，「雖念佛而心中貪瞋不斷，恐怕不能往生」之念，甚為無義也！「雖往生而凡夫故，於淨土漸次修行久乃成佛」之思，甚為無義也！

不如念佛一聲

窮諸言辯，不如念佛一聲。
讀破大藏，不如念佛一聲。
大悟徹底，不如念佛一聲。
禪定功高，不如念佛一聲。

說法如雨，不如念佛一聲。
著作等身，不如念佛一聲。
廣行佛事，不如念佛一聲。
廣修福慧，不如念佛一聲。

原木雕佛

一根原木，只有當雕刻到佛像顯明時，見到的人才會一見便喊出「佛」。
眾生佛性之原木，經阿彌陀佛光明名號雕刻，接近成佛時，眾生口中方念出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初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人，已大體具足佛像胚胎。專修念佛不退之人，佛像造型已定，成佛不久。

陽光入房

陽光升起，自然會尋每一個縫穴進入房間，不需要我們指導它從大門還是窗戶或某個孔道照入。
阿彌陀佛是無量光，超日月光。我們只管念佛，任憑彌陀，他知道如何進入我們的心，照亮我們的心。不需要格外運思如何觀想，觀照，不必格外附加種種思維念頭，感情色彩。只這般「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便會獲得名號全部功德利益。

心靈手機

「南無阿彌陀佛」，極樂發來的資訊，十劫以來充滿法界。眾生身心，萬靈萬妙手機，十劫不曾向佛開機。

釋迦牟尼佛，來入娑婆，教導眾生如何開啟心靈手機，開示悟入佛知見者，開示悟入此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信願：心靈手機開通，一開永開，一信永信，一願永願。

稱名：與佛資訊溝通，我念佛，佛念我。此時不說信願，信願已在其中，如手機常開不關。若無信願，則手機關閉，自念不出佛，無法與彌陀交流。稱名，眾生心中，心靈手機之開關按鍵。

名號即是佛

名號即是佛，本願成就故，名號度生故，名實一體故，名體一如故。

一、是真佛。魔有可能變作佛像迷惑人，即是假佛，但絕不可能變作名號。因地本願密碼，果上光明密印故。

二、是活佛。有眼有耳有心，能聽能見能知。應聲即現。

三、是報佛。酬報因中誓願所成故，本地境界，唯佛知故。

四、是總佛。法界藏身故，一即一切故。

五、是佛王。諸佛稱揚，諸佛不及，諸佛之王，光中極尊。

名號之外，不別求見佛，即能遠離妖邪，避免兇險，沒有艱難，不會受騙；蒙平安，具智慧，有保障。

穿孔機

阿彌陀佛是無量光壽，我們的心（本來佛性）也是無量光壽。可是在我心與彌陀之間恰恰築起了一道厚厚的夾牆，貪瞋煩惱無明所拘，我們恰恰住在夾牆中。

六字名號如同穿孔機，念佛，阿彌陀佛使用六字無量光壽的穿孔機穿透貪瞋癡無明的夾牆；此牆一旦穿透，便很快消解，心光佛光交融，自他全體

不二。本始究竟，更無分別。

落葉之旅

起風了，一片樹葉被風捲著高高地揚向上空。它很驚恐，絲毫不能做主，它努力掙扎想掌控方向，但一切都是徒然，緊張、恐懼、痛苦，讓它發出尖叫。

突然它明白它的歸宿是大地，不論如何地被風捲揚，它終歸要歸於大地的懷抱，大地在吸引它，招喚它，展開廣大的胸懷擁抱它。它沒有了恐懼，只有平安，「狂風能把我如何呢，你只管猛烈地吹吧！」樹葉完全放開了自己，隨風上下，先前的緊張恐懼變為興奮歡喜。終於，它完成了自己的空中之旅，輕盈而優美地飄然落地，棲息在大地之母的懷抱。

念佛人便如這片樹葉，決定願生之心發起，便離了世俗繫縛之樹，極樂

便是大地。在回歸淨土之前，我們仍然有一段人生的路要走。不必抗拒，不必掙扎，無需恐懼，只要隨順因緣，盡情生活，因為無論如何，我們終要歸於極樂。命終之後，我們皆輕盈飄落淨土。

念佛勝家親

念佛人在一起是真親。這種親超過家庭之親、血緣之親，因為是佛緣之親、法緣之親。念佛人共同一慈父，同生一佛家，彼此為兄弟，念佛人擁有一顆共同的佛心。在彌陀的名號中，念佛人心相通、相知、相感、相親。唯有心的相通是真的通，心知是真知，心親是真親。從此擺脫永劫的孤獨，彼此憶念，彼此溫暖，這是念佛的現世大利益。

念佛人才有家，念佛人才是真正一家人，一家親。

「無我」與「捨我」

聖道門修行，無我為宗，人無我、法無我，只要有「我」，決定不能解脫。淨土門念佛，捨我為用，捨我歸佛，捨自力歸他力；若不捨我便不能歸佛，往生終成畫餅。

然無我難，而捨我易。

無我要證空性，已經超凡入聖；捨我只要歸命，依然還是凡夫。真能捨我歸佛，活在彌陀光中，既與無我相差無幾，而其利益更加殊勝偉大，曇鸞大師說：「不斷煩惱得涅槃分」。

真諦捨我歸佛，俗諦捨我利他。

「捨」與「得」

一滴水，捨了我，擁有整個大海；

一間房子，捨了我，擁有廣大虛空；

念佛人，捨了我，獲得彌陀功德。

捨字最妙，速疾圓滿，何止點鐵成金。

故說「速滿足功德大寶海」「一念大利無上功德」「具三心者，必得往生」。三心只是一個「捨」字，捨己歸佛，一向專念。

滴水與海水

在醫院打點滴必須是一根細細的管子，一滴一滴往下滴，有先後，有次第，前不落後，後不越前；假如稍快一點前後相連擠成一條線地往前跑，病

人立即吃不消。這小小的水滴自然無法想像，同樣是水的大海潮，卻有波濤洶湧、整體律動的壯闊了。

娑婆眾生皆是病患，身心不堪，釋迦牟尼佛對這樣的眾生說法，只能採取打點滴的方式，以先後，以邏輯，以次第，漸漸展開。淨土說法不必如此，彌陀法音如大海潮，一音具足一切法，鋪天蓋地，晝夜不息，而淨土聖眾也都一心領納，頓悟了了。

釋迦牟尼佛穢土說法只有滴水法義，沒有大海法義嗎？有！但因娑婆眾生身器狹劣，必須捲大海水為一滴水才能授與。得此一滴水，即得大海水，只怕娑婆眾生不信受。

此一滴水，即「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大海水，即十方三世一切佛法。

佛法總開關

進入黑暗的房間，如果知道開關的位置，輕輕一按，便滿屋光明。若不知開關所在，即使十個指頭按到折斷，管用嗎？用大鐵錘，滿牆砸到粉碎，管用嗎？

佛法的總開關便是「南無阿彌陀佛」，只要我們心口輕輕稱念，法界通明，哪裡用得上使蠻力。

淨土門之成佛，比輕輕一按電燈開關還省力，還快捷，還容易。

邏輯

中風偏癱的人，離了拐杖不能走路；活潑少年雙腳行步如飛。
邏輯，是人類思維的拐杖，淨土眾生用不上。

五濁惡世的眾生，身心濁染陋劣，對事物的認識、吸收、表達十分有限，必須借助「邏輯」，否則思維混亂，言不達意，語不成章，聽也聽不明白。這就如同盲人沒有眼，他要認識象，必須借助手來摸，慢慢摸遍，最後歸納出一圖像；又像在黑夜沒有燈，才要順藤摸瓜。如果有眼有燈，一眼明瞭，自然用不著慢慢摸。

常常聽到有人批評淨土法門：「造罪凡夫，只念名號，不斷煩惱，便能往生成佛，不合邏輯，不符道理。」不知淨土本來就是超邏輯的存在，淨土法門本來就是超邏輯、絕思議的法門。此世界的邏輯、道理又怎麼能衡量呢。由此難信、不信，很自然。

然同樣生在娑婆，居然也有人難信能信，佛說是人不可思議。

六字名號的手機

手機觸控式螢幕，只要號碼選準，立即接通。有人卻認為要手指洗乾淨，又要講究撥號的技巧姿勢，這是笑話。

阿彌陀佛給我們每人配了一部「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手機，我們只要用心用口稱念出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便立即接收到信號，佛光接通，照耀保護我們，往生決定；與我們心淨不淨毫無關係。

一部要求手指必須洗乾淨才能打得通的手機是賣不出去的，同樣要求凡夫心清淨念佛才能往生的佛，沒有人願意念。

不敢有疑

我們是什麼人？敢對佛說的話懷疑？《無量壽經》彌勒菩薩對佛所說「不敢有疑」，凡夫疑佛語，好大的膽，天大的罪。

一切罪中沒有比疑佛更大的罪。佛語教誡，慈誨恩重，竟然不能信受，一句話：業障太重！

日月可墜落，虛空可粉碎，大風可以絲帶繫，彌陀誓願不可更移。

佛說念佛往生就往生，又有什麼可懷疑的呢？又有什麼難信的呢？

佛說難信，意在勸信、當信，並非信有何難。信了就信了，想信、願信就信了。如是我聞即是信，是佛說的，所以信。

信有佛性也是信，為什麼不能信念佛往生！悟難信易，悟佛性不易，信則很容易。

夢

夢中人雖知自己在夢，一切山河人物皆假而不真，因而不執取；但夢境依然夢境，不會自己醒來，乃至一切夢境皆泯，仍在睡眠狀態，真正與覺醒狀態無異天地之別。

假如有覺醒的人把他喚醒，那便容易了。

長劫生死大夢，實在不容易醒來。阿彌陀佛來喚醒我們，生到淨土才是真正悟道。

只要沒生到淨土，所謂的「開悟」都是假的，如夢中說夢。

只要能生到淨土，便是長劫生死大夢之覺，徹底告別三界夢鄉，自然成佛。

人生如夢，夢境非真，一切山河大地、花草、人物皆非真實，執著無益，不執著也無益，本來無益之物故。如假鈔，認真、認假皆無益，問題在如何

獲得真鈔。人生大夢，關鍵在於如何醒來。

「南無阿彌陀佛」便是醒夢之聲，覺者之呼喚；極樂之境便是覺者真境，絕非夢鄉。

念彌陀，生極樂，才是一個覺悟的人。

六、僧事僧說



Amitabha

佛門是清淨之門、
慈悲之門、平等之門、方便之門、
佛門要廣開、大開、
永遠開。

一半凡夫一半佛

在淨土門中，善知識到底是凡夫還是佛呢？可說既是凡夫，也是佛；如同一塊點燃的木頭，說是火、說是木，都不錯。

善知識是凡夫，我們才覺得他有血有肉，可親可近。假如都是佛，會不會覺得高處不勝寒呢？

善知識是佛，我們才能完全仰憑，信任不二，乃至帶領我們步入淨土。假如同我們一樣的凡夫，怎麼起信呢？

古德說：「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十方淨土無此階位，無此名相。」在念佛善知識身上不正如此嗎？

一半凡夫一半佛，正是彌陀不可思議救度的鮮活見證，要知道，全是凡夫，全是佛，都無法拯救我們。

一半凡夫一半佛，善知識正如一座橫跨穢土與淨土之間的大橋，也正是

凡夫與佛之間的媒介。

我們會同時尊重、頂禮善知識凡夫與佛的兩面性，如同橋必須有彼岸此岸兩個橋墩，一樣重要。

過猶不及，面對善知識，要小心，莫放逸，莫看走眼。

如木被火節節燃燒，善知識時時示現從凡夫向佛的轉變，那樣地鮮活、明麗、耀眼。

寺院・佛門

寺院不是企業，不是經濟單位，不是旅遊景點，而是眾生心靈的家園、佛祖庇佑的港灣、絕望者的希望之所、傷痛者的療傷之地。

佛門是清淨之門、慈悲之門、平等之門、方便之門，佛門要廣開、大開、永遠開。不可以因為經濟或其他任何原因，障礙眾生的佛法因緣，而要讓想

親近佛門的人可以隨時進入。

松子與松仁

松子很好吃，很香，很有營養；但殼很硬，如果牙不好，嗑不開，便吃不著。

祖典，法義精深，嚴謹周密，如同松子，堅實的外殼裡藏著飽滿的仁。一般人雖然羨慕，可讀不懂，如同手裡摸著松子，口卻吃不到仁。善知識的白話解釋，如同把松子去殼，直接取出仁來，這樣我們都可以吃著了。

把殼砸開，把仁取出來，加了什麼東西嗎？沒有。這就是述而不作。

智慧夠，可以直接讀祖典；智慧不夠，必須看白話解釋。但智慧夠的人，也可以讀白話解釋，比如牙雖好，可以直接嗑松子，更可以吃現成的松仁。

智慧不夠的人看祖典，不明實義，增加許多文字障；如同把松子吞下，

怎麼進去還怎麼出來，不過增加腸胃的負擔而已。

師教弟子

佛度眾生有三：口業教誡輪，身業神通輪，意業記心輪。

師教弟子亦有三：言傳、身教、印心。

言傳：語言傳授教理法義，演說著述等。

身教：以身示範，如何落實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活學活用。

印心：弟子與師心心相印，師常住在心，神交默契；我是師父的一部分，

師父活在我心、我身，永遠不死。

弟子從師

弟子從師也有三：先學言傳，次觀身教，再悟師心，依次得皮、肉、骨。今日學言傳者已少，何況身教、悟心。

言傳得師之皮，充量一二成。

身教得師之肉，可達六七成。

印心得師骨髓，可在九十成。

聽話

愚癡的人，沒有能力的人，沒有福德智慧的人，要他自己變得福德有智，有能力，那是萬難的。其實我們並不需要自己成為福德有智的人，我們只要聽話就好了。

這個世上有智慧的人有的是，有能力的人有的是。只要聽他們的話，他的智慧、能力就為我們所用，為我們所有。「君子無他也，善假於物也。」

聽佛一句話

聽過來人的話，會少走許多彎路；聽上司的話，會受重用提拔；聽父母、師長、善知識的話，會有很大的福報；聽彌陀、釋迦等諸佛的話而願生淨土，會快速成佛。

不聽彌陀、諸佛的話，不願生淨土，而要自修證悟，如同迷路行人不聽過來人指示徑路，一定要自己找路。歷盡千辛萬苦，或埋屍山嶺，有一二人得出，才發現自己所尋之路，不過仍是前人指示路口而已。

願生不願生，只因聽話、不聽話，福報相差太大，至少相差三大阿僧祇劫。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聽佛一句話，勝修三祇劫。聽話的好處太大了。

同心同德

師父發心要弘遍彌陀救度，弟子亦如是發心，即是與師父同心。因同其心，而同其德，故說同心同德；不是說我們個人有師父之慈與謙德，而是同其心故，即獲其德。

不僅與師父同心同德，也與善導大師同心同德。

不僅與祖師同心同德，也與釋迦、諸佛、彌陀同心同德。

心為盛德之器，既共同其心，也就共同其德。

第十七願為彌陀與諸佛同心同德之願。

想想卑微的我，竟然能與師父、祖師、世尊、諸佛、彌陀同心同德，心

中多麼歡喜。

盜用常住

有些年輕人出家既不研習法義，說：「我念一句佛就好了，何必讀那麼多書。」又不發心做事，稍微做一點事便覺心煩。見到信眾，避之唯恐不及，說：「我出家本來為了求自在，想不到還要我做這做那，這樣不自在。」

他們只願有吃有喝，有穿有住，根本不想發心為眾，這就是盜用常住，讓大眾為他服務。

懷有這種盜心的人不應該出家，想自在可以一個人住山洞，以免犯盜。有意無意犯盜，換來的自在不是真自在，奉獻大眾換來的自在才是真自在。如世間偷來的錢花得不自在，掙來的錢花得才自在。

出家人吃的、穿的、住的，沒有一件不是信眾供養的，信眾如此供我們、

養我們，是希望我們能好好修學正法，給他們正法的利益。說是利益交換也可以，但信眾已給了我們物的利益，你也享用了物的利益，現在請你拿出法的利益來，你要怎樣弘法利生呢？

白吃、白穿、白住，端坐高座，說：「我剃了頭，就是三寶之一。你們應該供養我，供養我你有很大的福報。」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佛教有這樣的制度嗎？

像導航儀一樣耐心

駕車使用導航儀，真方便，真放心。由於路況複雜，還是經常開錯，但不論到哪裡，導航儀都會一遍一遍地提示，絕不厭棄；也絕不因為我們開錯，反覆開錯，不聽指示，便發脾氣；而是一直平靜溫和地提示，並根據現處的位置指示最佳路徑。

阿彌陀佛引導我們人生之路，不正像導航儀一樣嗎？我們如果遇到弟子不聽教誡，稍微提示兩三次後，便極不耐煩，甚至起瞋心，應該想一想導航儀，學習導航儀的耐心。

讓路

從來都是明眼人給盲眼人讓路，永遠是明眼人給盲眼人讓路。能讓入，給對方活路，說明是明眼人，一活皆活；不讓人，說明是盲眼人。兩個盲人相撞，互不相讓，只能同歸於盡；只要有一個明眼，就不會相撞，都不會死。

師父讓徒弟，時時讓，事事讓，節節敗退，一讓到底。

僧人為何是師範、是福田？因為他會退讓。世人皆知進不知退，若出家也同世間人，怎麼教世人？教即是教他會退，因為處下謙退，所以是福田。高現威嚴，自福都喪盡，哪裡有福田給人種收？至於成聖證果福田，今人就

家

不要夢想了。

出家人，出世俗家，入佛法家。

家是講愛的地方，不是講理的地方。

講愛而血濃於水，講理則恩斷義絕。

身要有家，心更要有家。

有佛、有法才有家；無佛、無法沒有家。

三界火宅，六道逆旅，唯淨土是心之家。

安住於法，以法為家，生諸佛家。

我家廣大。

自由

人都想過自由的生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出家人更是如此。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芒鞋踏破嶺頭雲，雲水生涯雲水僧……想必引發古今多少出家子的神往。

但自由是什麼，怎樣才能臻至自由之境，對此若無正確認識，恐怕初衷雖好，結局不佳。

茲說幾點，供青年出家朋友參考。

一、自由在內心，不在外境。

若以為外在環境不好，讓我不自由，想通過改變外在環境而達至自由，無疑走入了死胡同。譬如一個人身披枷鎖，動彈有礙，不知破枷除鎖，反而嫌房子太小拘縛了他，戴著枷鎖搬磚挑瓦，以求蓋更大的房子，住著寬敞自由。不要說蓋的過程，披枷戴鎖，平白增加執礙，就是蓋起寬大的房子，他

又豈能增加一點點的自由度呢？心如枷鎖，境如房子，心的枷鎖捆縛了我們，不得自由，至於環境，寬得很呢！欲求自由，破除心的枷鎖才是正招。

二、自由在此處，不在他處。

有人嫌單位不好、團體不好、地方不好、工作不好，以為換了一定會好。外境固然有影響，但若能夠隨遇而安，自由就在此處，不能隨遇而安，挑精揀肥，也就難得自由了。

三、自由在當下，不在未來。

有人總是盼望著未來：「我現在不自由，明天、以後總會自由的！等我有錢了，有房了，有……，就自由了！」他們便這樣無盡地盼望又失望，度過一生。

譬如有人一時得了忘憶症，以為自己的腳丟了，跑著到處找腳，以為前幾步必有腳，不斷地拉動雙腳狂奔，始終也找不到。其實只要立定腳跟，當下站穩，腳就實實在在地承載著全身，哪裡用得著狂奔亂走？狂奔亂走，又

哪裡能找到腳呢？

四、自由是現成，不用尋找。

「現成」意味著本來就存在，只要享受，不能新造，彌滿四周，豈用尋找。如空，禪話說：「誰縛你來？」既無人縛，豈非本來即是自由人！但我們都陷於「我執」，「我執」也就是「執我」，我執縛了我，我字不破，豈得自由。

五、自由在佛裡，不在人裡。

佛大自在，人不自在，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人心只要躲在佛裡面，即是自由自在，此人得究竟自由之唯一途徑。當下念佛，願生淨土，乘佛願力，隨遇而安，即是最大自由，無時無處不自由。

那些念著佛，一邊口稱深信念佛法門，一邊嫌環境不好，到處尋找自由的人，恰如打著燈籠找光明。希望更能深入法義，以法潤心，心得自由，才能充分享受自由。

另有幾句提示：

自私不得自由，利他才得自由；
自大不得自由，謙卑才得自由；
愛己不得自由，愛人才得自由；
虛假不得自由，真誠才得自由；
執拗不得自由，隨緣才得自由；
逃避不得自由，擔當才得自由。

出家

出家者，如鷹擊長空；
在家者，如孔雀拖尾。
出家者，如鯤鵬展翅；

在家者，如鶴竄草叢。
出家者，如龍游大海；
在家者，如蝦在牛跡。
出家無憂，如鳥歸山林；
在家逼迫，如熱鍋螞蟻。

家之牢獄

有牢獄，情欲為基柱，私心為磚瓦，封以名利之堅鎖，羈以妻子之軟鏈，自造還自住，一入永難出者，家獄也。

世間牢獄，有形有界，高牆之外，即得自由。家之牢獄，無形無界，世界之大，還在其中；身遊萬里之外，心繫一宅之中。此家獄之廣也！

世間牢獄，終有刑期。繫於家獄，至死無期。此家獄之久也！

世間牢獄，皆可破壞。家之牢獄，除無常外，一切風災地震，不能破壞。此家獄之堅也！

世間牢獄，滅罪之所，處一日即滅一日之罪，滅一日之刑。家之牢獄，增罪之淵。殺他物命，養我妻子；謀他資財，充我家室；日行之，月行之，年行之，一生行之，地獄劫數，增之又增矣。此家獄之罪也！

然則，可不懼哉！而世愚人，樂住其中，終日苟苟，竭盡其力，厚其壁，固其鎖，緊其鏈。

問：如此艱辛，欲何所求？答：為令堅固也。

問：堅固何為？答：為自好住也。

此亦世人之不可思議也！南無阿彌陀佛！

僧人的神秘

出家僧人總讓人覺得幾分神秘。要說哪裡神秘，卻也說不清道不明。一樣的血肉之軀，一樣的眼耳口鼻，一樣的舉手投足，一樣的吃喝拉撒……但所有一樣的一樣，組合在一個和尚身上，就不知哪裡有了不一樣，你說怪不怪？

對了，明顯一看，光頭不一樣，還有服飾不一樣。或許神秘感從這產生？然而同樣的光頭，為何在家人只是讓人覺得頭上無毛，而出家人便讓人覺得清淨莊嚴呢？同樣的僧衣，為何在家人穿上即不倫不類，而出家人便讓人覺得飄逸若仙呢？若說是光頭加僧衣的組合，產生了神秘效應，為何一流的演員，也剃了光頭，穿上僧衣，人們也一眼可以看出不是真和尚；即使一個「二流子」的出家人，穿著舉止十分隨便，人們也可一眼明知這是真出家呢？所謂真的假不了，假的不能真。這之間確有說道。

「神秘」二字，其義甚好。然非神神鬼鬼之神秘。「神」者神聖，「秘」者秘密；神聖即是佛，秘密即是法。

佛乃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有感即應，神力無邊，故佛即是神聖。法乃非色非空，即空即色；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言語所不能及，心思所不能測，故法即是秘密。

然而出家僧，同佛之形儀，蒙法之潤澤，為佛的代表，法的傳人。如衣熏旃檀，自帶香氣；身傳佛法，故含神秘。人們一見和藹可親的出家人形象，便隱約感到無限慈愛的佛陀正站立在面前，而苦、空、無常、無我的人生真諦，便無言滋潤著那一顆焦渴不安的心靈。虛渺無形之佛，以親切可見的人性，示現在我們面前；幽奧難解之法，不假語言思維，便達於眾生心底。這不是僧的偉大嗎？這不是僧的神秘嗎？平凡而偉大，平常而神秘，此僧寶所以稱為寶也。

要之，僧人之神秘，非關血肉之軀，而是那本來神秘者令之神秘而已。

如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兒童覺得神秘，聲從何來？人藏何處？非塑膠部件有何神秘，乃因廣播台、廣播網之作用而顯神秘耳。

偉大的僧寶，您集諸佛功德於一身，顯甚深法義於無言；您是佛的化身，法的載體。因為您，凡間的眾生得以叩拜佛陀至尊的雙足；因為您，愚鈍的人們得以沐浴無上妙法的甘露。您是凡世的佛陀，也是佛陀在凡間；您是黑暗中的燈塔，您是眾生的導師。我至誠歸禮在您的足下，渴望著三寶的救濟。

至誠頂禮清淨僧，三寶廣大集一體。

神聖秘密功德聚，是真福田我皈依。

講法

講法，講是手段，法是目的；講是外殼，法是核心。講能彰法，也能障法。

講法愈直白愈好，不要曲意修飾。把阿彌陀佛的慈悲直接放入對方的心中，其他一切不顧，就是直白。怕得不到對方的認可、肯定，為顯示自己博聞強記、有學識、有智慧，而獨忘了阿彌陀佛的慈悲，即是詔曲。

博聞強記，更可以直白。

直白的話，最有穿透力。

直白的話，對應直白的心；曲飾的話，對應曲飾的心。

直心是道場，只有直白的心，才能聽到法。曲飾的心，只能聽到曲飾。

不懂就是不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記得就是不記得，有錯就是有錯。在人前暴露這些短處，也沒什麼。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阿彌陀佛的慈悲。

不可自執見解

凡夫故，智慧淺短，不可自信；自己的喜好、見解，須放置一邊。

弘法者既執著自己的喜好、見解，必自以為契理；又，眾生心性不等，而有類同，即使是不契佛理之相似佛法，也必有一類人覺得相應而叫好，這樣很容易讓弘法者認為他所弘傳的即是契理契機，不知不覺中導致誤害佛法、誤害眾生的結局。

人情

「我是罪惡凡夫，徹底無力，讓我們一起仰靠阿彌陀佛吧！」當說這話時，有人走向阿彌陀佛；有人卻不悅，或纏綿，或掉頭而去，可知此人並非為法而來，是為人情而來。

人情有什麼不好嗎？人情是佛法信仰的腐蝕劑，雖然也可以是潤滑劑，但那只在都有堅定的佛法信仰者之間。

教理的學習

吃下去的東西要能消化，成為營養，滋益身體，才是好的；如果不能消化，成為負擔，則有害無益。教理的學習必須對修行有幫助才有必要，否則只是增加學者的負擔與厭煩。為學而學，為知識而學，為名聞而學，為勝他而學，為撐佛法門面而學，為傳持一種學術、傳統、門派而學，皆無必要，不能持久，難得深入。

聽法

吃瓜吃瓢、吐瓜籽，聽法不然。語言文字如瓜瓢，彌陀的慈悲是瓜籽。聽法雖然聽的是語言，但最後留在心中的，只是阿彌陀佛的慈悲，而忘了語言。

說法的人雖說千言萬語，其實只說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聽法的人雖聽千言萬語，其實也只聽到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說也如是說，聽也如是聽，即是善說善聽。

善巧勸化

不論何人、修何法門，在佛門當中哪怕只有一點善根，先讚歎之，令其歡喜。如果他對自己目前修持滿意，即不主動為說深法。如果他對自己目前修持無底，主動求法，可以試著先少說，觀察他的反應，再決定是否往下說。勸化是看對方的需要，如同售物按顧客需要，不是強行推銷自己的東西。

法器

法器要裝滿法，用於法，才是法器；若裝土即是土器，裝水即是水器。人有很好的素質，能說能寫，若學法弘法則成很好的法器；若不勤於法，則不成法器。即使再愚拙，勤心於法，也是法器。

人之成器不成器，成什麼樣的器，全在於他的選擇。

畫虎

我們不是祖師，不可僭越，妄學祖師，盲目效仿，不僅畫虎不成反類犬，邯鄲學步爬著回，實有自欺欺人，欺世盜名，乃至狂慢心高、以凡濫聖之罪。聞祖師戒若冰潔，我也要標榜持戒嗎？實是不知己身根機。聞祖師證觀佛、念佛三昧，我也盤腿習觀嗎？何止自不量力。

只要老老實實，守住愚癡本分，一向念佛，便是祖師的孝子賢孫。

依憑善知識

依憑善知識的訣竅就是交出去，肯聽話。

法義上完全依憑善知識，就是生活上的許多事也都可以依憑善知識，交出去，交給師父處理。並非善知識就是全才，什麼都懂，而是當我們什麼都依憑的時候，我們的心就空靈了，單純了，智慧自然生起，業障自然消除，尤其是以敬心面對善知識，福報增長極大。

更何況生活就是法義的靈活運用，這方面若能多看、多問善知識，必有大的收穫，是書本上學不到的，所謂「活學活用，契理契機」。

供養

淨土宗的行人應當具足機深信，雖然出家，也要知道自己並不是清淨持戒比丘，不算一個合格的出家人，只是名字比丘、儀相比丘。本質上與在家人並無大的差別，都是罪惡生死凡夫。

這樣的罪惡生死凡夫有資格接受他人供養嗎？從我們個人來說，絲毫沒有。阿羅漢斷盡煩惱，稱「應供」，阿羅漢才應受眾生供養，是真福田，能令眾生得利益、增福報。佛制出家人可以受信眾供養，是站在佛法大體上，僧中有無量漏盡大阿羅漢、大菩薩故，僧寶整體能與眾生興利益、作大福田故。但我們個人要有自覺，生慚愧，自知濫竽充數，沾了諸羅漢、菩薩聖者的光，沾了佛的光，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這樣我們更要戰戰兢兢，誠恐誠惶，奉獻佛教，報效眾生。

七、佛教靠我



Amitabha

我是專修念佛人，
穩坐名號願船，安歸極樂家鄉，
然億萬同胞、歷劫父母猶在沉溺，
呼登願船，同出苦海，不靠我靠誰！

佛教靠我

出家不久，看到一句話說「佛教靠我」，猛地一震，如受電擊，從此這句話深深印入心中，並時時活動著，鼓舞著我，給我力量與勇氣。

今日的佛教，外表興盛，內在比以往更加虛弱。聖道門，難解難行，未聞證果；淨土門，曲解誤解，不能安心。香火、旅遊、經濟、風水、命相、名利、各種離奇虛誕之說，皆假佛教之名以行。

佛教還能給人究竟的安慰嗎？佛教還能滿足人們的最終需求嗎？佛教還能提供當生成就的驗證嗎？佛教要如何不淪為人天善法的插花瓶？佛教要如何應對道德下滑、物質至上的社會風潮？佛教要如何應對其他宗教及各種新興宗教的衝擊？

我是佛陀的弟子，信仰重於生命，護教甚於愛身，佛法信光暗淡時，拔亮信燈，不靠我靠誰！

我是出家的僧徒，佛的代表，法的傳人，正法凋零，聖教式微時，荷擔如來家業，不靠我靠誰！

我是發心的菩薩，願出眾生苦，願安眾生樂，眾生在苦，哀哀以求時，不靠我靠誰！

我是專修念佛人，穩坐名號願船，安歸極樂家鄉，然億萬同胞、歷劫父母猶在沉溺，呼登願船，同出苦海，不靠我靠誰！

佛教靠我，不是自負，而是自任。
不要說沒有能力，只要有願心，就會有能力。個人雖無能力，願心自得佛加。

不要說沒有因緣，只要有願心，就能感召因緣。因緣不是憑空等來的，而是由願心種子出生的。

佛教靠我，做己貴人。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願天下佛子都能如此自覺、自任。

離苦得樂

學佛的目的，在聖道門是破迷開悟，在淨土門是離苦得樂，但根本上是離苦得樂。

淨土的樂是怎樣的樂？我們說不出來，感受不到，想像不出。即使有經文詳盡地描述，那也仍然是就此界眾生可思可解的比附之說。真正的淨土極樂沒有人知道，知道的無人能宣，縱然能宣也無人能解。只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旦往生，自然洞明。

在此界欲知淨土之樂，至少證悟念佛三昧，然三昧有淺深，故也只有少分知而已。

雖然不知，也不能想像淨土是怎樣的樂，但我們可以從反面觀，即一切苦的止息。我們覺苦，切逼身心，苦息即為樂，以此知樂之一二。如餓人雖從未吃飽，也知不餓即是飽。

倚靠傳承

當今時代之弘法，或將難再倚靠祖師大德級的人物，而主要倚靠傳承，因為時代不一樣了，眾生根機不一樣了，出現人格、道德、學問、修養皆出類拔萃，有甚深智慧、證悟、慈悲的大師級人物少有可能。此不僅在佛教，其他如儒、道、耶、回教等皆有如此大勢。

但傳承在如同祖師在，清淨傳承實為保證佛法生命永恆相續、中正不倚的重要關鍵所在。

蘋果與人間佛教

佛教本來就在人間，佛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聽者、行者皆是人間眾生，如同蘋果本來就是樹上結的。

賣蘋果的人從來不會說：「我的蘋果是樹上的。」弘揚佛教的人又何必說「人間佛教」。

蘋果雖然一定長在樹上，但樹上未必皆是蘋果，還有樹葉、樹枝、樹蟲。強調樹上只怕最後失了蘋果，得了樹葉甚或樹蟲。佛教雖在人間，人間未必都是佛教。一味強調人間，只怕也會失去佛教本質，成了人間善法。

淨土興則諸宗亦興

末法時代，諸宗得淨土，雖衰而不亡，迴向皆得往生故；若不遇淨土，

則皆衰而亡，不得解脫成佛利益，佛教成為空談故。淨土得諸宗，益加興旺，廣攝諸機歸淨土故；淨土興則諸宗亦興。

末法時代弘揚淨土，乃是以淨土宗建立諸宗，非以淨土一宗掃殺諸宗。所謂建立諸宗，目的皆在教人解脫成佛。然諸宗是難行道，靠自力修行難證，末法之時，只聞成佛之教，不見成佛之人，故諸宗悉衰。但若以諸宗法門修持功德迴向求生淨土，則皆得往生成佛，畢竟達成諸宗法門之目的，故為建立諸宗。

建立淨土宗

欲建立淨土宗，必須有純正、獨立、系統的淨土宗理論，此則必須依賴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若不獨立，尚須倚賴他宗，何能為諸宗所倚？若無體系，則不能統攝諸宗，自身支離；若非純正，則難免貽誤眾生。

依善導大師念佛，乘佛願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是為建立自宗。

公共資源

阿彌陀佛是公共資源，公平成佛，是公平利益。

在我眼中，有信仰沒有信仰，信仰這種宗教還是信仰那種宗教，都一樣，都能念佛；念佛都能往生。那只是個人的世俗生活形態不同，與念佛毫不衝突。

至於有人出於他的宗教信仰而不念佛，那是他的信仰排斥念佛，並不是阿彌陀佛排斥他的信仰。

世界上各種宗教都宣稱它信奉的是唯一的真神，擁有真理，這顯然是說不通的。甚至有人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不惜發動戰爭。但各種教徒都熱切地信奉著他們的宗教，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宗教領袖故意說假話騙人，不能

視宗教的超驗為虛妄不存。

這種矛盾的現象，唯有佛法可以說通：萬法唯心，他們的神在他們的心中都是正確的。

佛眼視眾生都一樣，沒有誰比誰更高貴，也沒有誰比誰更卑賤；沒有誰更智慧，誰沒智慧；誰會修行，誰不會修行。

阿彌陀佛超民族，超國家，超宗教，超人類，超地球，超十方。

淨土宗叢書

2016 年 10 月

編號	書 名	著 作 者	編 譯 者	備 註
27	無條件的救度 ——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28	念佛感應錄（一）	十方蓮友	慧淨法師	
29	念佛感應錄（二）	十方蓮友	淨宗法師	
30	念佛感應錄（三）	十方蓮友	淨宗法師	
31	決定往生集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32	回歸善導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33	淨宗略講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4	唯說念佛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5	念佛勝易	淨宗法師	佛恩居士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37	《阿彌陀經》要義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善導大師	慧淨法師	
39	印光大師法要	印光大師	智隨法師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印光大師	智隨法師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講記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2	淨土宗概論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45	往生集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46	念佛感應錄（四）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47	念佛感應錄（五）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48	念佛感應錄（六）	十方蓮友	淨土宗編輯部	（整理中）
49	《觀經》教眼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整理中）
52	一半凡夫一半佛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上列叢書，長期免費結緣，歡迎助印，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編號	書 名	著 作 者	編 譯 者	備 註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曇鸞大師	慧淨法師	
6	往生論註	曇鸞大師	慧淨法師	
7	安樂集	道綽大師	慧淨法師	
8	善導大師全集	善導大師	釋慧淨等	
9	法然上人全集	法然上人	慧淨法師	
10	觀經四帖疏	善導大師	釋慧淨等	
11	淨宗要集		慧淨法師	（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一遍上人	慧淨法師	
13	第十八願講話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14	第十八願淺釋	淨宗法師	淨宗法師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智隨法師	智隨法師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智隨法師	智隨法師	
18	淨土決疑	楊仁山等	慧淨法師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野上俊靜	佛意居士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慧淨法師	淨慈居士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慧淨法師	淨慈居士	
24	人生之目的	慧淨法師	慧淨法師	
25	走近佛教	佛恩居士	佛恩居士	
26	觸光柔軟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編號	書名	作、編、譯者	備註
15	淨土宗略要文	法然上人	
16	善導大師略傳	慧淨法師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慧淨法師	
18	念佛必定往生	慧淨法師	
19	念佛一門深入	慧淨法師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曹文錫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慧淨法師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慧淨法師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淨宗法師	
24	念佛實用問答	淨宗法師	(整理中)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淨宗法師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淨秀居士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慧淨法師	
28	淨土宗教章	慧淨法師	
29	淨土宗根本義	慧淨法師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慧淨法師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淨宗法師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慧淨法師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淨土宗編輯部	
34	念佛超薦儀軌	慧淨法師	
35	慈悲的救度	慧淨法師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37	臺灣奇案 ——民國以來真人實事	淨慧法師	
38	預知時至 佛聖來迎	陳秋玲等	
39	佛說無量壽經	康僧鎧	
40	佛在何處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慧淨法師	
42	小怪李群仙	劉健群	
43	《易行品》概說	慧淨法師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慧淨法師	

◎上列叢書，長期免費結緣，歡迎助印，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因果叢書

2016年10月

編號	書名	著作者	編譯者	備註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藕益大師	慧淨法師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戒顯大師	慧淨法師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唐臨	慧淨法師	
4	六道輪迴錄	黎澍	丁福保	
5	輪迴集		無母居士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徐鶴子		
8	美德故事	汪道鼎	淨土宗編輯部	
9	人生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10	歷史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11	因果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整理中)
12	佛教故事		淨土宗編輯部	

隨身書系列

2016年10月

編號	書名	作、編、譯者	備註
1	念佛放光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慧淨法師、淨宗法師	
3	真正的大孝	慧淨法師	
4	人生之目的	慧淨法師	
5	彌陀的呼喚	慧淨法師	
6	淨土宗之特色	慧淨法師	
7	善導大師語錄	慧淨法師	
8	佛教的無常觀	慧淨法師	
9	略談三皈依	慧淨法師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淨宗法師	
11	瀕死體驗	慧淨法師	(整理中)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慧淨法師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 平等施一切
同發菩提心 往生安樂國

《一半凡夫一半佛》

作 者：淨宗法師
編 輯：淨土宗編輯部
出 版 者：淨土宗出版社
印 贈 者：淨土宗教基金會
地 址：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初 版：佛曆二五六〇（二〇一六）十 月 恭印六千冊
民國一〇五年

【索贈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

E-mail：amt@plb.tw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40453 台中市北區博館路 6 號

電話：(04) 2206-3618

◎淨土宗台南念佛會

地址：70245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 471 巷 24 號

電話：(06)222-0911

◎立原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24147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66 號 4 樓

電話：(02)2982-8745 傳真：(02)8988-3215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777 號 5 字樓 D 室

電話：(852) 92242546

【非賣品】

護持道場劃撥帳號：50230511 中華淨土宗協會

助印基金劃撥帳號：16780368 淨土宗教基金會

沒有版權・歡迎翻印・輾轉結緣・功德無量

（若需叢書電子檔，歡迎來函或來電索取）